槐西雜志

元

E 40
22

壬子冬鐫

河間紀氏

槐西雜志

本衙藏版

000432329 1

川上文庫

余再掌烏臺每有法司
會讞事故寓直西苑之
日多借得袁氏婿數楹
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
輙憩息其間距城數十里
自僚屬白事外賓客殊稀

晝長多暇。晏坐而已。舊有灤
陽銷夏錄。如是我聞之書
為書肆所刊刻。緣是友朋
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寘
一冊。於是地遇輪直則憶而
襍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

能盡憶。則亦已置月駸尋不
覺。又得四卷。孫樹馨錄為
一帙。題曰槐西襍志。其體例
則猶之前二書耳。自今以往
或竟懶而輟筆。欲以為揮
麈之又錄可也。或更不能

閒又有所綴敘則以爲夷堅之丙志亦可也己酉六月觀奕道人識

槐西雜志卷一

觀弈道人筆記

隋書載蘭陵公主死殉後夫登於列女傳之首頗乖史法（祖君彥檄隋文稱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蓋欲甚煬帝之惡當以史文爲正）滄州醫者張作霖言其鄉有少婦夫死未週歲輒嫁越兩歲後夫又死乃誓不再適竟守志終身嘗問一鄰婦病鄰婦忽瞋目作其前夫語曰爾甘爲某守不爲我守何也少

婦毅然對曰爾不以結髮視我三年曾無一
肝膈語我安得爲爾守彼不以再醮輕我爾
載之中恩深義重我安得不爲彼守爾不自
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語塞而退此與蘭陵公
主事相類谿亦豫讓衆人遇我衆人報之國
士遇我國士報之之意也然五倫之中惟朋
友以義合不言較報施厚道也即計較報施
猶直道也兄弟天屬已不可言報施況君臣

父子夫婦義屬三綱哉漁洋山人作豫讓橋
詩曰國士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柱厲叔
死報莒敖公自謂可以敦薄斯言允矣然柱
厲叔以不見知而放逐乃挺身死難以愧人
君不知其臣者（事見劉向說苑）是猶怨懟之意特與
君較是非非爲君折社稷也其事可風其言
則未協乎義或記載者之失乎
江寧王金英字菊莊余壬午分校所取士也

喜爲詩才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頗近宋末四靈嘗譌蓺菊小照余戲仿其體格題之有以菊爲名字隨花入畫圖句菊莊大喜則所尚可知矣撰有詩話數卷尚未成書霜凋夏綠其稿不知流落何所猶記其中一條云江寧一廢宅壁上微有字跡拂塵諦視乃絕句五首其一曰新綠漸長殘紅稀美人清淚沾羅衣蝴蝶不管春歸否秖趁菜花黃處飛其二曰六朝燕子年年來朱雀橋邊花不開未須惆悵問王謝劉郎一去何曾回其三曰荒池廢館芳草多蹋青年少晴行歌譙樓鼓動人去後回風臬臬吹女蘿其四曰土花漠漠圍頹垣中有桃葉桃根魂夜深蹋徧堦下月可憐羅襪終無痕其五曰淸明處處啼黃鸝春風不上枯柳枝惟應夾戺雙石獸記汝曾掛黃金絲字極怪僻不著姓名不知爲人語鬼

語余謂此福王破滅以後前明故老之詞也貞秋原言昔爲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典守節孝祠即攜家居祠側一日秋祀門役夜起洒掃其妻猶寢夢中見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二貧媼亦在其中再三審視眞不謬怪問其未邀旌表何亦同來一媼答曰人世旌表豈能徧及窮鄉蔀屋湮沒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憫其荼苦雖祠不設位亦招之來饗或藏瑕匿垢冒濫馨香雖位設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得至此也此事頗創聞然揆以神理似當如是又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閼曹自謂未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旌索其常例冥謫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麗月夜

納涼共睡檐下笑見赤髮青面鬼自牛欄後出旋舞跳擲若將搏噬時男子皆外出守場圃姑嫂俘不敢語鬼一一攫搦强汚之方躍上短墻忽噭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動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墻內一鬼乃里中惡少某已昏仆不知人墻外一鬼屹然立則社公祠中土偶也父老謂社公有靈議至曉報賽一少年啞然曰某甲恒五鼓出擔糞吾戲抱神祠鬼卒置巷側使駭走以博一笑不虞遇此偶鬼誤爲真鬼驚踣也社公何靈哉中一叟曰某甲日日擔糞何他日不戲之而此日戲之也戲之術亦多矣爾何忽抱此土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爾何獨置此家墻外也此其間神實憑之爾自不知耳乃共醵金以祀其惡少爲父母舁去困卧數日竟不復蘇

醵　其虞切　合錢沽酒

山西太谷縣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塗神神祠土人事之甚嚴云稍不敬輒致風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號後檢通志乃知爲狐突祠元中統三年勅建本名利應狐突神廟狐糊同音北人讀入聲皆似乎故突轉爲塗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石中物象往往有之姜紹書韻石齋筆記言見一石子作太極圖是猶紋理旋螺偶分黑白也顏介子嘗見一英德研山上有白脉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脉直透石背尚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點畫波磔耳諦視非嵌非雕亦非漬染真天成也不更異哉夫山與地俱有石與山俱有豈開闢以來卽預知有程邈隸書歟卽預知有東坡赤壁賦歟卽曰山孕此石在宋以後又誰使仿此字誰使題此語歟然則天工之巧無所

仿佛彷彿同仿相似貌

不有精華蟠結自成文章非常理所可測矣

世傳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河圖作黑白圈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國論語註稱河圖即八卦孔安國論語註今已不傳此條乃何晏論語集解所引是孔氏之門本無此五十五點之圖矣陳摶何自而得之至洛書既謂之書當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圖與河圖相同是宜稱洛圖不得稱書繫詞又何以別之曰書乎劉向劉歆班固並稱洛書有文孔穎達尚書正義併詳載其字數洪範初一曰五行一章疏曰五行志全載此一章云此六十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曰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川等皆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云云䟽所說字數不同而足見西漢至唐洛書無黑白點之僞圖也

觀此硯山知石紋成字鑿然不誣未可執盧辨晚出之說明堂九室法龜文始見北齊盧辨大戴禮註朱子以爲鄭玄說偶誤記也遂以太乙九宮爲

神禹所受也今術家所用洛書乃太乙行九宮法出於易緯乾鑿度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太乙家當時原不稱爲洛書也

表兄劉香曉言昔官閩中聞有少婦素幽靜殁葬山麓每月明之夕輒遥見其魂反接縛樹上漸近則無睹莫喻其故也余曰此有所示也人莫喻其受譴之故而必使人見其受譴示人所不知鬼神知之也

陳太常楓厓言一童子年十四五每睡輒作呻吟聲疑其病也問之云無有既而時作囈語呼之不醒其語頗了了諦聽皆媟狎之詞其呻吟亦受淫聲也然問之終不言知爲魅牒於社公夜夢社公曰魅誠有之非吾力所能制也乃牒於城隍越一宿城隍祠中泥塑控馬卒無故首自隕始悟社公所謂力不能制也然一騶耳未必城隍之所愛即城隍之所愛神正直而聰明亦必不以所愛之故曲

囈音詣睡語也

塑蘇故切埏土象物

騶側留切養馬之人

法底一蝴蝶一陳而伏其誅城隍之心事昭然矣彼社公者乃揣摩顧畏隱忍而不敢言其視城隍何如也城隍之視此社公又何如也

趙太守書三言有夜遇狐如者近前挑之忽不見俄飛丸擊落其帽次日睡起見窗紙細書一詩曰深院滿枝花只應蝴蝶採嚶嚶草下蟲爾有蓬蒿在語殊輕薄然風致楚楚宜

乩仙 = Medium (Spiritismus)

乩音雞卜以問疑古稽字又必定切通典西國用羊卜卜師謂之廝乩

其不愛紈袴兒

田白岩言嘗與諸友扶乩其仙自稱眞山民宋末隱君子也（眞山民有詩集今著錄四庫全書中）倡和方洽外報某客某客來乩忽不動他日復降衆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見必有諛詞數百句雲水散人拙於應對不如避之爲佳其一心思太密禮數太明其與人語恒字字推敲責備無已

間雲野鶴豈能耐此苛求故遁逃尤恐不速
耳先姚安公聞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
量未宏

從兄懋園言乾隆丙辰鄉試坐秋字號中續
一人入號號軍問姓名籍貫拱手致賀曰昨
夢女子持杏花一枝插號舍上告我曰明日
某縣某人至爲言杏花在此也君名姓籍貫
適符豈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不解考

究

具稱疾而出鄉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
婢名杏花逼亂之而終棄之竟流落不知所
終意其賫恨以歿矣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貲產託其弟而行商
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
乃携子歸弟恐其索還貲產也誣其子抱養
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
憒憒不牒其商所問眞贋而依古法滴血試

賫力代切予也

貲音咨

憒古外切心乱也

牒徒協切官府移文曰牒又訟辭亦曰牒

娼蚩羊切婬也

鞫音菊推窮罪也

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
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
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媢無人理僉曰
其婦夙與其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衆口
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歡鞫之
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
逃去貲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
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

讞語蹇切議獄

蟒音莽大蛇

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
月以器置冰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
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即凝
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讞然此令
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
其婦之野合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
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都察院蟒余載於灤陽消夏錄中嘗兩見其

蜿蜒 龍貌

蟠迹非烏有子虛也吏役畏之無敢至庫深處者壬子二月奉
旨修院署余啟庫檢視乃一無所睹知
帝命所臨百靈懾伏矣院長舒穆嚕公因言內閣學士札公祖墓亦有巨蟒恆遙見其出入膝鱗墓前兩槐樹相距數丈首尾各掛於一樹其身如綵虹橫亘也後葬母卜壙適當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類千百蜿蜒去葬

矗音觸聳上也

畢乃歸去時其行如風然漸行漸縮乃至長僅數尺蓋能大能小已具神龍之技矣乃悟都察院蟒其圍如柱而能出入窗欞中隙纔寸許亦猶是也是月與汪蕭雪副憲同在山西馬觀察家遇內務府一官言西十庫貯硫黃處亦有二蟒皆首矗一角鱗甲作金色將啟鑰必先鳴鉦其最異者每一啟鑰必見硫黃堆戶內矗矗如假山足供取用取盡復然

隴阜也

意其不欲人入庫人亦莫敢入也或曰即守庫之神理或然歟山海經載諸山之神蛇身鳥首種種異狀不必定作人形也

先兄晴湖言有王震升者暮年喪愛子痛不欲生一夜偶過其墓徘徊悽戀不能去忽見其子獨坐隴頭急趨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輒引退與之語神意索漠似不欲聞怪問其故鬼哂曰父子宿緣也緣盡則爾為爾我為我矣何必更相問訊哉掉頭竟去震升自此痛念頓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此義當不喪明先兄曰此孝子至情作此變幻以絕其父之悲思如郗超密札之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見父子兄弟夫婦均視如萍水之相逢不日趨於薄哉

某公納一姬姿采秀艷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獨坐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訝也一

釧 樞絹切 臂鐶

日稱有疾鍵戸晝臥某公穴窻紙窺之則塗脂傅粉釵釧衫裙一一整飭然後陳設酒果若有所祀者拂闥入問姬慼然斂衽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殁夫人必不相容慮或鬻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忌日汝必於密室靚粧私祭我我魂若來以香烟繞汝爲驗也某公曰徐鉉不負李後主宋主弗罪也吾何妨聽汝姬再拜炷香沉落入俎烟杲裊裊然三繞其頰漸蜿蜒繞至足温庭筠達摩支曲曰擣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琵琶別抱已負舊恩然身去而心留不猶愈於同床各夢哉

交河一節婦建坊親串畢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謔者戲問曰汝今白首完貞矣不知此四十餘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動心否乎節婦曰

拗音凹拉折也

喃 那含切 多語也

刻 音產 削平也

人非草木豈得無情但覺禮不可踰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掃卑忽似昏眩喃喃作囈語扶掖歸至夜乃蘇顧其子曰頃恍惚見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勞慰甚至言人世所為鬼神無不知也幸我平生無瑕玷否則黃泉會晤以何面目相對哉越半載果卒此王孝廉梅序所言梅序論之曰佛戒意惡是刻除根本工夫非上流人不能也常人

膠膠 動撓貌 莊子膠膠擾擾

廒 牛刀切 倉廒

膠膠擾擾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為抑亦賢矣此婦子孫頗諱此語余亦不敢舉其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謂皎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諱之

姚安公監督南新倉時一廒後壁無故圮掘之得死鼠近一石其巨者形幾如貓蓋鼠穴壁下滋生日衆其穴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海曰方其壞

人之屋以廣已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屋也
耶
先曾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本忠登相
之幕客也述流冦事頗悉相與嘆劫數難移
僧曰以我言之劫數人所爲非天所爲也明
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血三千里不
足道矣由其中葉以後官吏率貪虐紳士率
暴橫民俗亦率姦盜詐僞無所不至是以下

紡 懸也 國語 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

伏怨毒上干神怒積百年寃憤之氣而發之
一朝以我所見聞其受禍最酷者皆其稔惡
最甚者也是可曰天數耶昔在賊中見其得
一世家子跪於帳前而鞭其妻妾飲酒問敢
怒乎曰不敢問願受役乎曰願則釋縛使行
酒於側觀者或太息不忍一老翁陷賊者曰
吾今乃始知因果是其祖嘗調僕婦僕有違
言箠而紡之槐使旁觀與婦卧也卽是一端

挫祖過切 摧也 折也

可類推矣座有豪者曰巨魚吞細魚鷙鳥搏羣鳥神弗怒也何獨於人而怒之僧掉頭曰彼魚鳥耳人魚鳥也耶豪者拂衣起明日邀客遊所寓寺欲挫辱之已打包去壁上大書三十字曰爾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說樓下寂無人樓上有明月疑刺豪者之陰事也後豪者卒覆其宗

有郎官覆舟於衛河一姬溺焉求得其尸兩掌各握粟一粒咸以爲怪河干一叟曰是不足怪也凡沉於水者上視闇而下視明驚惶瞀亂必反從明處求出手皆搯土故檢驗溺亾以十指甲有泥無泥別生投死棄也此先有運粟之舟沉於水底粟尚未腐故搯之盈手耳此論可謂入微惟上闇下明之故則不能言其所以然按張衡靈憲曰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又劉邵人物志

搯音袞 把也 史注以手把土也

瞀音茂 目不明也

曰火曰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
然則上闇下明固水之本性矣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間來遊京師
奕稱國手如臯冒祥珠曰是與我皆第二手
時無第一手遽自雄耳一日門人吳惠叔等
扶乩問仙善奕否判曰能問肯與凡人對局
否判曰可時念倫寓余家因使共奕凡奕譜以子紀數象戲譜以路記數與乩仙奕則以象戲法行之如縱第九路橫第三路下子則判曰九三餘皆倣此

顫音戰四支寒、捍也

初下數子念倫茫然不解以為仙機
莫測也深恐敗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顫始
敢應一子意猶惴惴稍久似覺無他異乃放
手攻擊乩仙竟全局覆沒滿室譁然乩忽大
書曰吾本幽魂暫來游戲託名張三丰耳因
粗解奕故爾率答不虞此君之見困吾今逝
矣惠叔慨然曰長安道上鬼亦誑人余戲曰
一敗卽吐實猶是長安道上鈍鬼也

食

景州申謙居先生諱詡姚安公癸巳同年也天性和易平生未嘗有忤色而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風衣必縕袍食必粗糲偶門人餽祭肉持至市中易豆腐曰非好苟異是食之不慣也嘗從河間歲試歸使童子控一驢童子行倦則使騎而自控之薄暮遇雨投宿破神祠中祠止一楹中無一物而地下蕪穢不可坐乃摘板扉一扇橫臥戶前夜半聞祠中小聲曰欲出避公公當戶不得出先生曰爾自在戶內我自在戶外兩不相害何必避公之又小聲曰男女有別公宜放我出先生曰戶內戶外即是別出反無別轉身酣睡至曉有村民見之駭曰此中有狐嘗出媚少年人入祠輒被瓦礫擊公何晏然也後偶與姚安公語及掀髯笑曰乃有狐欲媚申謙居亦大異事姚安公戲曰狐雖媚盡天

掀音軒举也引也以手高举也

下人亦斷不到君當是詭狀奇形狐所未睹不知是何怪物故驚怖欲逃耳可想見先生之爲人矣

董曲江前輩言乾隆丁卯鄉試寓濟南一僧寺夢至一處見老樹下破屋一間欹斜欲圮一女子靚粧坐戶內紅愁綠慘擁抑可憐疑誤入人內室止不敢進女子忽向之遙拜淚涔涔沾衣袂然終無一言心悸而悟越數夕夢復然女子顏色益戚叩額至百餘欲逼問之倏又醒疑不能明以告同寓亦莫解一日散步寺園見廡下有故柩已將朽忽仰視其樹則宛然夢中所見也詢之寺僧云是某官愛妾寄停於是約來迎取至今數十年杳無音問又不敢移瘞旁皇無計者久矣曲江豁然心悟故與歷城令相善乃醵金市地半畝告於官而遷葬焉用知古人以入土爲安傳

槐西雜志 卷一

閣非幽靈所願也
朱青雷言高西園嘗夢一客來謁名刺爲司
馬相如驚怪而寤莫悟何祥越數日無意得
司馬相如一玉印古澤斑駁篆法精妙貢昆
吾刀刻也恒佩之不去身非至親暱者不能
一見官鹽場時德州盧丈雅雨爲兩淮運使
聞有是印燕見時偶索觀之西園離席半跪
正色啟曰鳳翰一生結客所有皆可與朋友
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盧丈
笑遣之曰誰奪爾物者何癡乃爾耶西園晝
品絕高晚得末疾右臂偏枯乃以左臂揮毫
雖生硬倔強乃彌有別趣詩格亦脫灑雖託
跡微官蹉跎以沒在近時士大夫間猶能追
前輩風流也
楊鐵厓詞章奇麗雖被文妖之目不損其名
惟鞋盃一事猥褻淫穢可謂不韻之極而見

劃音畫破声

請賦詠傳爲佳話後來狂誕少年競相依倣以爲名士風流殊不可解聞一巨室中元家祭方舉酒置案上忽一杯聲如爆竹劃然中裂莫解何故久而知數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鐵厓故事也

太常寺仙蝶國子監瑞柏仰邀
聖藻人盡知之翰林院金槐數人合抱磊砢如假山人亦或知之禮部壽艸則人不盡知也此艸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寔如珠羣芳譜野菜譜皆未之載不知其名或曰即田塍公道老（此艸種兩家田塍上用識界限犂不及則一莖不旁生犂稍侵之即蔓延不止反過所侵之數故得此名）余諦審之葉作鋸齒畧相似花則不似其說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處階前甬道之西相傳生自
國初歲久漸成藤本今則分爲二岐枝格杈椏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長春艸

余官禮部尚書時作木欄護之門人陳太守
渼時官員外郎使爲之圖蓋
釀化甚深和氣涵育雖一草一蟲亦各遂其
生若此也禮部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榮
下鄉小山先生官侍郎嘗繪圖題詩今尚貯
庫中然特大小二槐相並而生枝幹互相纏
抱耳非眞連理也
道家言祈禳佛家言懺悔儒家則言修德以
勝妖二氏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陽
公畜數羊一羊忽人立而舞衆以爲不祥將
殺羊雷陽公曰羊何能舞有憑之者也石言
于晉左傳之義明矣禍已成歟殺羊何益禍
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豈在殺
羊自是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以順治乙酉
拔貢戊子中副榜終於通判訖無纖芥之禍
三從兄曉東言雍正丁未會試歸見一丐婦

鬴音福同

口生於項上飲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余曰此偶感異氣耳非妖也駢拇枝指亦異於衆可曰妖乎哉余所見有豕兩身一首者有牛背生一足者又於閩家廟社會見一人右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手則如常日以右手操筆觸字講使談讖緯者見之必曰此豕鬴此牛鬴此人病也是將兆某患或曰是爲某事之應然余所見諸異訖毫無徵驗也故

琖音贊小杯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

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陰陽洪範五行傳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

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爲斗酒百篇之亞也督學雲南時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注視壺琖狀若朶頤心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琖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讓其人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

歆義今切神饗氣也

俗鬼肯向我獵酒視我亦不渝余何卓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罍夜以小几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嘆曰此公非但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但歆其氣豈真能飲先生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為鬼時勿將來徒歆其氣先生姪漁珊在福建學幕為余述之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錢塘俞君祺（偶忘其字似是佑申也）乾隆癸未在余學署偶見其野泊不繫詩曰蘆荻荒寒野水平四圍唧唧夜蟲聲長眠人亦眠難穩獨倚枯松看月明余曰杜荀鶴詩曰巴童渾不寢半夜有行舟張繼詩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均從對面落筆以半夜得聞寫出未睡非詠巴童舟寒山寺鐘也君用此法可謂善於奪胎然杜張所言是眼前景物君忽

然說鬼不太鶻兀乎俞君曰是夕寔遙見月下一人倚樹立似是女士擬就談以破岑寂相去十餘步竟冉冉沒故有此語鍾忻湖戲曰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唐人謂之見鬼詩猶嫌假借如公此作乃眞不愧此名

霍丈易書言聞諸海大司農曰有世家子讀書墳園園外居民數十家皆巨室之守墓者

注徵孺切灌也瀉也眷注意所注也
靚才性切裝飾也

也一日於墻缺見麗女露半面力欲注視已避去越數日見於墻外採野花時時凝睇望墻內或竟登墻缺露其半身以爲東家之窺宋玉也頗縈夢想而私念居此地者皆粗材不應有此豔質又所見皆荊布不應此女獨靚妝心疑爲狐鬼故雖流目送盼而未通一詞一夕獨立樹下聞墻外二女私語一女曰汝意中人方步月何不就之一女曰彼方疑

我爲狐鬼何必徒使驚怖一女又曰青天白日安有狐鬼癡兒不解事在此世家子聞之竊喜褰衣欲出忽猛省曰自稱非狐鬼其爲狐鬼也確矣天下小人未有自稱小人者豈惟不自稱且無不痛詆小人以自明非小人者此魅用此術也掉臂竟返次日密訪之果無此二女此二女亦不再來

吳林塘言曩游秦隴聞有獵者在少華山麓見二人僄然臥樹下呼之猶能强起問何困躓於此其一曰吾等皆爲狐魅者也初我夜行失道投宿一山家有少女絕妍麗伺隙調我我意不自持卽相媟狎爲其父母所窺遣見詈辱我拜跪始免捶撻旣而聞其父母絮絮語若有所議者次日竟納我爲壻惟約山上有主人女須更番執役五日一上直五日乃返我亦安之半載後病瘵夜嗽不能寢散

僄力罷切病也
躓知利切跲也
絮〻
瘵初界切癆也
嗽先奏切欬嗽

步林下聞有笑語聲偶往尋視見星數燄有人擁我婦坐石看月不勝恚忿力疾欲與角其人亦怒曰鼠輩乃敢瞰我婦亦奮起相搏幸其亦病憊相牽並仆婦安坐石上嬉笑曰爾輩勿鬭吾明告爾吾寔往來於兩家皆託云上直使爾輩休息五日藉精以供採補耳今吾事已露爾輩精亦竭無所用爾輩吾去矣奄忽不見兩人迷不能出設餓踣於此幸

確乞約切堅也

遇君等得拯也其一人語亦同獵者食以乾精稍能舉步使引視其處二人共詫曰向者墻垣故土梁柱故木門故可開合窗故可啟閉皆確有形質非幻影也今何皆土窟耶院中地平如砥淨如拭今何土窟以外崎嶇不容足耶窟廣不數尺狐自容可矣何以容我二人豈我二人之形亦爲所幻化耶一人見對面崖上有破磁曰此我持以登樓失手所

剌与刺同針刺也

碕今峭壁無路當時何以上下耶四顧徘徊皆惘惘如夢二人恨狐女甚請獵者入山捕之獵者曰邂逅相遇便成佳偶世無此便宜事事太便宜必有不便宜者存魚吞鉤貪餌故也猩猩剌血嗜酒故也爾二人宜自恨亦何恨於狐二人乃惘默而止

林塘又言有少年爲狐所媚日漸羸困狐猶時時來後復共寢已疲頓不能御女狐乃披衣欲辭去少年泣涕挽留狐殊不顧怒責其寡情狐亦怒曰與君本無夫婦義本爲採補來耳君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以勢交者勢敗則離以財交者財盡則散當其委曲相媚本爲勢與財非有情於其人也君於某家某家昔何日附門墻今何久絕音問耶乃獨責我其音甚厲侍疾者聞之皆太息少年乃反面向內寂無一言

諉 音內 託言也

汪旭初言見扶乩者其仙自稱張紫陽叩以悟眞篇弗能荅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輕傳而已會有僕婦竊貲逃僕叩問尚可追捕否仙判曰爾過去生中以財誘人買其妻又誘之飲博仍取其財此人今世相遇誘汝婦逃者買妻報併竊貲者取財報也冥數先定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旭初曰眞仙自不妄語然此論一出凡姦盜皆諉諸夙因可勿追捕不推波助瀾乎乩不能荅有疑之者曰此扶乩人多從狡獪惡少遊安知不有人匿僕妻而教之作此語陰使人偵之薄暮果赴一曲巷登屋脊密伺則聚而呼盧僕婦方艷飾行酒矣潛呼邏卒圍所居乃弭首就縛律禁師巫爲姦民竄伏其中也藍道行嘗假此術以敗嚴嵩論者不甚以爲非惡嵩故也然楊沈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爭者一方士從容

偵 丑成切 問也 伺也 邏 候也 探

邏 音羅 游兵也

弭

喋 蹀同 履也 踏也 漢文帝紀 今已誅諸呂 新喋血京師

排

枝梧小柱为枝斜柱为梧

談笑乃制其死命則其力亦大矣是所排者爲黨使因而排及淸流雖韓范富歐陽能與枝梧乎故乩仙之術士大夫偶然游戲倡和詩詞等諸觀劇則可若藉卜吉凶君子當怖其卒也

從叔梅庵公曰淮鎭人家有空屋五間別爲院落用以貯雜物見童多往嬉遊跳擲踐蹋頗爲喧擾鍵戶禁之則竊踰短墻入乃大書一帖粘戶上曰此房狐仙所住毋得穢汚姑以怖見童云爾數日後夜聞窗外語曰感君見招今已移入當爲君堅守此院也自後人有入者輒爲磚瓦所擊併僮奴運雜物者亦不敢往久而不治竟全就圮頹狐仙乃去此之謂妖由人興

余有莊在滄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舊有水明樓五楹下瞰衛河帆檣來往欄楯下與

外祖雪峰張公家度帆樓皆游眺佳處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納凉諸孫更番隨侍焉一日余推窗南望見男婦數十人登一渡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叟落近岸淺水中衣履皆濡方坐起憤詈船已鼓棹去時衛河暴漲洪波直瀉洶涌有聲一糧艘張雙帆順流來急如激箭觸渡船碎如柹數十人並沒惟此叟存乃轉怒爲喜合掌誦佛號問其何適曰昨聞有族弟得二十金鬻童養媳爲人妾以今日成券急質田得金如其數賫之往贖耳衆同聲曰此一擊神所使也促換渡船送之過時余方十歲但聞爲趙家莊人惜未問其名姓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夫人言滄州人有逼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里人皆不平一日腰金販綠豆泛巨舟詣天津晚泊河干坐船舷濯足忽西岸一鹽舟

媳音昔俗謂子婦为媳
券契書也

縴音牽惡絮

縴索中斷橫掃而過兩舵相切自膝以下筋
骨糜碎如劑截號呼數日乃終先外祖一僕
聞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慘禍真大怪事
先外祖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
事此雍正甲辰乙巳間事
交河王洪緒言高川劉某住屋七楹自居中
三楹東廂二楹以妻殁無葬地停柩其中西
廂二楹幼子與其妹居之一夕聞兒啼甚急

而不聞妹語疑其在竈室未歸從窗罅視已
息燈否月明之下見黑烟一道蜿蜒從東廂
戶下出縈繞西廂窗下久之不去迨妹醒拊
兒黑烟乃冉冉斂入東廂去心知妻之魂也
自後每月夜聞兒啼潛起窺視所見皆然以
語其妹妹爲之感泣悲哉父母之心死尚不
忘其子乎人子追念其父母能如是否乎
先師桂林呂公闇齋言其鄉有官邑令者蒞

任之日夢其房師某公容色憔悴若重有憂者邑令蹙然迎拜曰旅櫬未歸是諸弟子之過也然念之未敢忘今幸託蔭得一官將拮据營窀穸矣蓋某公卒於戍所尚浮厝僧院也某公曰甚善然歸我之骨不如歸我之魂子知我骨在滇南不知我魂羈於此也我初爲此邑令有試墾汙萊者吾誤報陞科怨者紛紛吾心知其詞直而恐干吏議百計回護

使不得申遂至今爲民累土神訴諸東岳岳神謂事由疎忽雖無自利之心然恐以檢舉妨遷擢則其罪與自利等牒攝吾魂羈留於此待此浮糧減免然後得歸困苦饑寒所不忍道回思一時爵祿所得幾何而業海茫茫竟杳無崖岸誠不勝泣血椎心今幸子來官此儻念平生知遇爲籲請蠲除則我得再入轉輪脫離鬼趣雖生前遺蛻委諸螻蟻亦非

所憾矣邑令檢視舊牘果有此事後爲宛轉
請豁又恍惚夢其來別云
交河及方言曰說鬼者多誕然亦有理似可
信者雍正乙卯七月泊舟靜海之南微月朦
朧散步岸上見二人坐柳下對談試往就之
亦欣然延坐諦聽所說乃皆幽冥事疑其爲
鬼恐縮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訝我等非鬼
一走無常一視鬼者也問何以能視鬼曰生

而如是莫知所以然又問何以走無常曰夢
寐中忽被拘役亦莫知所以然也共語至二
鼓大抵縷陳報應因問冥司以儒理斷獄耶
以佛理斷獄耶視鬼者曰吾能見鬼而不能
與鬼語不知此事走無常曰君無須問此祇
問已心問心無愧即陰律所謂善問心有愧
即陰律所謂惡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
與佛乎其說平易竟不類巫覡語也

里有視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擾擾若有所營但不知所營何事亦有喜怒哀樂但不知其何由大抵鬼與鬼競亦如人與人競耳然微陰不足敵盛陽莫不畏人其不畏人者一由人據所居鬼刺促不安故現變如驅之去一由祟人求祭享一由桀驁强魂戾氣未消如人世無賴橫行爲暴皆遇氣旺者避遁蹇者乃敢侵或有冤魂厲魄得請於神報復以

（朱批：憧昌中切意不定也　孌音戀美好皃　桀　驁）

中積恨者不在此數若夫慾心所感淫鬼應之殺心所感厲鬼應之憤心所感怨鬼應之則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數矣我嘗清明上冢見游女蹋青其妖媚弄姿者諸鬼隨之嬉笑其幽閒貞靜者左右無一鬼又嘗見學宮有數鬼教諭鮑先生出（先生諱梓南宮人官獻縣教諭載縣志循吏傳）則瑟縮伏艸間訓導某先生出則跳擲自如然則鬼之敢侮與否尤視乎其人哉

侍姬之母沈媼言盤山有劉某者患癃閉百藥不驗一夕夢神語曰銅頭蝦灰酒服之卽通問銅頭何物曰汝輩所謂螻蛄也試之果愈余謂此濕熱蘊結以濕熱攻濕熱借其竄利下行之性耳若州都之官氣不能化則當求之於本原非此物所能導也

粱鐵幢副憲言有夜行者於竹林邊見一物似人非人蠢蠢然摸索而行叱之不應知爲精魅招瓦石擊之其物化爲黑烟縮入林內啾啾作聲曰我緣宿業墮餓鬼道中旣瞽且聾艱苦萬狀公何忍復相逼乃委之而去余灤陽消夏錄中記王菊莊所言女鬼以巧於讒搆受啞報此鬼受聾瞽報其聰明過甚者乎

先師汪文端公言有欲謀害異黨者苦無善計有黠者密偵知之陰裹藥以獻曰此藥入

啾 卽由切 啾啾 鳴声

腹即死然死時情狀與病卒無異雖蒸骨檢之亦與病卒無異也其人大喜留之飲歸則以是夕卒矣蓋先以其藥餌之爲滅口計矣公因太息曰獻藥者殺人以媚人而先自殺也用其藥者先殺人以滅口而口終不可滅也紛紛機械何爲乎張樊川前輩時在座因言有好孌童者悅一宦家子度無可得理陰屬所愛姬託媒媼招之約會於别墅將執而

閽音昏内中小門

湖

窰音姚燒瓦竈

脅汚焉屆期閽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墮荷塘板橋下幾於滅頂喧呼救出則宦家子已遁姬已鬢亂釵横矣蓋是子美秀甚姬亦悅之故也後無敢開閽放此姬婢媪乃稍洩其事陰謀者鬼神所忌殆不虛矣

賣花者顧媼持一舊磁器求售似筆洗而略淺四周內外及底皆有湖色似哥窰而無冰紋中平如硯獨露磁骨邊線界畫甚明不出

人毫髮殊非剝落不知何器以無用還之後
見廣異志載稽湖見石室道士案頭朱筆及
盞詩乾臊子載何元讀所見天狐有朱盞筆
硯語又逸史載葉法善有待朱鉢畫符語乃
悟唐以前無朱硯點勘文籍則研朱於杯盞
大筆濡染則貯朱於鉢杯盞器小而口哆以
便掭筆鉢稍大而口斂以便多注濃瀋也爾
日所持蓋即朱盞向來賞鑒家未及見耳急

呼之來問此盞何往曰本以三十錢買得云
出自井中因公斥爲無用以二十錢賣諸雜
物攤上今將及一年不能復問所在矣深爲
惋惜世多以高價市贗物而真古器或往往
見擯余尚非規方竹漆斷紋者而交臂失之
尚如此然則蓄寶不彰者可勝數哉
先師介公野園言視學中有不畏鬼者聞有
凶宅輒往宿或言西山某寺後閣多見變怪

僦子祐切賃也
恬徒廉切安也靜也
咥許意尺栗二切笑声

是歲值鄉試因僦住其中奇形詭狀每夜環
繞几榻間處之恬然然亦弗能害也一夕月
明推窗四望見艷女立樹下咥然曰怖我不
動來魅我耶爾是何怪可近前女亦咥然曰
爾固不識我我爾祖姑也歿葬此山聞爾日
日與鬼角爾讀書十餘年將徒博一不畏鬼
之名耶抑亦思奮身科目為祖父光為門戶
計耶今夜而鬬爭晝而倦臥試期日近舉業

全荒豈爾父爾母遣爾裹糧入山之本志哉
我雖居泉壤於母家不能無情故正言告爾
爾試思之言訖而隱私念所言頗有理乃束
裝歸歸而詳問父母乃無是祖姑夫悔頓足
曰吾乃為黠鬼所賣奮然欲再往其友曰鬼
不敢以力爭而幻其形以善言解鬼畏爾矣
爾何必追窮寇乃止此友可謂善解紛矣然
鬼所言者正理也正理不能禁而權詞能禁

之可以悟消鎔鬬氣之道矣

前記閣學札公祖墓巨蟒事據總憲舒穆嚕公之言也壬子三月初十日將少司農戚門邀看桃花適與札公聯坐因叩其詳知舒穆嚕公之語不誣札公又曰尚有一軼事舒穆嚕公未知也守墓者之妻劉媪恒與此蟒同寢處蟠其榻上幾滿每必飲以火酒注巨椀中蟒舉首一嗅酒減分許所餘已味淡如水

褫息離切福也
撾音髽擊也

矣憑劉媪與人療病亦多有驗一日有欲買此蟒者給劉媪錢八千乘其醉而舁之去去後媪忽發狂曰我待汝不薄汝乃賣我我必褫汝魄自撾不止媪之弟奔告札公札公自往視亦無如何逾數刻竟死夫妖物憑附女巫事所恒有怪妖物而致禍亦事所恒有惟得錢賣妖其事頗奇而有人出錢以買妖尤奇之奇耳此蟒今猶在其地在西直門外土

囁嚅音上之涉切下人余切囁嚅多言

人謂之紅果園

育嬰堂養濟院是處有之惟滄州別有一院養瞽者而不隸於官瞽者劉君瑞曰昔有遊人陳某過滄州資斧匱竭無可告貸進退無路將自投於河有瞽者憫之傾囊以助其行遂入京竟得官洊至州牧念念不能忘瞽者自賫數百金將申漂母之報而偏覓瞽者不可得併其姓名無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收養瞽者此瞽者與此遇人均可謂古之人矣君瑞又言後瞽者留室一楹且歲時香拜陳公余謂陳公之側瞽者亦宜設一坐君瑞囁嚅曰瞽者安可與官坐余曰如以其官而祀之則瞽者自不可坐如以其義而祀之則瞽者之義與官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間尚能舉居是院者爲某某今已三十餘年不知其存與

斷魚斤切斷斷辨爭也

廢矣

明季兵亂曾伯祖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洮遇舊僕李守敬以獨輪車送歸崎嶇戈馬之間瀕危者數終不舍去也時朱太夫尚在酧以金先頓首謝然後置金於案曰敬主流離心所不忍豈爲求賞來耶泣拜而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性戇直儕輩有作奸者輒斷斷與爭故爲衆口所排去[illegible]

輓音晚引車也

際不負其心乃如此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將出而霞明雨將至而礎潤動乎彼則應乎此也余自四歲至今無一日離筆硯壬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廬戲語諸公曰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輓足矣劉石菴參知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輓陸耳山乃確當耳

擬　議也揣度以待也

越三日而耳山訃音至，豈非機之先見歟。

申蒼嶺先生言：有士人讀書別業，牆外有廢冢，莫知爲誰。園丁言夜中或有吟哦聲，潛聽數夕，無所聞。一夕忽聞之，急持酒往澆冢上曰：「泉下苦吟，定爲詞客，幽明雖隔，氣類不殊，肯現身一共談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樹陰中，忽掉頭竟去。殷勤拜禱，至再至三，微聞樹外人語曰：「感君見賞，不敢以異物自疑，方擬一接清談，破百年之岑寂。及遙覩丰采，乃衣冠華美，翩翩有富貴之容，與我輩縕袍殊非同調。士各有志，未敢相親，惟君委曲諒之。」士人悵悵而返。自是併吟哦不聞矣。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語既未親聞，又旁無聞者，豈此士人爲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麑槐下之詞，渾良夫夢中之譟，誰聞之歟？子乃獨詰老夫也。」

譟　噪同

掀　音軒以手高舉

揶揄

贏 驢父馬母所生
閹人 掌養鳥者
獰 奴登切 犬惡

從姪虔傳言中表陳文書嘗贏受其事於騾
匠騾匠者似閹人而稍殊能使獰者馴驚者
善走一切疵病皆能調而使改之蓋專門世
業也有騾匠乾沒帥豆錢無算會一騾死烹
食其肉闔家中毒無了遺五臺僧明玉嘗曰
凡物之不能言者其怨憤鬱塞必氣血擁結
而成毒故六畜自死者肉恒傷人不必外現
瘡痏形也此匠未明此義竟覆其宗其殆有

魈 音宵 山魈独足鬼也
嬲 音鳥 戲相擾也

天道乎
邱孝廉二酉言永春山中有廢寺皆焦土也
相傳初有僧居之僧善咒術其徒夜或見山
魈請禁制之僧曰人自人妖自妖兩無涉也
人自行於晝妖自行於夜兩無害也萬物並
生各適其適妖不禁人晝出而人禁妖夜出
乎久而晝亦嬲人僧寮無寧宇始施咒術而
氣候已感黨羽已衆竟不可禁制矣憤而雲

逰求善劾治者偕之歸登壇檄將雷火下擊妖殲而寺亦燼焉僧拊膺曰吾之罪也夫吾咒術始足以勝之而弗肯勝也吾道力不足以勝之而妄欲勝也博善化之虛名潰敗決裂乃至此養癰貽患我之謂也夫

飛車劉八從孫樹珊之御者也其御車極鞭策之威盡馳驅之力遇同行者必與爭其前而後已故得此名馬之強弱所不問馬之饑飽所不問馬之生死亦所不問也歷數主斃馬頗多一日御樹珊往羣從家以空車返中路馬軼爲輪所軋仆轍中其傷頗輕竟昏瞀不知人舁歸則氣已絕矣好勝者必自及不仁者亦必自及東野稷以善御名一國而極馬之力終以敗駕況此役夫哉自隕其生非不幸也

先祖光祿公有莊在滄州衛河東以地恒積

瞀音麥亂也

軼音經突也
軋乙黠切輾也

潦其水左右斜袤如人字故名人字汪後土語訛人字曰銀子又轉汪爲窪以吹脣聲輕呼之音乃近娃彌失其眞矣土脊而民貧猬徹日甚莊南八里爲狼兒口（土語以狼兒二字合聲吹脣呼之音近辣平聲）光祿公曰人對狼口宜其不蓄也乃毀莊門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沽字土音在果戈之間）自改門後人字汪漸富腴而木沽口漸猬徹矣其地氣轉移歟抑孤虛之說竟宜有之也

人字汪場中有積柴（俗謂之垛）多年矣土人謂中有靈怪犯之多致災禍有疾病禱之亦或驗莫敢攜一莖拈一葉也雍正乙巳歲大饑光祿公捐粟六千石煮粥以賑一日柴不給欲用此柴而莫敢舉手乃自往祝曰汝旣有神必能達理今數千人枵腹待斃汝豈無惻隱心我擬移汝守倉而取此柴活饑者諒汝不

非也祝訖麾衆挽取毫無變異衆盡得一禿尾巨蛇蟠伏不動以巨畚舁入倉中斯須不見從此亦遂無靈然迄今六七十年無敢竊入盜粟者以有守倉之約故也物至靑而不能不爲理所屈妖不勝德此之謂矣

從孫樹寶言韓店史某貧徹骨冬將發家惟存一靑布袍將以殮其母曰家久不舉火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餘何爲委之土中乎史某不忍卒以斂此事人多知之會有失銀釧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於壟壞中皆曰此天償汝衣旌汝孝也失釧者以錢六千贖之恰符衣價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爲偶則王祥固不再得魚孟宗固不再生筍也幽明之感應恒以一事示其機耳汝烏乎知之

景州李晴嶙言有劉生訓蒙於古寺一夕微

月之下聞窗外窸窣聲自隙窺之墻缺似有
二人影急呼有盜忽隔墻語曰我輩非盜來
有求於君者也駭問何求曰猥以夙業墮餓
鬼道中已將百載每聞僧廚炊煮輒饑火如
焚竊君似有慈心殘羹冷粥賜一澆奠可乎
問佛家經懺足濟冥途何不向寺僧求超拔
曰鬼逢超拔是亦前因我輩過去生中嘗
任官勢盛則趨附勢敗則掉臂如路人當其

𡨚音悉　窣音蘇骨切　窸窣聲不安貌

得志本來扶弱救阨遺有善因今自勢敗又
安能遇是善緣乎所幸貨賂豐盈不甚愛惜
孤寒故舊尚小有周旋故或能時遇矜憐一
一霑餘瀝不然則如目連救母在大地獄中
食至口邊皆化猛火雖佛力亦無如何先生
惻然閔之許如所請鬼感激嗚咽去自是每
以殘羹剩酒澆墻外亦似有肸蠁然不見形
亦不聞語越歲餘夜聞墻外呼曰久叨嘉惠

肸音係　蠁音鄉　肸蠁盛作也

咯音各
嗽音擻
哂音申

今來別君生問何往曰我二人無計求脫惟思作善以自拔此林内野鳥至多有彈射者先驚之使高飛有網罟者先驅之使勿入以是一念感動神明今已得付轉輪也生嘗舉以告人曰沉淪之鬼其力猶可以濟物人奈何謝不能乎

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戸數人不能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能除此患也（休寧戴東原曰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戕於虎其婦後生一子祝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皆非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能捕虎）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藝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咯咯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跪啟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爾尚畏耶入谷

槐西雜志　卷一

將牛老翁頤童子曰此畜似尚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擒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頷下至尾閭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縋不能動莊子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嘗見史舍人嗣彪闇中捉筆書條幅與秉燭無異又聞靜海勵文恪公剪方寸紙一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映無一筆絲毫出入均習而已矣非別有謬巧也

汀慶子言山東民家有狐居其屋數世矣不見其形亦不聞其語或夜有火燭盜賊則擊扉撼窗使主人知覺而已屋或滲損則有銀錢鏗然墜几上即為修葺計所給恒浮所費

縋直類切以繩有所懸也

觔

十之二三若相酬者歲時必有小餽遺置窗外或以食物答之置其窗下轉瞬即不見矣從不出嬲人見童或反嬲之戲以瓦礫擲窗內仍自窗還擲出或欲觀其擲出投之不已亦擲出不已終不怒也一日忽簷際語曰君雖農家而子孝弟友婦姑娣姒皆婉順恒爲善神所護故久住君家避雷劫今大劫已過敬謝主人吾去矣自此遂絕從來狐居人家無如是之謹飭者其有得於老氏和光之旨歟卒以謹飭自全不遭劾治之禍其所見加人一等矣

從姪虞惇從兄懋園之子也壬子三月隨余勘
文源閣書同往海淀槐西老屋余婿袁煦之業余借泊之爲輪對上直憩息之地言懋園有朱漆藤枕崔莊社會之所買有年矣一年夏日每枕之輒嗡嗡有

蛹音勇繭中虫也老蠶化为蛹蛹化为蛾

蟀以爲作勞耳鳴也旬餘後其聲漸厲似飛蟲之振羽又月餘聲達於外不待就枕始聞葵疑而剖視則一細腰蜂鼓翼出焉枕四圍無針芥隙蜂何能遺種於內如未滌時先遺種何以越數歲乃生或曰化生也然蜂生以蛹不以化即果化生何以他處不化而化於枕他枕不化而化於此枕枕中不飲不食何以兩月餘猶活設不剖出將不死乎此理殊不可曉也

椅於宜切俗呼坐凳几為椅子

虞停又言掖縣林知州禺門其受業師也自言其祖年八十餘已昏耄不識人亦不能步履然猶善飯惟枯坐一室喆鬱不適子孫恒以椅舁至門外延眺以爲消遣一日命侍者入取物獨坐以俟侍者出則併椅失之矣闔家悲泣惶駭莫知所爲裹糧四出求之亦無蹤跡會有友人自勞山來途遇禺門遙呼

日若非覓若祖乎今在山中某寺無恙也急馳訪之果然其地距掖數百里僧不知其何以至其祖但覺有二人舁之飛行亦不知其爲誰也此事極怪而非怪殆山魈狐魅播弄老人以爲游戲耳

戈孝廉廷模字式之芥舟前輩長子也天姿朗澈詩格書法並有父風於父執中獨師事余余期以遠到乃年四十餘始選一學官後得心疾忽發忽止竟夭天年余深悲之偶與從孫樹玨談及樹玨因言其未沒以前讀書至夜半偶即景得句曰秋入幽窗燈黯淡屬對未就忽其友某揭簾入延與坐談因告以此句其友曰何不對以魂歸故里月淒清式之愕然曰君何作鬼語轉瞬不見乃悟其非人蓋衰氣先見鬼感衰氣應之也故式之不久亦下世與盡怪集載曹唐江陵佛寺詩水

廷音覓

底有天春漠漠一聯事頗相類

曹綦堂宗丞言有夜行遇鬼者奮力與角俄羣鬼大集或抛擲沙礫或牽拽手足左右支吾大受捶擊顛踣者數矣而憤恚彌甚猶死鬬不休忽坡上有老僧持燈呼曰檀越且止此地鬼之窟宅也檀越雖猛士已陷重圍客主異形衆寡異勢以一人氣血之勇敵此輩無窮之變幻雖賁育無幸勝也況不如賁育

者乎知難而退乃爲豪傑何不暫忍一時隨老僧權宿荒刹耶此人頓悟奮身脫出隨其燈影而行羣鬼漸遠老僧亦不知所往坐息至曉始覓得路歸此僧不知是人是鬼可謂善知識矣

海淀人捕得一巨鳥狀類蒼鵞而長喙利吻目睛突出眈眈可畏非鷺非鶴非鵰非鶬鴰莫能名之無敢買者金海住先生時寓直澄

懷園獨買而烹之味不甚佳肯食一二臠覺胸膈間冷如冰雪堅如鐵石沃以燒春亦無暖氣委頓數日乃愈或曰張讀宣室志載俗傳人死數日後當有禽自柩中出曰殺有鄭生者嘗在隰川與郡官獵於野網得巨鳥色蒼高五尺餘解而視之忽然不見里中人言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此日殺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果有巨鳥蒼色自柩中出又原化記載韋滂借宿人家射落殺鬼烹而食之味極甘美先生所食或即殺鬼所化故陰凝之氣如是歟倪餘疆時方同直聞之笑曰是又一終南進士矣

躄躠音别薩
躄躠行不正貌

自黃村至豐宜門俗謂之南西門凡四十里泉源水脈絡帶鉤連積雨後污潦沮洳車馬頗為阻滯有李秀者御空車自固安返見少年約十五六娟麗如好女躄躠泥塗狀甚困憊時日

欵音寬誠也敬也叩也至也

已將沒見秀行過有欲附載之色而媿沮不言秀故輕薄挑與語邀之同車忸怩而上沿途市果餌食之亦不甚辭漸相軟欵間以調謔面頳微笑而已行數里後視其貌似稍蒼尚不以爲意又行十餘里暮色昏黃覺眉目亦似漸改將近

南苑之西門則廣顙高顴鬑鬑有鬚矣自訝目眩不敢致詰比至逆旅下車乃鬚鬢皓白成一老翁與秀握手作別曰蒙君見愛懷感良深惟暮齒衰顏今夕不堪同榻愧相負耳一笑而去竟不知爲何怪也秀表弟爲余廚役嘗聞秀自言之且自悔少年無狀致招狐鬼之侮云

交河王岳芳言有楊生者貌姣麗自慮或過強暴乃精習技擊十六七時已可敵數十人會詣通州應試暫住京成偶獨遊陶然亭遇

褫音恥奪也

二回人強邀入酒肆心知其意姑與飲啖且故索珍味食二回人喜甚因誘至空寺左右挾坐遽擁於懷生一手撥一人並踣於地以足蹋背各解帶反接抽刃擬頸曰敢動者死褫其下衣並淫之且數之曰爾輩年近三十豈足供狎昵然爾輩汚人多矣吾爲孱弱童子復讐也衍釋其縛掉臂徑出後與岳芳同行遇其一於途顧之二笑其人掩面鼠竄去

乃爲岳芳具道之岳芳曰殺命者使還命攘財者使還財律也此當相償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無還使受淫之律此不當償者也子之所爲謂之快心則可謂之合理則未也

從孫樹森言南村戈孝廉仲坊遵祖莊土人呼榛子莊遵榛音韻之訛祖子雙聲之轉也相近又有念祖橋今亦訛爲捻左會晉氏之葬聞其鄰家雞產一卵入夜有光仲坊

蜄大蛤

借數客往觀時已昏暮燈下視之無異常卵撤去燈火果吐光熒熒遍卵四圍如盤盂置諸室隅立門外視之則一室照耀如晝矣客或曰是雞爲蛟龍所感故生卵有是變怪恐久而破殼出不利主人借扐次日即歸不知其究竟如何也案木華海賦曰陽冰不冶陰火潛然蓋陽氣伏積陰之內則鬱極而外騰嶺南異物志稱海中所生魚蜄置陰處有光嶺表錄異亦稱黄蠟魚頭夜有光如籠燭其肉亦片片有光水之所生與水同性故也必海水始有火必海錯始有光者積水之所聚即積陰之所凝故百川不能鬱陽氣惟海能鬱也至暑月腐艸之爲螢以腐陰積而陽氣蒸而化爲蟲蠹北之夜亮木以冰谷寒岩陽氣聚而附於木螢不久即死夜亮木移植盆盎越之兩歲亦不生明出潛離隱氣得舒則

漸散耳惟雞卵夜光則理不可曉蛟龍所感之說亦未必然按段成式酉陽雜俎稱嶺南毒菌夜有光殺人至速蓋蟲毒所鍾以溫熱發為陽焰此卵或沴厲之氣偶聚於雞或雞多食毒蟲久而蘊結如毒菌有光之類亦未可知也

從姪虞惇言聞諸任邱劉宗萬曰有旗人赴任邱催租適村民夜演劇觀至二鼓乃散歸途酒渴見樹旁茶肆因繫馬而入主人出言火已熄但冷茶耳入室良久捧茶半盃出色殷紅而稠粘氣似微腥飲盡更求益曰瓶已罄矣當更覓殘剩須坐此稍待勿相窺也既而久待不出潛窺門隙則見懸一裸女子破其腹以木撐之而持盃刮取其血惶駭退出乘馬急奔聞後有追索茶錢聲沿途不絕比至居停已昏瞀墜仆居停聞馬聲出視扶掖

鏹音姜以鏹貫錢

入贅曰乃蘇述其顛末共往迹之至蔡馬之
處惟平蕪老樹荒冢纍纍叢棘上懸一蛇中
裂其腹横支以艸莖而已此與裴硎傳奇載
盧涵遇盟器婢子殺蛇爲酒事相類然婢子
冥資意在求償此鬼需茶胡爲耶鬼所需者
冥鏹又向人索錢何爲耶
田香谷言景河鎮西南有小村居民三四十
家有鄒某者夜半聞犬聲披衣出視微月之

下見屋上有一巨人坐駭極驚呼鄰里並出
稍稍審諦乃所畜牛昂首而蹲不知其何以
上也頃刻喧傳男婦皆來看異事忽一家火
發燄猛風狂閤村幾盡爲焦土乃知此爲牛
禍兆回祿也先姚安公曰時方納稼豆秸穀
草堆秫籬茅屋間衺延相接農家作苦家家
夜半皆酣眠突爾遭焚則此村無噍類矣天
心仁愛以此牛驚使夢醒也何反以爲妖哉

同郡某孝廉未第時落魄不羈多來往青樓中然倚門者睨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樹者（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戲謂之稱也）獨賞之曰此君豈長貧賤者哉時邀之狎飲且以夜合資供其讀書比應試又爲捐金治裝且爲其家謀薪光孝廉感之握楯與盟曰吾儻得志必納汝椒樹謝曰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識富家兒欲人知脂粉綺羅中尚有具眼人耳至白頭之約則非所敢聞妾性冶蕩必不能作良家婦如已執箕帚仍縱懷風月君何以堪如幽闥閉坐囹圄妾又何以堪與其始相歡合終致仳離何如各留不盡之情作長相思哉後孝廉爲縣令屢招之不赴中年以後車馬日稀終未嘗一至其署亦可云奇女子矣使韓淮陰能知此意烏有鳥盡弓藏之憾哉

膠州法南埜飄泊長安窮愁頗甚一日於李

抵音邸至也當也

符千御史座上言曾於樂口旅舍見二詩其一曰流落江湖十四春徐娘半老尚風塵西樓一枕鴛鴦夢明月窺窗也笑人其二曰含情不忍訴琵琶幾度低頭掠鬢鴉多謝西川貴公子肯持紅燭賞殘花不署年月姓名不知誰作也余曰此君自寓坎坷耳然五十六字足抵一篇琵琶行矣

益都李生文淵南潤弟也嗜古如南潤而博辨則過之不幸夭逝南潤乞余誌其墓匆匆未果併其事狀失之至今以為憾也一日在余生雲精舍討論古禮因舉所聞一事曰傅山有書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呼與共語諦視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謁問家事甚悉生因問古稱⿰骨卒魄藏於野而神依於廟主丈人有家祠何為在此某公曰此泥於古不墓祭之文也夫廟祭地也

⿰骨卒七沒切小骨也

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地是位爲依歸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四世祖妣與子孫人鬼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爲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一鄉之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億萬貧賤之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神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自夏后

傎 傎同 都田切 殞也
仆也 倒也

氏以來矣使神在生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也聖人顚若是傎耶衛人之祔離之殷禮也晉人之祔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有何善不善耶禮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亡而不忍用其杯棬口澤存焉爾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顧以先人體魄視如無物

僦即就切顧也

而別植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毋
乃不知類耶寺鐘將動且與子別子今見吾
此後可毋爲豎儒所惑矣生忽遽起立東方
已白視之正其墓道前也
陳裕齋言有僦居道觀者與一狐女狎靡夕
不至忽數日不見莫測何故一夜搴簾含笑
入問其曠隔之由曰觀中新來一道士衆目
曰仙慮其或有神術姑暫避之今彼化形爲

小鼠自壁隙闖窺直大言欺世者耳故復來
也問何以知其無道力曰僞仙僞佛長止三
端其一故爲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爲顛狂
使人疑其有所託然直靜默者必淳穆安恬
凡矜持者僞也直託於顛狂者必遊行自在
凡張皇者僞也此如君輩文士故爲名高或
迂僻恰啃使人疑爲狷或縱酒罵坐使人疑
爲狂同一術耳此道士張皇甚矣足知其無

懺楚鑑切自陳悔也

寔音殖実也

能爲也時共飲錢穆甫先生家先生曰此狐眼光如鏡然詞鋒太利未免不留餘地矣

司爨者曹媼其子僧也言嘗見粵東一宦家到寺營齋云其妻亡已十九年一夕燈下見形曰自到黃泉無時不憶尚冀君百年之後得一相見不意今配入轉輪從此茫茫萬古無復會期故冒冥司之禁賂監送者求一取別耳其夫駭痛方欲致詞忽旋風入室人之去尚隱隱聞泣聲故爲飯僧禮懺資來世福也此夫此婦可謂兩不相負矣長恨歌曰但令心如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安知不以此一念又種來世因耶

桂苑叢談記李衛公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云此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云云案方竹今閩粵多有不爲異物大宛即今哈薩克已隸職方其地從不產竹

焉有所謂方者哉又古今註載烏孫有青田
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季烏
孫即今伊犁地問之額魯特皆云無此又杜
陽雜編載元載造芸暉堂於私第芸香艸名
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
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曰芸輝于闐即今和
闐地亦未聞此物惟西域有艸名瑪努根似
菁米番僧煨以供佛頗爲珍貴然色不白亦
不可泥壁均小說附會之詞也

黎若塘言有少年其父商於外久不歸無所
約束因爲囊家所誘博負數百金囊家議代
出金償衆而勒寫鬻宅之券不得已從之慮
無以對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林自縊甫結
帶聞馬蹄隆隆回顧乃其父歸也駭問何以
作此計度不能隱以寔告父殊不怒曰此亦
常事何至於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歸

家皆自往償金索券可也時囊家博未散其
徒衆排闥入本皆相識一一指呼姓字先斥
其誘引之非次責以逼迫之過衆錯愕無可
置詞既而曰既不肖子爲宅券吾亦難以博
訴官今償汝金汝明日分給衆人還我宅券
可乎囊家知理屈願如命其父乃解腰纏付
囊家一一驗入得券即就燈焚之憤然而出
其子還家具食待至曉不歸至囊家偵探曰
已焚券去方慮有他故次日囊家發篋乃皆
紙錠金所親收衆目共睹無以自白竟出己
橐以償頗自疑遇鬼後旬餘訃音果至沒已
數月矣

李樵風言杭州湧金門外有漁舟泊神祠下
聞祠中人語嘈雜既而神訶曰汝曹野鬼何
辱文士罪當笞又聞辨訴曰人靜月明諸幽
魂暫游水次稍釋羈愁此二措大獨講學談

詩刺刺不止衆皆不解定所厭聞竊相耳語微示不滿稍稍引去則有之非敢有所觸犯也神憮然少頃曰論文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而燐火如螢自祠中出遙聞吃吃笑不已四散而去

劉翁滄州人其母以康熙壬申生至乾隆壬子年一百一歲尚强健善飯屢逢
恩詔里胥欲為報官支粟帛輒固辭弗願去歲欲為請
旌建坊亦固辭弗願或詢其弗願之故慨然曰貧家嫠婦賦命蹇薄正以顛連困苦為神道所憐得此壽耳一邀過分之福則死期至矣此媼所見殊高計其生平必無膠膠擾擾意外之營求宜其恬然冲靜頤養天和得以臻此長齡矣

槐西雜志　閲了

亨

E 40
22

狐解字、馬學士、梅柳新書取此

槐西雜志卷二

觀弈道人筆記

安中寬言有人獨行林莽間遇二人似是文士吟哦而行一人懷中落一書冊此人拾得字甚拙澁波磔皆不甚具僅可辨識其中或符籙或藥方或人家春聯紛糅無緒亦間有經書古文詩句展閱未竟一人遽追來奪去倏忽不見疑其狐魅也一紙條飛落草間俟

文庫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000432330

津潤、名筆錢也

其去遠覓得之上有字曰詩經於字皆音烏易經元字左邊無點

景州寗遜公能以琉璃春碎調漆堆爲壁窠書凹凸皺皺儼若石紋恒挾技游富貴家喜索人酒食或聞燕集必往攙一不一日值吳橋社會以所作對聯扁額往售至晚得數金忽遇十數人邀之曰我輩欲君殫一月工堆字若干分贈親友冀得小津潤今先屈先生

龍陽、外情

一餐明日奉迎至某所寗大喜隨入酒肆共恣飲啖至漏下初鼓主人促閉戶十數人一時不見座上推寗一人無可置辯乃傾囊償直懊惱而歸不知爲幻術爲狐魅也李露園曰此君自宜食此報

某公眷一孌童性柔婉無市井態亦無恃寵驕縱意忽泣涕數日目盡腫怪詰之故慨然曰吾日日薦枕席殊不自覺眠寓中某與某

童狎吾穴隙窃窺醜難言狀與橫陳之女迴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汚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憤欲死耳其公譬解百方終怏怏不釋後竟逃去或曰已故易姓名讀書游泮矣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若此童者亦近於青泥蓮花歟又奴子張凱初爲滄州隸後夜聞罪人暗泣聲心動辭去鬻身於先姚安公年四十餘無子一日其婦臨蓐凱愀然曰其女乎

已而果然問何以知之曰我爲隸時有某控其嫂與鄰人張九私衆知其枉而事涉曖昧無以代白也會官遣我拘張九我稟曰張九初五日以逋賦拘初八日笞十五去矣今不知所往乞寬其限官檢徵比冊良是怒某曰初七日張九方押禁何由至汝嫂室乎杖而遣之其寃則一張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歲聞此婦死昨夜夢其向我拜知其轉生爲

宇

狐婦獨人、

我女矣後此女嫁爲賈人婦凱夫婦老且病竟賴其孝養以終楊椒山有羅刹成佛記若此奴者亦近於羅刹成佛歟

馮平字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傭作流轉至萬全山中遇翁嫗留治圃愛其勤苦以女贅之越數歲翁嫗言往塞外省長女四喜亦挈婦他適久而漸覺其爲狐耻與異類偶伺其獨立潛彎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躍直至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恨雖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以父母所命以禮結婚有夫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讐君君既見棄亦不敢強住聆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數刻乃蹶然逝四喜歸越數載病死無棺以殮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謁姑舅具述始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詈四喜無良狐女俛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詈

狐女瞋視曰父母嘗兒無不可者汝奈何對人之婦詈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在去後於四喜尸旁得白金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母貧困往往於盎中儣內無意得錢米蓋亦狐女所致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謂狐雖知禮不至此殆平字故擬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曰平字雖村叟而立心篤実平生無一字虚妄與之談訥訥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同上

盧觀察撝吉言茌平有夫婦相継死遺一子甫周歳兄嫂咸不顧恤餓将死忽一少婦排闥入抱兒於懐詈其兄嫂曰爾弟夫婦尸骨未寒汝等何忍心至此不如以兒付我猶可覓一生活處也挈兒而出莫知所終鄰里咸目睹之有知其事者曰其弟在日常昵一狐女意或不忘舊情来視遺孤乎是亦張四喜

Sodomie 豢、狎、[illegible]情

婦之亞也
烏魯木齊多狹斜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
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恒熒熒也冶蕩者
惟所欲爲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
某年少美風姿貲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
爲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白
閉門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僕
隸恒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
愧而投井死迪化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
鞫是獄雖司馬温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
是地雜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後來好色
勝登徒何郎甘爲風情死纔信劉王愛媚豬
即詠是事人之性癖有至於如此者乃知以
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即以情斷天下事亦
不盡其變也
張一科忘其何地人携妻就食塞外傭於西

僚

賣矣
妙之

商、西商昵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貲盡歸、一科、反寄食其家、妻厭薄之、詬誶使去、一科曰、微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可、妻一日持挺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曰、彼非愛我昵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責於我、此而不遣、留之何爲、一科益憤、竟抽刃殺之、先以百金贈西商、而後自首就獄、又一人忘其姓名、亦携妻出塗、妻病卒、困不能歸、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贈五十金、怪其太厚、固詰其由、西商密語曰、我與尔婦最相昵、尔不知也、尔婦無没、私以尔託我、我不忍負於死者、故資尔歸里、此人怒、擲於地、竟格鬭至訟庭、二事相去不一月、相國温公時鎮烏魯木齊、一日宴僚佐於秀野亭、座間論及前竹 山令陳題橋曰、一不以

貧富易交一不以死生負約是雖小人皆古道可風也公顰蹙曰古道誠然然張一科爲可風耶後殺妻者擬抵而讞語甚輕贈金者擬杖而不云枷示公沉思良久慨然曰皆非法也然人情之薄久矣有司如是上卸如是可也

嘉祥曾映華言一夕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場圃外忽旋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

情詩

互相牽曳且毆且詈尚能辨其一二語似爭朱陸異同也門戶之禍乃下徹黃泉乎

去去復去去悽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情一回首見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鉤昨爲樓上女簾下調鸚鵡今爲墻外人紅淚沾羅巾墻外與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決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

日欲晚決意投身返手裂衣湘裙裾泣寄藁砧
書可憐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
愛牽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箠不然死
君前終勝生棄捐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
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右見永樂大典題
日季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
末不知爲所自作如竇元妻詩爲時人代作
如焦仲卿妻詩也世無傳本余校勘四庫偶
見之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意殆可
泣鬼神令館吏録出一紙久而失去今于役
灤陽檢點舊帙忽於小篋內得之況湮數百
年終見於世豈非貞魂怨魄精貫三光有不
可磨滅者乎陸耳山副憲曰此詩次韓蘄王
孫女詩前彼在宋末則芳樹必宋人以例推
之想當然也

鬼禦盜

舅氏安公寔齋一夕就寢聞室外扣門聲問

之不荅視之無所見越數夕復然又數夕他室亦復然如是者十餘度亦無他故後村中獲一盜自云我曾入某家十餘次皆以人不睡而返問其日皆合始知鬼報盜警也故瑞不必爲祥妖不必爲災爲祥爲災各視乎其人

明永樂二年遷江南大姓寔幾輔始祖椒坡公自上元徙獻縣之景城後子孫繁衍析居崔莊在景城東三里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莊故皆稱崔莊紀舉其盛也而余族則自稱景城紀不忘本也椒坡公故宅在景城崔莊間兵燹久圯其址屬族叔槃菴家槃菴從余受經以乾隆丙子舉鄉試擬築室移居於是先一少公爲預題一聯曰當年始祖初遷地此日雲孫再造家後室不果築而姚安公以甲冑八月棄諸孤卜地惟是處吉因割

他田易諸桑菴而葬焉、前聯如公自識也、事
皆前定、豈不信哉

媵姬傳

侍姬沈氏、余字之曰明玕、其祖長洲人、流寓
河間、其父因家焉、生二女、姬其次也、神思朗
徹、殊不類小家女、常私語其姊曰、我不能爲
田家婦、爲門華族又必不以我爲婦、庶幾其
貴家媵乎、其母微聞之、竟如其志、性慧黠、平
生未常忤一人、初歸余時、拜見馬夫人、馬夫
人曰、聞汝自願爲人媵、媵亦殊不易爲、斂袵
對曰、惟不願爲媵、故媵難爲耳、既願爲媵、則
媵亦何難、故馬夫人始終愛之如嬌女、嘗語
余曰、女子當以四十以前死、人猶悼惜、青裾
白髮、作孤雛腐鼠、吾不願也、亦竟如其志、以
辛亥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僅三十、初僅識字、
隨余檢點圖籍、久遂粗知文義、亦能以淺語
成詩、臨終、以小照付其女、口誦一詩、請余書

之曰三十年來夢一塲遺容手付女收藏他
時話我生平事認取姑蘓沈五娘泊然而逝
方病劇時余以侍直
圓明園宿海淀槐西老屋一夕恍惚兩夢之
以爲結念所致耳既而知其是夕暈絶移二
時乃蘇語其母曰適夢至海淀寓所有大聲
如雷霆因而驚醒余憶是夕果壁上掛瓶繩
斷墮地始悟其生魂果至矣故題其遺照有

曰幾分相似幾分非可是香魂月下歸春夢
無痕時一瞥最関情處在依稀又曰到死春
蠶尚有絲離魂倩女不須疑一聲驚破梨花
夢恰記銅瓶墜地時即記此事也

謂

見聞之殊

相去數千里以燕趙之人談滇黔之俗而講
居是土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晩出
數十年以髫齔之子論耆舊之事而曰見其
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左丘明身

聳聽

爲魯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確有源委至唐中葉陸淳輩始持異論宋孫復以後閧然佐鬬諸説爭鳴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説可信何以異於是耶蓋漢儒之學務實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則不能聳聽不排舊説則不能出新義諸經訓詁皆可以口辯相爭惟春秋事迹釐然難於變亂於是謂左氏爲楚人爲七國初人爲秦人而身爲魯史親見聖人之説

揺既非身爲魯史親見聖人則傳中事迹皆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矣沿及宋季趙鵬飛作春秋經筌至不知成風爲僖母生母尚可與論名分定褒貶乎元程端學推波助瀾尤爲悍戾偶在五雲多處(即原心亭)檢校端學春秋解周編修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爲鴻寶一日與友人游泰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酅一事推闡至精夜夢一古粧女

待

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寔主東嶽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迹共姜俾隸太姬爲貴神今二千餘年矣非尔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鄫爲淫於紀季虛辭誣詆寔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鄫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娶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得年之媵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依憑而造此曖昧之謗耶尔再妄傳當斃尔舌命從神以骨朶擊之狂叫而醒遂燬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耽宋學乃作此言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論矣

楊令公祠在古北口內祀宋將楊業顧亭林昌平山水記據宋史謂業戰死長城北口當

在雲中非古北口也考王曾行程錄已云古
北口内有業祠蓋遼人重業之忠勇爲之立
廟遼人親與業戰曾奉使時距業僅數十年
豈均不知業没於何地宋史則元季托克托
所修（托古托舊作脫脫蓋譯音未審今從三史國語解）距業遠矣似
未可據後駁前也
余校勘秘籍凡四至
避暑山莊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

結縷草

子以春四時之勝胥覽焉每從舟至
文津閣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
塵境陰晴朝暮一態萬端雖一鳥一花亦皆
入画其尤異者沿坡帶谷草茸茸如綠罽高
不數寸齊如裁翦無一莖參差長短者苑丁
謂之規矩草出
宮牆纔數步即鬖髿滋蔓矣豈非 天生嘉卉
以待

宸遊哉

李又聃先生言有張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儔偶散步場圃間遇一士甚温雅各道姓名頗相款洽自云家住近村里巷無可共語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共至塾見童子方讀孝經問張曰此書有今文古文以何爲是張曰司馬貞言之詳矣近讀呂氏春秋見審微篇中引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國時人所見如是何處更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眞讀書人也自是屢至寺張欲報謁輒謝以貧無棲止夫婦賃住一破屋無地延客張亦遂止一夕忽問君畏鬼乎張曰人未離形之鬼鬼已離形之人耳雖未見之然覺無可畏其人愀然曰君既不畏我不欺君身即是鬼以生爲士族不能遂焰口爭錢米叨爲氣類求君一飯可乎張契分既深亦無疑懼即爲具

食且邀使數來考論圖籍殊有端委偶論太極無極之旨其人怫然曰千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六經所論皆人事即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事而言天道已爲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此爲謂君閏心古義故就君求食君所見乃如此乎拂衣竟起倏已影滅再於相遇處候之不復睹矣

余督學閩中時院吏言雍正中學使有一姬墮樓死不聞有他故以爲偶失足也久而有洩其事者曰姬本山東人年十四五嫁一窶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不離會歲飢不能自活其姑賣諸販鬻婦女者與其夫相抱泣徹夜齧臂爲誌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販鬻者潛隨至京師時於車中一覿面幼年怯懦懼遭訶詈不敢近相視

揮涕而已既入官媒家時時候於門側偶得一覩彼此約勿死冀天上人間終一相見也後聞爲學使所納因投身爲其幕友僕共至閨中然内外隔絶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日病死婦聞婢媪道其姓名籍貫形状年齒始知之時方坐筆捧樓上凝立良久忽對衆備言始末長號數聲奮身投下死學使諱言之故其事不傳然寔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

死于情之婦

曉嵐推勘情理用筆極其曲摯

夫其故有二一則措柱綱常寧死不辱此本乎禮教者也一則忍恥偷生苟延一息冀樂昌破鏡再得重圓至望絶勢窮然後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情感者也此女不死於販鬻之手不死於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殘得故夫凶問而後死誠爲太晚然其死志則久定矣特私愛纏緜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當死不死爲負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爲辜夫之

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誤則可矣必執春秋大義責不讀書之兒女豈與人爲善之道哉

壬申七月小集宋蒙泉家偶談狐事聶松岩曰貴族有一事君知之乎曩以鄉試在濟南聞有紀生者忘其爲壽光爲膠州也嘗暮遇女子獨行泥濘顛躓情之扶掖念此必狐女姑試與昵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狀因語之曰我識爾爾勿誑我然得婦如爾亦自佳人靜後可詣書齋勿在此相調徒多迂折女子笑而去夜半果至狎媟者數夕覺漸爲所惑因拒使勿來狐女怨詈不肯去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權在於男男求女女不願尚可以强暴得女求男男不願則心如寒鐵雖强暴亦無所用之況爾爲盜我精氣來非以情合我不爲負爾情爾閱人多矣難以節言

我亦不爲隳尓節始亂終棄君子所惡爲人言之不爲尓曹言之也尓何必戀戀於此徒爲無益孤女竟詞窮而去乃知一受蠱惑纏緜至死符籙不能驅遣者終由情欲牽連不能自割耳使泊然不動彼何所取而不去哉

法南埜又說一事曰里有惡少數人聞某氏荒冢有狐能化形媚人夜携罝罟布穴口果掩得二牝狐防其變幻急以錐刺其髀貫之

裸美人

以索操刃脅之曰尓果能化形爲人爲我輩行酒則貸尓命否則立磔尓二狐嗥叫跳擲如不解者惡少怒刺殺其一其一乃人語曰我無衣履即化形爲人成何狀耶又以刃擬頸乃宛轉成一好女子裸無寸縷衆大喜迭肆無禮復擁使侑觴而始終掣索不釋手狐妮妮軟語祈求解索甫一脫手已瞥然逝歸未到門遙見火光則數家皆焦土殺狐者一

又狐

女焚焉、知狐之相報也、狐不擾人、人乃擾狐、多行不義、其及也宜哉

田白岩說一事曰、某縉室少艾、爲狐所媚、劾治無驗、後有高行道士、檄神將縛至壇、責令供狀、僉聞狐語曰、我豫產也、偶撻婦、婦潛竄至此、與某昵、我銜之次骨、是以相報、某憶幼時果有此、然十餘年矣、道士曰、結恨既深、自宜即報、何遲遲至今、得無刺知此事、假借藉口耶、曰、彼前婦貞女也、懼干天罰、不敢近、此婦輕佻、乃得誘狎、因果相償、鬼神弗罪、師又何責焉、道士沉思良久曰、某昵爾婦幾日、曰、一年餘、爾昵此婦幾日、曰、三年餘、道士怒曰、報之過當、曲又在爾、不去且檄爾付雷部、狐乃服罪去、清遠先生曰、蒙泉之父此可見邪正之念、妖魅皆得知、報施之理、鬼神弗能奪也、

又狐

清遠先生亦說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

黠

長漸慧黠眉目亦漸秀媚因納爲妾頗有心
計摒擋井井米鹽瑣屑家人纖毫不敢欺欺
則必敗又善居積凡所販鬻來歲價必貴朱
以漸裕寵之專房一日忽謂朱曰君知我爲
誰朱笑曰尔顛耶因戲舉其小名曰尔非某
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爲某地某人婦生
子已七八歲我本狐女君九世前爲巨商我
爲司會計君遇我厚而我乾沒君三千餘金

冥謫墮狐身煉形數百年幸得成道然坐此
負累終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
事君計十餘年來所入足以敵所逋今尸解
去矣我去之後必現狐形君可付其僕埋之
彼必裂尸而取革君勿罪彼彼四世前爲餓
殍時我未成道曾啖其尸聽彼碎磔我庶冤
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長數寸出頂上
冉冉去其貌則別一人矣朱不忍而自埋之

卒爲此僕竊發剥賣其皮朱知爲𡿺業浩嘆而已

鬼揶揄

從孫樹畓言高川賀某家貧甚過除夕無以卒歳詣親串借貸無所得便沽酒歎之賀抑一無聊姑澆塊壘遂大醉而歸時已昏夜遇老翁負一囊蹩躠不進約賀爲肩至高川酬以僱値賀諾之其囊甚重賀私念方無度歳資若攘奪而逸龍鍾疲叟必不能追及遂盡力疾趁翁自後追呼不應狂奔七八里甫得至家掩門急入呼燈視之乃新斫楊木一段重三十餘斤方知爲鬼所弄殆其貪狡之性久爲鬼惡故乘其窘而侮之不然則來往者多何獨戲賀是時未見可欲尚未生盗心何已中途相待歟

酒客

樹畓又言埰莊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將斂矣忽蘇曰我病愈矣頃至冥司

黑豆擊妖

見貯酒巨甕三皆題張子儀封字其一已啟封尚存半甕是必皆我之食料須飲盡方死耳既而果愈復縱飲二十餘年一日謂所親曰我其將死乎昨又夢至冥司見三甕酒俱盡矣越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錄紀傳載李衛公食羊之説信有之乎

寶坻王孝廉錦堂言寶坻舊城圮壞水齧雨穿多成洞穴妖物遂窟宅其中後修城時毀其舊垣失所憑依遂散處空宅古寺四出祟人男女多為所媚忽來一道士教人取黑豆四十九粒持咒鍊七日以擊妖物應手死錦堂家多空屋遂為所據一僕婦亦為所媚以道人所煉豆擊之忽風聲大作似有多人喧呼曰太夫人被創死矣趨視見一巨蛇豆所傷處如銃礮鉛丸所中因問道士凡媚女者必男妖此蛇何呼太夫人道士曰此雌蛇也

屋既為妖窟矣不盡其屋而火之濃以脆懊其一端

噏与吸同

蛇之媚人其首尾皆可以噏精氣不必定相交接也旋有人但聞風聲卽似夢魘覺有吸其精者精卽涌溢則道士之言信矣又一人突見妖物豆在紙裹中猝不及解併紙擲之妖物亦負創遁又一人爲女妖所媚或授以豆躭其色美不肯擊竟以隕身夫妖物之爲祟事所恒有至一時羣聚而肆毒則非常之惡天道所不容矣此道士不先不後適以是時來或亦神所假手歟

假擾

褫音恥奪也又脫也

某侍郎夫人卒盍棺以後方陳祭祀忽一白鴿飛入幃尋視無睹假擾間烟焰自棺中涌出延爇累棟頃刻並焚聞其生時御下嚴凡買女奴成券入門後必引使長跪先告戒數百語謂之教導教導後卽褫衣反接撻百鞭謂之試刑或轉側或呼號撻彌甚撻至不言不動格格然如擊木石始謂之知畏然後驅

僕。交州陳宗伯夫人，先太夫人姨也，曾至其家，常目其僮僕婢媼行列進退，雖大將練兵，無如是之整齊也。又余常至一親串家，丈人行也，入其內室，見門左右懸二鞭，穗皆有血跡，柄皆光澤可鑑。聞其每將就寢，諸婢一一縛於榻，然後覆之以衾，防其私遁或自戕也。後死時，兩股疽潰露骨，一若杖痕。

刑部官藥屢多被毆後以傷風死，責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常刊秘方，以荊芥、黃蠟、魚鰾三味（魚鰾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炷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以內不得食雞肉。後其子慕堂登庚午賢書，人以為刊方之報也。

酉陽雜俎載骰子咒曰：伊帝彌帝彌揭羅帝，誦至十萬遍，則六子皆隨呼而轉。試之或驗或不驗。余謂此猶誦驢字治病耳，大抵精神

洶音胷洶洶水涌声
呶音鐃讙声詩小雅
載號載呶

所聚氣機應之飛機所感鬼神通之所謂至
誠則金石爲開也篤信之則誠誠則必動姑
識之則不誠不誠則不動凡持煉之術莫不
如是非獨此咒爲然矣

晉僕蘭樹言初至京師隨人住福清會館門
以外皆叢冢也一夜月黑聞洶洶喧呶聲哭
泣聲又有數人勸諭聲念此地無人是必鬼
鬬白門隙窃窺無所睹屏息諦聽移數刻乃

咒

邏音羅邏邏候探伺也游偵細作間諜
皆同

一人遷其婦柩誤取他家柩去婦故有夫葬
亦相近謂婦爲此人所切齒以此人婦相抵
婦不從而詬爭也會邏者鳴金過乃寂無聲
不知其作何究竟又不知此誤取之婦他年
合窆又作何究竟也然則謂鬼附主而不附
墓其不然乎

虞停有仙戸孫某善鳥銃所擊無不中嘗見
一黄鸝命取之孫啟曰取生者耶死者耶問

鉄丸銜擊安能預决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
之耳取生者則驚使飛而擊其翼命取生者
舉手鎗發黃鷂果墮視之一翼折矣其精巧
如此適一人能誦放生咒與約曰我誦咒三
遍爾百擊不中也試之果然後屢試之無不
驗然其詞鄙俚殆可笑噱不識何以能禁制
又凡所聞禁制諸咒其詞鄙俚大抵皆似此而
寔皆有驗均不測其所以然也

葯音約白芷

尫音汪僂也

下呑鉄藥方

鶻胃異物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奪俸者
數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鉄
釘醫以朴硝等葯攻之不下日漸尫弱後校
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鉄物方云剝新炭皮
研爲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鉄自下依方
試之果炭屑裹鉄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
也此書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收其全部余
領書局時屬王史亭排纂成帙蘇沈者蘇東

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講醫藥宋人集其所
論爲此書云

翦苛甫德州老醫也往來余家余幼時猶及
見之嘗其與先姚安公言常從平原詣海豐
夜行失道僕從皆迷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
有廢寺往投暫避寺門虛掩而門扉隱隱有
白粉大書字蔵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勿
住二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

蝎音曷蟲
噤音禁寒而口閉
醫、傳、奇怪

雨求神庇蔭雨止即行不敢久稽聞承塵板
上語曰感君有禮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柰
何君可就東壁坐西壁蝎窟恐遭其螫渴勿
飲簷溜恐有蛇涎飯後酸梨已熟可摘食也
毛髮植立噤不敢語雨稍止即惴遽拜謝出
如脫虎口焉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
矣而君得無恙且得其委曲告語蓋以禮自
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相感無不可以誠

動者雖異類無間也君非惟老於醫抑亦老
於涉世矣

宋蒙泉言新泰一書生赴省鄉試去濟南尚
半日程與數友乘涼早行黑闇中有二驢追
逐行互相先後不以爲意也稍辨色後知爲
二婦人既而審視乃一嫗年約五六十肥而
黑一少婦年約二十甚有姿首書生頻目之
少婦忽回顧失聲曰是幾兄耶生錯愕不知

浼亡辨切汙也
嫣音煙美貌

所對少婦曰我即某氏表妹也我家法中表
兄妹不相見故兄不識妹妹則嘗於簾隙窺
兄故相識也書生憶原有表妹嫁濟南因相
款語問早行何適曰昨與妹婿往問舅母疾
本擬即日返舅母有訟事浼妹婿入京不能
即歸妹早歸爲治裝也流目送盼情態嫣然
且微露十餘歲時一見相悅意書生心微動
至路岐邀至家具一飯欣然從之約同行者

佻音調輕薄不耐勞苦之貌

晚在某所候至鐘動不來次日亦無耗共往別處循岐路尋之得其驢於野田中鞍尚未解徧物色村落間絕無知此二婦者再詢訪得其表妹家則表妹沒已半年餘其爲鬼所惑怪所啖抑或爲盜所誘均不可知而此人遂長已矣此亦足爲少年佻薄者戒也時方可村在座言游秦隴時聞一事與此相類後有合窆於妻墓者啟壙則此人日在焉不知

一妻多主

男色、

地下雙魂作何相見焦氏易林曰兩夫共妻莫適爲雌若爲此事占矣戴東原亦在座曰後漢書倘有三夫共妻事君何見不廣耶余戲曰二君勿喧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獨忘之歟然彼皆不畏其夫者此鬼私藏少年不慮及後來之合窆未免縱欲忘患耳東原喟然曰縱欲忘患獨此鬼也哉

雜說稱孌童始黃帝錢詹事辛楣如此說辛楣能舉其書名今忘之

Impotenz 所謂交接不能

矣殆出依託比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賾僞
古文亦不足據逸周書稱美男破老殆指是
乎周禮有不男之訟註謂天閹不能御女者
然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
簡質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發乎情
欲之自然變蠱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紿或
勢劫利餌耳相傳某巨室喜狎狡童而患其
[illegible]悅拒乃多買端麗小兒未過十歲者與諸

Züchten der Urninge.

童媟戲時使執燭侍側種種淫狀久而見慣
視若當然過三數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
矣有所供養僧規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
禁檀越不爲然因其自願謦諸揪妓其過尚
輕若處心積慮蠱赤子之天眞則恐干神怒
某不能從後卒罹禍夫術取者造物所忌況
此乎而以術取哉
東光有王莽河即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

毋病涉焉外舅馬公周籙言雍正末有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姑大詬曰我七十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爾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不敢語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癡坐數日亦立槁不知其何許人但於其姑詈婦時知為姓張耳有著

捨兒救姑

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則棄兒是既兩世窮嫠止一綫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餘悔焉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洶湧少縱即逝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寧不耿耿耶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

育不育柰可知使姑死而見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為趨出恒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頌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其喙以為精義之學耶乃自冒衒竟黃泉貿貿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吾之所欲聞也

郭石洲言朱明經靜園與一狐友一日飲靜園家大醉睡花下醒而靜園問之曰吾聞貴族醉後多變形故以衾覆君而自守之君竟不變何也曰此視道力之淺深矣道力淺者能化形幻形耳故醉則變睡則變倉皇驚怖則變道力深者能脫形猶仙家之尸解已歸人道其本形矣何變之有靜園欲從之學道曰公不能也凡修道人易而物難人氣純物氣駁也成道物易而人難物心一人心雜

也鍊形者先鍊氣鍊氣者先鍊心所謂志氣之帥也心定則氣聚而形固心搖則氣渙而形萎廣成子之告黃帝乃道家之秘要非莊與寓言也深岩幽谷不見不聞惟凝神導引與天地陰陽往來消息閱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余乃止因憶丁卯同年某御史嘗問所昵伶人曰爾輩多矣爾獨擅場何也曰吾曹以其身爲女必併化其心爲女而後柔情媚

睩音六謹視貌

相如子虛賦云鄭女曼姬言鄭國美女容色曼澤

曼亡販切澤也

謔虛却切戲謔

拗於巧切折也心戾也

詘音屈枉曲也又辞塞也

態見者意消如男心一綫猶存則必有一綫不似女烏能爭蛾眉曼睩之寵哉若夫登場演劇爲貞女則正其心雖笑謔亦不失其貞爲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爲貴女則尊重其心雖微服而貴氣存爲賤女則斂抑其心雖盛粧而賤態在爲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遽色爲悍女則拗戾其心雖理詘無巽詞其他喜怒哀樂恩怨愛憎一一

設身處地不以爲戲而以爲眞人觀之竟如眞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種種女狀而不能有種種女心此我所以獨擅場也李玉與曰此語猥褻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事雖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詣極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而是事不詣極者心心在一藝其藝必工心心在一職其職必舉小而僚之丸扁之輪大而皐夔稷契之營四海其理一而已矣此與煉氣煉心之說可互相發明也

石洲又言一書生家有園亭夜雨獨坐忽一女子搴簾入自云家在墻外窺宋已久今日雨相就書生曰雨猛如是爾衣履不濡何也女詞窮自承爲狐問此間少年多矣何獨就我曰前緣問此緣誰所記載誰所管領又誰以告尔尔前生何人我前生何人其結緣以

囁嚅 上音之涉切下音如 囁嚅々々言也

何事在何代何年請道其詳狐倉卒不能對囁嚅久之曰子千百日不坐此今適坐此我見千百人不相悅獨見君相悅其爲前緣審矣請勿拒書生曰有前緣者必相悅吾方坐此乃適自來而吾漠然心不動則無緣審矣請勿留女趑趄間閃忽外呼曰婢子不解事何必定覓此木強人女子斂袖一揮滅燈而去或云是湯文正公少年事余謂狐魅豈敢近湯公當是會有此事附會于公耳

銃 音充 恐畫也

磤砲同 披敫切 以機發石爲攻城具

烏魯木齊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爲羣角利如刃稍其行以強壯者居前弱小者居後自前擊之則馳突奮觸銃礮不能禦雖百練健卒不能成列合圍也自後襲之則絕不反顧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隨之行止常有一爲首者失足落深澗羣牛俱隨之投入重疊殪焉又有野騾野馬亦作隊行而不

似野牛之悍暴見人輒奔其狀眞騾眞馬也惟被以鞍勒則伏不能起然時有背帶鞍花者鞍所磨傷之處創愈則毛作白色謂之鞍花又有蹄嵌蹄鉄者或曰山神之所乘莫測其故久而知爲家畜騾馬逸入山中久而化爲野物與之同羣耳騾肉肥脆可食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漢書西域傳所謂羱羊也食之與常羊無異又有野猪猛鷙亞於野牛毛革至堅鎗矢弗

能入其牙銛于利刃馬足觸之皆中斷吉木薩山中有老猪其巨如牛人近之輒被傷常率其族數百夜出暴禾稼參領額尔赫圖牽七犬入山獵猝與遇七犬立爲所噬復厲齒向人鞭馬狂奔乃免余擬植木爲柵伏巨礮其中伺其出擊之或曰儻擊不中則其牙撥柵如拉朽柵中人危矣余乃止又有野駝止一峯臠之極脆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紫駝之

銛音暹函廉又利也

猝蒼沒切倉遽也今作卒

相地術

綫音先縷也

峯出翠釜當即指此今人以覆釜之一訛爲八珍之一失其實矣

景城之北有橫岡裴陀形家謂余家祖塋之來龍其地屬黃氏明末黃氏妬余族之盛建眞武祠於上以厭勝之崇禎壬午兵燹余家不絶如綫後祠漸圮余族乃漸振祠圮盡而復盛焉其地今鬻於從姪信夫時鄉中故老已稀不知舊事誤建一土神祠於上又稍稍

桂

不過余知之悉屬信夫遷去始爰相地之說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余謂劉向校書已列此術爲一家安得謂之全無但地師所學不必精又或緣以爲姦利所言尤不足據不宜溺信之耳若其鑿然有驗者固未可誣也

象經始見庾開府集然所言與今法不相符太平廣記載棋子爲怪事所言畧近今法而亦不同北人喜爲此戲或有耽之忘寢食者

景城眞武祠未圮時中一道士酷好此因共以棋道士呼之其本姓名乃轉隱一日從兄方洲入所居見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其外出坐以相待忽聞窓外喘息聲視之乃二人四手相持共奪一子力竭並踣也癖嗜乃至於此南人則多嗜弈亦頗有廢時失事者從兄坦居言丁卯鄉試見場中有二士圓號板爲局拾碎炭爲黑子剔碎石灰塊爲白子對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閒遣日原不妨偶一爲之以此爲得失喜怒則可以不必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荆公詩曰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二公皆有勝心者迹其生平未能自踐此言然其言則可深思矣辛卯冬有以八仙對奕圖求題者畫爲韓湘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鐵拐李枕一壺盧睡余爲題曰十八年來闘宦途

撕　鐸

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纔踏春明路又看仙
人對奕圖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
心那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深今老
矣自述生平亦未能踐斯言蓋言則易耳
明天啟中西洋人艾儒畧作西學凡一卷言
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勒鐸理加者
文科也斐錄所費啞者理科也黙第濟納者
醫科也勒斯義者法科也加諾搦斯者教科

基督教及西洋學制

陡祿日亞

也陡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
抵從文入理而理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
學理科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皆其
事業道科則彼法中所謂盡性至命之極也
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要以明體達用爲
功與儒學次序畧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
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詰是所以
爲異學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

祆音軒胡神名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

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即於義寧坊勅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叢語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縣有者准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鬼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建國烏滸河中有火祆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來祠內無像於大屋下作小廬舍向

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鎮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即所謂波斯天主即所謂祆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碑可據又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是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阿憐切註爲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

獠　郭璞曰今江東呼獦為獠

膜　音莫一音模胡人拜為南膜

國有火祆祠或傳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久亦不始于唐岳珂桯史記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號白番人本古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制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聱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神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祆教至宋

縊鬼

之未年尚由賈船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詭爲亘古未有之儒者既援唐碑以自證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當時無一人援据古事以抉源流蓋明自萬曆以後儒者早年攻八比晚年講心學即盡一生之能事故徵寔之學全荒也

田氏姊言趙莊一佃戶夫婦甚相得一日婦徵聞夫有外遇未確也婦故柔婉亦不甚詰但戲語其夫不愛我而愛彼吾且縊矣次日饁田間遇一巫能視鬼見之駭曰爾身後有一縊鬼何也乃知一語之戲鬼已聞之矣夫橫亡者必求代不知陰律何所取殆惡其輕生使不得速入轉輪且使世人聞之不敢輕生歟然而又啟鬼闞之漸併聞有縊鬼誘人自裁者故天下無無弊之法雖神道無如何也

戈荔田言有媍爲姑所虐自縊死其室因廢不居用以貯雜物後其翁納一妾更得於姑翁又愛而陰助之家人喜其遇敵也又陰助之姑嘗遁無計亦恚而自縊家無隙所乃潛詣是室甫啟鑰見媍披髮吐舌當戶立姑故剛悍了不畏但語曰尓勿爲厲吾今還尓命媍不荅徑前撲之陰風颯然倏已昏仆僕家人尋視扶救得蘇自道所見衆相勸慰得不死夜夢其媍曰姑死我當得代然子媍無讐姑理尤無以姑爲代埋是以拒姑返幽室況淪慘苦萬狀姑慎勿蹈此轍也姑哭而醒愧悔不自容乃大集僧徒爲作道場七日戈傳齋曰此媍此念自足生天可無煩追薦也此言長允然傳齋荔田俱不肯道其姓氏余有嗛焉

姚安公言覇州有老儒古君子也一鄉推祭

又縊鬼

嗛古謙字歉也音歉猿猴領貯食也又与慊同不滿之意

抗音康拒也

尼止也

酒家忽有狐祟老儒在家則寂然老儒出則撼窗扉毀器物擲汚穢無所不至老儒緣是不敢出閉戶修省而已時蘄州諸生以河工事懟州牧期會於學宮將以老儒列牒首老儒以狐祟不至乃別推一王生瑞後王生坐聚衆抗官伏法老儒得免焉此獄興而狐去乃知爲尼其行也是故小人纖瑞小人而有瑞天所以厚其毒君子無妖君子而有妖天

畫猿目光

虺音毁蛇屬

所以示之警

前母安太夫人家有小書室寢是室者中夜開目見壁上恍惚有火光如燃香狀諦視則無火而光漸大聞人聲乃徐徐隱後數歲諦視之竟不隱乃壁上懸一畫猿光自猿目中出也僉曰此畫寶矣外祖安公（諱國維俠其字號今安氏零落殆盡無可問矣）曰是妖也何寶之有爲虺弗摧爲蛇奈何不知後日作何變怪矣舉火焚之亦

掊音裒擊也以手把土也

無他異

節媪家在西山中言其鄰子在深谷樵采忽見虎至上高樹避之虎至昂首作人語曰爾在此耶不識我矣我今墮落作此形亦不願爾識也俛首嗚咽良久旣而以爪掊地曰悔不及矣長號數聲奮然掉首去

楊槐亭言郎署有人往勞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後門門外繚以短墻為菜圃時日已薄暮開戶納凉見墻頭一靚粧女子眉目姣好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視間聞墻外衆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於樹而首閣於墻上乃知蛇妖幻形將誘而吸其血也倉皇閉戶亦不知其幾時去設近之則危矣

琴工錢生言（錢生常客裘文達公家日相狎習而忘問名字鄉里）其鄉有人家酷貧傭作所得悉以與其寡嫂嫂覓以節終一日在燭下撚紵綫見窗隙一人面

其小如錢目烱烱內視急探手攫得之乃一玉孩長四寸許製作工巧土蝕斑然鄉僻無售者僅於質庫得錢四千質庫置櫝中越日失去深懼其來贖此人聞之曰此本怪物吾偶攫得豈可復脅取人財具述本末還其質劵質庫感之常呼令傭作倍酬其直且歲時周恤之竟以小康裘文達公曰此天以報其友愛也不然何在其家不化去到質庫始失

鍥乞吉切刻也一音契

哉至慨還質劵尤人情所難然此人之緒餘耳世未有鍥薄刻覈而友于兄弟者亦未有友于兄弟而鍥薄刻覈者也

王慶垞一嫗恒為走無常（即滦陽消夏錄所記見送婦再醮之魂者）有貴家姬問之曰吾輩為妾媵是何因果曰其律小善惡相抵大善惡則不相掩姬等皆積有小善業故今生得入富貴家又兼有惡業故使有一綫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

業則惡業已償善業相續來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惡業則善業已銷惡業又續來生恐不可問矣然增修善業非燒香拜佛之謂也孝親敬嫡和睦家庭乃眞善業耳一姬又問有子無子是必前定祈一檢問如冥籍不註吾不更作癡夢矣曰此不必檢但常作有子事雖註無子亦改註有子若常作無子事雖註有子亦改註無子也先外祖雪峰張公爲玉虞埕曹氏壻平生嚴正最惡六婆觀時時引與語曰此輩所言雖未必皆是然從不勸婦女布施供佛是可取也

翰林院供事茹某言（忘其名似是謝與）嘗訪友至部郎儀主人未歸暫寓城隍祠適有賣瓜者息擔橫卧神座前一賣線叟寓祠內語之曰爾勿若是神有靈也賣瓜者曰神豈在此破屋內叟曰在也吾常夜起納涼聞殿中有人聲

躡足潛聽則有狐陳訴於神前大意謂鄰家狐媚一少年死未絕之頃伺欲取其精其家憤甚伏獵者以銃矢攻之狐駭現形奔衆譟隨其後狐不投已穴而投里許外一鄰穴衆布網穴外爇以火闔穴皆殪而此狐反乘隙遁故訟其嫁禍城隍曰彼殺人而汝受禍訟之宜也然汝子孫亦有媚人者乎良久應曰亦有亦曾殺人乎又良久應曰或亦有殺幾人乎狐不應城隍怒命批其頰乃應曰寡數十人城隍曰殺數十命償以數十命適相當矣此怨魄所憑假手此狐也爾何訟焉命檢籍示之狐乃泣去爾安得謂神不在乎乃知禍不虛生雖無妄之災亦必自有所致之但就事論事者不能一一知其故耳

淩倒景

汪主事康谷言有在西湖扶乩者降壇詩曰我游天目還騎鶴看龍井夕陽没半輪斜照

前案主張

孤飛影飄然一片雲掠過千峯頂未及題名一客筠議曰夕陽半沒乃是反照司馬相如所謂凌倒景也何得云斜照此忽震撼久之若有怒者大書曰小兒無禮遂不再動余謂客論殊有理此仙何太護前獨不聞古有一字師乎

俞君祖言向在姚撫軍署居一小室每燈前月下睡欲醒時恍惚見人影在几旁開目則無睹自疑目眩然不應夜夜目眩也後偶匿以伺之乃一粗婢冉冉出壁角側聽良久乃敢稍移步入暑轉則已縮入矣乃悟幽魂滯此不能去又畏人不敢近意亦良苦因私計彼幷爲祟何必逼近使不安不如移出纔一舉念已彷彿見其遙拜可見人心一動鬼神皆知十目十手豈不然乎次日遂託故移出後在余幕中乃言其寔曰不欲驚怖主人也

涵中未志
瀋音紙深也

余曰君一生慎密然殊未了此兒事後求必有居者貸其一二拜矣

族姪肇先言曩中涵叔官旌德時有掘地遇古冢者棺骸俱爲灰土惟一心存血色猶赤懼而投諸水有石方尺餘尚辨字迹中涵叔聞而取觀鄉民懼爲累碎而沉之諱言無是事乃里巷訛傳中涵叔罷官後始購得錄本其文曰自壁有瑕黄泉蒙恥魂斷水濱骨埋山趾我作誓詞祝鑑壙底千百年後有人發此爾不貞耶消爲泥滓爾黨衛冤心終不死未題壬申三月浙右翁爲第五女作瘞其女冤死以此代誌觀心仍不朽知受枉爲真然翁無姓名女無夫族歲月無年號不知爲誰無從考其始末遂令奇迹不彰其可惜也夫

詩文不言康熙末年謄古器李鷺汀其父執也善六壬惟晨起自占一課而不肯爲人卜

卜者

日多洩未來神所惡也有以康節比之者曰
吾纔得六七分耳嘗占得某日當有仙人扶
竹杖來飲酒題詩而去焚香候之乃有人携
一瓢竹純陽像求售側倚一貯酒壺盧上刻
朝遊北海一詩也康節安有此失乎年五十
餘無子惟畜一妾　日詡父造訪聞其妾泣
且祭語曰此何事而以戲人其試我乎又聞
鷺汀力辨曰此眞寔語非戲也詡父叩反目

之故鷺汀曰事殊大奇今日占課有二客求
市古器一其前世夫尙有一夕緣一其後夫
結好當在半年內併我爲三生在一堂矣吾
以語彼彼遽恚怒數定無可移我不泣而彼
泣我不諱而彼諱之豈非癡女子哉越半載
鷺汀果死妾鬻於一翰林家嫡不能容過一
夕即遣出再鬻於一中書舍人家乃相安云
扉雪崖初婚日夢至一處見靑衣高髻女子

箋篌入夢

摂 酒

旁一人指曰此汝婦也醒而惡之後再婚殷
氏宛然夢中之人故叢碧山房集中有悼亡
詩曰漫說前因與後因恨前業果定誰眞與
君琴瑟初諧日怪煞箋篌入夢人記此事也
按箋篌入夢凡二事其一爲仙傳拾遺載薛
肇攝崔長源女見昌眞其一爲逸史載盧二
舅攝柳氏女見李生皆以人未婚之妻作伎
侑酒殊太惡作劇近時所聞呂道士等亦有

畫琴如椿尼

幻術甚乎哉

此術語詳灤陽消夏錄　葉旅亭言其祖猶及見劉石
渠一日夜飲有契友迫之召仙女石渠命掃
一室戶懸竹簾燃雙炬於簾外衆皆移席坐院
中而自禹步持咒取界尺拍案一聲簾內果
一女子亭亭立友視之乃其妾也奮起欲毆
石渠急拍界尺一聲見火光蜿蜒如掣電已
穿簾去矣笑語友曰相交二十年豈有眞以
君妾爲戲者適攝狐女幻形激君一怒爲笑

瞀音茂目不明也又思念乱也

耳友急歸視妾方刺繡未輟也如是爲戲無
乎在不即不離間矣余因思李少君致李夫
人但使遠觀而不使相近恐亦是攝召精魅
作是幻形也
費長房劾治百鬼乃後失其符爲鬼所殺明
崇儼卒剚刃陷胸莫測所自人亦謂役鬼太
苦鬼刺之也恃術者終以術敗蓋多有之劉
香畹言有僧善禁咒爲狐誘至曠野千百爲
羣嘷叫搏噬僧運金杵擊踣人形一老狐乃
潰圍出後遇於途老狐投地膜拜曰曩蒙不
殺深自懺悔今願皈依受五戒僧欲摩其頂
忽擲一物冪僧面遁形而去其物非帛非革
色如琥珀黏若漆牢不可脫瞀悶不可忍使
人奮力揭去則面皮盡剝瘡痏殆絶後痂落
無復人狀矣又一游僧榜門曰驅狐亦有狐
來誘僧識爲魅擲鉢誦梵咒人狐駭而逃自月

後有媪叩門言家近墟墓日爲狐擾乞往禁治僧出小鏡照之灼然人也因隨往媪導至堤畔忽攫其囊擲河中符籙法物盡隨水去媪亦奔匿秫田中不可蹤跡方懊惱間瓦礫飛擊面目俱敗幸賴咒自衛狐不能近狼狽而歸次日愧遁去乃知媪即土人其女與狐暱因其女賂以金使盜其符耳此皆術足以勝狐卒爲狐算狐有餘而僧無備狐有黨而僧無助也況術不足勝而輕與妖物角乎

卜者

舅氏五占安公言留福莊木匠某從卜者問婚姻卜者戲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將死其妻數合嫁汝急往訪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問某甲居何處其人問訪之何爲匠以寔告不虞此人即某甲也聞之恚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

允當也 音隕
格來也至也

後踰垣遁是人竊主人匿室內欲入搜毛人不允互相格鬪竟殺主人論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則均未及問也後年餘有嫗同一男一婦過獻縣云叔及寡嫂也嫗暴卒無以殮叔乃議嫁其嫂嫂無計亦曲從匠尚未娶衆爲媒合焉後詢其故夫正某甲也異哉卜者不戲匠不往匠不往無從與某甲鬪無從與某甲鬪則主人不死主人不死則某甲不論抵某甲不論抵此婦無由嫁此匠也乃無故生波卒輾轉相牽終成配偶豈非數使然哉又聞京師西四牌樓有卜者日設肆於衢雍正庚戌閏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橫死相距一兩日耳自揣無死法而爻象甚明乃於是日鍵戶不出觀何由橫死不虞忽地震屋圯壓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設肆通衢中烏由覆壓是亦數不可逃使轉以先知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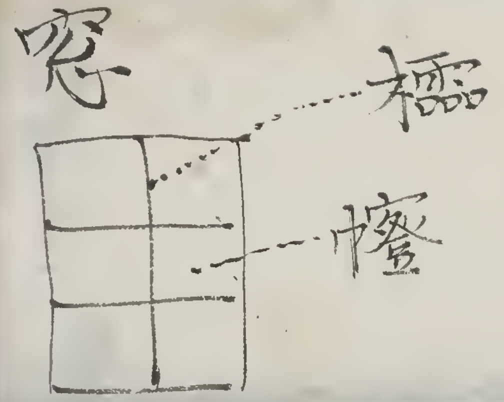
牌

幀 幀同音諍幅張 畫繪

櫺音槈

宛 於表切宛然猶依然

畫士張無念寓京師櫻桃斜街書齋以巨幅闊紙為窗不著一櫺取其明也每月明之夕必有一女子全影在窗心啟戶視之無所睹而影則如故以不為禍祟亦姑聽之一夕諦視覺體態生動宛然入畫戲以筆四圍鉤之自是不復見而牆頭時有一女子露面下窺忽悟此鬼欲寫照前使我見其形今使我見其貌也與語不應注視之亦不羞避良久



乃隱因補寫眉目衣紋作一仕女圖夜聞窗外語曰我名亭亭再問之已寂乃併題於幀上後為一知府買去或曰是李岫或曰狐也非鬼也於事理為近或曰本無是事無念神其說耳是亦不可知然香魂才鬼恆欲留名於後世由今溯古結習相同固亦理所宜有也

姚安公官刑部江蘇司郎中時西城移送一案乃少年強污幼女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

擷 胡結切 取也

蓋是少年遊西頂歸見是女擷菜圃中因相
逼脅邏卒聞女號呼聲就執之訊未竟兩家
父母俱投詞乃其求婚妻不相知而誤犯也
於律未婚妻和姦者條强姦無條方擬議間
女供亦復改移稱但調謔而已乃薄責而遣
之或曰是女之父母受重賂女亦愛此子丰
姿家且富故造此虛詞以解紛姚安公曰是
未可知然事止婚姻與賄和人命究涉地下

強奸

者不同其姦未成無可驗其賄無據難以質
女子允矣父母從矣媒保有確證鄰里無異
議矣兩造之詞亦無一毫之牴牾矣君子可
欺以其方不能橫加鍛鍊入一童子遠戍也
某公夏日退朝攜婢於靜室晝寢會閽者啟
事問主人安在一僮故與閽者戲漫應曰主
人方擁爾婦睡某所婦適至前怒而詬詈主
人出問咎逐此僮越三四年閽者婦死會此

鐘怪

圞音盧官切團圞圓也

錚

婢以抵觸失寵主人惡前語竟以配闇者事後憶及乃浩然嘆曰豈偶然歟

文水李華廷言去其家百里一廢寺云有魅無敢居者有販羊者十餘人避雨宿其中夜闇鳴鳴聲闇中見一物擁腫團圞不辨面目蹣跚而來行甚遲重衆皆無賴少年殊不恐怖共以破磚擲擊中聲錚然漸縮退欲卻覺其無能噪而追之至寺門壞牆側屹然不動逼視乃一破鐘内多碎骨意其所食也次日告土人冶以鑄器自此怪絕此物之鈍極矣而亦出嬲人卒自碎其質殆見夫善幻之怪有爲祟者從而效之也余家一婢滄州山果莊人也言是莊故盜藪有人見盜之獲利亦從之行捕者急他盜格鬭跳免而此人就執伏法焉其亦此鐘之類也夫

狐友

噪音騷群呼

舅氏安公介然言有柳某者與一狐友甚昵

籙音六圖書一曰籠

慫慂音縱勇從臾勸也

誶音歲誚也

柳故貧狐恒周其衣食又負巨室錢欲質其女狐爲盜其務事乃已時來其家妻子皆與相問荅但惟柳見其形耳狐媚一富室女符籙不能遣募能劾治者予百金柳夫婦素知其事婦利多金慫慂柳伺隙殺狐柳以負心爲歉婦誶曰彼能媚某家女不能媚汝女耶非以五金爲汝女製冬衣其意葸有在此患不可不除也柳乃陰市砒霜沽酒以待狐已知之會柳與鄉鄰數人坐狐於簷際呼柳名先飲相契之深次陳相周之久次乃一一發其陰謀曰吾非不能爲爾禍然周旋已久寧忍便作寇讎又以布一疋綿一束自簷擲下曰昨爾幼兒號寒吾許爲作被不可失信於孺子也衆意不平咸誚讓柳狐曰交不擇人亦吾之過世情如是亦何足深尤吾姑使鄉之耳太息而去柳自是不齒於鄉黨亦無肯

挈乞結切提挈也

縊壹計切又於豉切
自縊也

鬼唱

晉濟升斗者孳孳家夜遁竟莫知所終

舅氏張公夢徵言滄州佟氏園未廢時三面環水林木翳如遊賞者恒借以宴會守園人每聞夜中鬼唱曰樹頭兒青青花朵兒層層看不分明中間有個佳人影只望見盤金衫子裙是水紋綾如是者數載後一妓為座客毆辱恚而自縊于樹其衣色一如所唱莫喻其故或曰此縊鬼候代先知其來代之人故喜而歌也

青縣一農家病不能力作餓將殆欲鬻婦以圖兩活婦曰我去君何以自存且金盡仍餓死不如留我侍君庶飲食醫藥得以檢點或可冀重生我寧娼耳後十餘載婦病垂死絕而復蘇曰頃恍惚至冥司吏言娼女當墮為雀鴿以我一念不忘夫猶可生人道也

侍姬郭氏其父大同人流寓天津生時其母

娼從身

瘵音債帶瘵

夢驚端午彩符者貴得一枝因以爲名年十
三歸余生數子皆不育惟一女適德州盧蔭
文暉吉觀察子也暉吉善星命嘗推其命壽
不能四十果三十七而卒余在西域時姬已
病瘵祈籤關帝問何能相見否得一籤曰喜
鵲簷前報好音知君千里有歸心繡幃重結
鴛鴦帶葉落霜彫寒色侵謂余即當以秋冬
歸意甚喜時門人郭二田在寓聞之曰見則

颭音職 剗切 風吹浪動也

裳 下裳

必見然末句非吉語也後余辛卯六月還姬
病良已至九月忽轉劇日漸沉綿遂以不起
歿後曬其遺篋余感賦二詩曰風花還點舊
羅衣惆悵酴醿片片飛恰記香山居士語春
隨樊素一時歸姬以三月三十日亡恰送春之期也百摺湘裙
颭畫欄臨風還憶步珊珊明知神識曾先逝
終惜芙蓉不耐寒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寒山子詩也即用
籤中意也

論八字者祖李虛中然昌黎作虛中墓誌稱
其推命用年月日而不用時其法當與今迥
異論五星者祖張果其所傳果老五星一書
唐書宋史二藝文志皆不著錄詞亦鄙俚殊
不類唐人殆出依託然杜牧集有自撰墓誌
曰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疾厄
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
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

週 音周迴也

欵 音寬敬也誠也

確 音角堅固也

德大君子無虞也余曰湖守不週歲遷舍人
木還福於角足矣火土還死於角宜哉其法
乃全與今同是五星之說原始於唐特附會
於張果耳疑虛中推命亦以八字或昌黎畧
其詞或韓文傳寫漏一字觀方崧卿舉正朱
子考異韓文訛脫原多也

霍叅仲言一舊家壁懸仙女騎鹿圖欵題趙
仲穆不知確否也仲穆名雍松雪之子也每室中無人

燈戲 Kaleidoskop.

則画中人緣壁而行如蹬戲之狀一曰預繫長繩於軸首伏入伺之俟其行稍遠急掣軸出遂附形於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漸淡俄而漸無越半日而全隱疑其消散矣余嘗謂画無形質亦無精氣通靈幻化似未必然古書所謂画妖疑皆有物憑之耳後見林登博物志載北魏元兆捕得雲門黃花寺画妖兆詰之曰爾本虛空画之所作奈何有此妖形画妖對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況所画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之所以有感感而幻化臣寔有罪云云其言似亦近理也

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與一狐友一日狐倉皇來曰家有妖祟擬借君墳園棲眷屬怪問聞狐祟人不聞有物更祟狐是何魅歟曰天狐也變化通神不可思議鬼出電入不可端倪

端倪莊子不知端倪注云端山崴顛倪水涯

其祟人人不及防或祟狐狐亦弗能睹也問
同類何不相惜歟曰人與人同類強凌弱智
給愚寧相惜乎魅復遇魅此事殊奇天下之
勢輾轉相勝天下之巧層出不窮千變萬化
豈一端所可盡乎

槐西雜志

E 40
22

2止
槐西雜志
第三－四巻

槐西雜志

利

川上文庫

槐西雜志卷三

觀弈道人筆記

丁卯同年郭彤綸戊辰上公車宿新中驛旅舍燈下獨坐吟哦聞窗外語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詩請教出視無所睹至西壁拂塵尋視有旅邸卧病詩八句詞甚悽楚而鄙俚不甚成句豈好挤壁人死尚結習未忘耶抑欲彤綸傳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於是冀家

東京大學圖書之印
0004323317

仳音否仳離別也詩王風有女仳離

孿閭員生患二反一乳兩子也又變也双生者也

礪音例砥石也

革急也变也

喃音男多言也

人歸其骨也。

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卺即不同榻後竟仳離第二妻子必孿生惡其提携之煩乳哺之不足乃求藥使斷產誤信一王媼言吞礪石爲末服之石結聚腸胃死後遇病革時口喃喃如與人辯稍蘇私語其第三妻曰吾出初妻時吾父母已受人聘約日迎娶妻尚未知吾先一夕引與狎妻以爲意轉欣然

嚥音宴吞也

一狂疷

相就五更尚擁被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嘗同寢告後夫吾母兄亦皆云爾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詬竟鬱鬱卒繼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捶使嚥盡爾後懼爲厲又賄巫斬殃今並恍惚見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王成性乖僻方與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與嬉笑或方鞭時忽引起與嬉笑既而曰可補鞭矣仍叱使伏受鞭

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數次妻畏之如虎喜時不敢不強歡怒時不敢不順受也一日泣訴先太夫人呼成問故成跪啟曰始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覺其可愛忽覺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無人理殆佛氏所謂夙寃耶慮其妻或輕生並遣之去後聞成病死其妻竟著紅衫矣夫爲妻綱天之經也然尊究不及君親究不及父故妻又訓齊有敬體之義焉則其相與宜各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被殺也罪止太保其第一妻既已被出而受醜則恩義已絕不當更以夫婦論値誘汚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償也宜矣王成醜暴然未致婦于死也一旦居其室則一日爲所天殺不制服反而從吉是悖理亂常也其受虐固無足憫焉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

陡當口切音斗峻也頓也
戧
篙音高刺船竿也
鑿鑿精貌

浪陡作舵師失措巳敧人欲沉衆皆相抱哭
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篷索折戧
飛行直抵壻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
爲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女
日日船頭持篙櫓不能責以必爲宋伯姬也
又聞吾鄉有熊氏女不記何縣人巳受聘矣
有謀爲媵者中以蜚語壻家欲離婚女訟於
官而謀者陷穽巳深非惟證佐鑿鑿且有自

倩音清假借使人也
超出圍線極妙

承爲所歡者女見事急竟倩鄰媪導至壻家
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貞有明證也見
與其獻醜於官媒仍爲所誣不如獻醜於毋
前遂闔戶弛服請姑驗訖立解此較操舟之
新婦更越禮矣然危急存亡之時有不得不
如是者論學家動以一死責人非通論也
楊雨亭言勞山深處有人兀坐木石間身巳
與木石同色矣然呼吸不絕目烱烱尚能視

此嬰兒鍊成而閉不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鬼之逍遥矣大抵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訣逢指授不得眞傳而妄意冲舉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驗也或曰以刃破其頂當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詞談何容易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竈神若門神若井神若厠神若中霤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識天下一竈神歟一城一鄕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鄕一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祠今未見何地有專祠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天下竈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爲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竈

擣知見病衞
了鳥門鎖也

神之問職者何所歸竈神之祈禱者何自來汨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然而遇竈神者乃時有之余小時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司爨嫗好以穢物擣入竈夜夢烏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頰腫成癰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輒入喉嘔噦欲死立誓虔禱乃愈是又何說歟或曰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憑之祀在則神在祀廢則神廢不必一一帝所命也是或然矣

孫叶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鳥（了鳥門上鐵繫也李義山詩作此二字）丁東聲問爲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非魅鄰女欲有所白也先生曰誰呼汝爲鬼魅而先辨非鬼非魅也非欲蓋彌彰乎再聽之寂無聲矣

崔崇圻汾陽人以賣絲爲業往來於上谷雲

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曾偶有怨言祟呼恚憤以刃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絶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爲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爲棺斂費奄奄待盡而已有醫縫其腸納之腹中敷藥結痂竟以漸愈惟遺矢從又傷處出穀道閉矣後

胥 私呂切

僞肛

貧甚至鬻其妻舊其貫絲者憐之各贈以絲俾撚線自給漸以小康復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間年七十乃終其鄉人劉炳爲作傳曹受之侍御錄以示余因撮記其大畧夫販鬻爽貸常事也以十餘金而自戕祟呼可謂輕生矣然其本志則以本無豪髮私而其迹有似於乾沒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矣瀕死之頃對衆明告里胥使

官府無可疑切囑其妻使眷屬無可訟用心不尤忠厚歟當死不死自有天道焉事似異而非異也

文安王丈紫府言霸州一宦家娶婦甫却扇新壻失聲狂奔出衆追問故曰新婦青面赤髮狀如奇鬼吾怖而走婦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强使復入所見如前父母迫之歸房竟伺隙自縊既未成禮女親當歸殯賀者尚滿堂其父引之婦拜諸客曰小女誠醜然何至無人致死哉幽怪錄載盧生娶崔氏女事亦同於此但壻未死耳此殆夙冤不可以常理論也自講學家言之則必曰是行心疾神虛目眩耳

李主事再瀛漢三制府之孫也在禮部時爲余屬氣宇朗澈余期以遠到乃新婚未幾遽夭天年聞其親迎時新婦拜神幄中鏡忽墮

租
忸怩慙也

地裂爲二已訝不祥既而鬼聲啾啾徹夜不息蓋衰氣之所感先兆之矣

選人某在虎坊橋租一宅或曰中有狐然不爲患入居者祭之則安某性齒不從亦無他異既而納一妾初至日獨坐房中聞窗外簾隙有數十人悄語品評其妍媸忸怩不敢舉首既而滅燭就寢滿室吃吃作笑聲吃吃咲不止咲飛燕外傳或作嗤嗤非也又有作啞啞者蓋據毛亨詩傳然毛傳啞啞乃笑貌非笑聲也稍一動作輒高唱其所爲如是數夕不止訴於正乙真人其法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於人無損譬互相戲謔未釀事端即非王法之所禁豈可以猥褻細事瀆及明神某不得已設酒餚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曰今乃知應酬之禮不可廢

王符九言鳳皇店民家有兒持其母履戲遺後圃花架下爲其父所拾婦大遭詬詰無以

繯音鉉繫也

自明擬就縊忽其家孤祟大作婦女近身之物多被盜擲於他處半月餘乃止遺履之疑遂不辯而釋若陰爲此婦解結者莫喻其故或曰其姑性嚴厲有婢私孕懼將投繯婦竊後園鑰縱之逃有是陰功故神遣狐救之歟或又曰既爲神佑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無迹乎符九曰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爲然

胡太虛撫軍能視鬼云嘗以葺屋巡視諸僕家諸室皆有鬼出入惟一室闃然問之曰某所居也然此僕蠢蠢無寸長其婦亦常奴耳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烈婦或激於一時節婦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飲冰茹蘗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聞一視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來凡閨房媟狎必諸鬼聚觀指點嬉笑但人不見不

問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婦節婦即孝婦賢婦也與胡公所言若重規疊矩矣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凉忽聞屋上有詬聲急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鬭墮厲聲問曰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共一壻有是禮耶士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嚅曰僕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模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仍糾結而去蘇味道摸稜誠自全之善計也然以推諉僨事獲譴者亦在在有之蓋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恒併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爲者而亦不爲往往坐失事機留爲禍本決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見誚於狐其小焉者耳

濟南朱青雷言其鄉民家一少年與鄰女相悅時相窺也久而微露盜香迹女父疑焉夜

伏墻上左右顧視兩家陰伺其往來乃見女
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女衣飾形貌
皆無異始知男女皆為狐媚也此真黎邱之
伎矣青雷曰以我所見好事者當為媒合亦
一佳話然聞兩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驅狐
時方束裝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
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
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
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弗敢先也惟于某抱
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
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
義歟余曰此義易明銅山西崩洛鍾東應不
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針磁石引針不
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
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

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岐爲四肢四肢各
岐爲五指是别爲二十岐矣然二十岐之痛
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莫昵近於妻妾妻妾
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則兩身而已矣

宋子剛言一老儒訓蒙鄉塾塾側有積柴狐
所居也鄉人莫敢犯而學徒頑劣乃時穢污
之一日老儒往會葬約明日返諸兒因累桌
爲臺塗朱墨演劇老儒突返各撻之流血恨
恨復去衆以爲諸兒大者十一二小者七八
歲耳皆怪師太嚴次日老儒返云昨實未歸
乃知狐報怨也有欲訟諸土神者有議除積
柴者有欲往詬詈者中一人曰諸兒實無禮
撻不爲過但太毒耳吾聞勝妖當以德以力
相角終無勝理冤冤相報吾慮禍不止此也
衆乃已此人可謂平心亦可謂遠慮矣

異產

雍正乙卯佃戶張天錫家生一鵞一身而兩

首或以爲妖沈文豐功曰非妖也人有孿生
卵亦有雙黃雙黃者雛必枳首吾數見之矣
與從姪虞惇偶話及此虞惇曰凡鶩一雄一
雌者生十卵即得十雛兩雄一雌者十卵必
鰕一二父氣襍也一雄兩雌者十卵亦必鰕
一二父氣弱也雞鶩則不妨物各一性爾余
因思鵞鴨皆不能自伏卵仍以雞代伏之天
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氣化後以卵生不
待言矣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前人第不
先有雞先有卵之爭未之思也
知最初卵生之時上古之民淳淳悶悶誰知
以雞代伏也雞不代伏又何以傳種至今也
此眞百思不得其故矣

劉友韓侍御言向寓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
爲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
約曰能舍我女則舍爾子狐諾之舍其子而
狐仍至詈其負約則謝曰人之相誑者多矣

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陰
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
礫亂飛窗扉震撼羣狐合謀來索命女父厲
聲道始末聞似一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
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好還善誑者終
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歸矣
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李廉夫言泰興舊宅後有樓五楹人迹罕至
廉夫取其僻靜恒獨宿其中一夕甫啓戶見
板閣上有黑物似人非人鬖髿長毳如蓑衣
撲滅其燈長吼衝人去又在揚州宿舅氏家
朦朧中見紅衣女子推門入心知鬼物强起
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陳俄仍冉冉出門去
次日問主人果有女子縊此室時爲祟也蓋
幽房曲室鬼魅所藏黑物殆精怪之未成者
潛伏已久是夕猝不及避耳縊鬼長跪或求

解脫況淪乎廉夫壯年氣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縊死者著紅衣則其鬼出入房闥中霤神不禁蓋女子不以紅衣斂紅為陽色猶似生魂故也此語不知何本然婦女信之甚深故銜憤死者多紅衣就縊以求為祟此鬼紅衣嘗亦由此云

先兄晴湖言滄州呂氏姑家（余兩胞姑皆適呂氏此不知為二姑家五姑家也）門外有巨樹形家言其不利衆議伐之尚未決夜夢老人語曰鄰居二三百年忍相戕乎醒而悟為樹之精曰不速伐且為妖矣議乃定此樹如不自言事尚未可知也天下有先期防禍彌縫周章反以觸發禍機者蓋往往如是矣（聞李太僕敬堂某科磨勘試卷忽有舉人來投刺敬堂拒未見然私訝同卷其有疵乎次日檢之已勘過無簽覆加詳核竟得其謬累停科此舉人如不干謁已漏網矣）

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余舊有質庫在崔

折閱

莊從官久折閱都盡挈孥從鳩貲復設之召敬
司夜焉一夕自經於樓上雖其母其弟莫測
何故也客作胡興文居於樓側其妻病劇敬
魂忽附之語數其母弟之失曰我自以博負
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斂費使我負心此來明
非我志也或問爾怨索負者乎曰不怨也使
彼負我我能無索乎又問然則怨誘博者乎
曰亦不怨也手本我手我不博彼能握我手

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語時人以爲癇
者譫亂耳既而序述生平寒温故舊語音宛
然敬也皆嘆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終淪於
鬼趣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
望一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
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料無他害姑前拜謁
寒温勞苦如平生略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

公往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爲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篆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都過實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諛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卽可誣自問已慚況公論具存誣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勝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興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

諛墓

交河老儒劉君琢居於閻家廟而設帳於崔莊一日夜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波浪之深忽旁有一人曰此間原有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漁磯因共洗濯君琢酒少解忽噗曰此去家不十餘里水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矣其人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請導君復攝衣徑渡將至家其人忽忽作別去叩門入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琢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揣摩其人似高川賀某或留不住（村名其取義則未詳）趙某後遣子往謝兩家皆言無此事尋河中盤石亦無蹤跡始知遇鬼鬼多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謹有古君子風醉涉層波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遣之歟

奴子董桂言景河鎮某甲某兒殁寡嫂在母

家以農忙與婦共詣之邀歸助饁餉至中途
憇破寺中某甲使婦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
嫂怒叱竟肆强暴嫂拧拒呼救去人寫遠無
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饁婦踣於途
碎其瓶罌客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
聲趨視嫂具陳狀衆共憤怒縱其嫂先行以
二人更番持某甲裸其婦而迭淫焉瀕行叱
曰爾淫嫂有我輩證爾當死我輩淫爾婦爾

敬
敬

嫂決不爲證也任爾控官我輩午餐去矣某
甲反叩額於地祈衆秘其事此所謂假公濟
私者也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
一快人意後鄉人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
則客作皆流民一日耘畢得值即散無從知
爲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冒饁婦之踣不
先不後豈非若或使之哉
縊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剄自

酖以及焚死壓死者則古來不聞求代事是何理歟熱河羅漢峰形酷似趺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墮崖死俄而市人時有無故發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隕者皆曰鬼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守以邏卒乃止夫自戕之鬼候代爲其輕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爲鬼所迷而自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輾轉相代是又何理歟余謂是或寃譴或山鬼爲祟求祭享耳未可槩目以求代也

余鄉產棗北以車運供京師南隨漕艘供諸省之用土人多以爲恒業棗未熟時最畏霧霧浥之則瘠而皺惟存皮與核矣每霧初起或於上風積柴草焚之烟濃而霧散或排鳥銃迎擊其散更速蓋陽氣盛則陰霾消也凡妖物皆畏火器史丈松濤言山陝間每山中黃雲暴起則有風雹害稼以巨礮迎擊有墮

魈
踉蹌

稔

蝦蟆如車輪大者余督學福建時山魈或夜行屋瓦上格格有聲遇轅門鳴礮則踉蹌奔迸頃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烏魯木齊曾以銃擊厲鬼不能復聚成形（詳灤陽消夏錄）蓋妖鬼亦皆陰類也

董秋原言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忽見甲第甚宏壯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歟稔聞聊齋志異青鳳水仙諸事冀有所

闐

遇躑躅不行俄有車馬從西來服飾甚華一中年婦揭幃指生曰此郎大佳可延入生視車後一幼女妙麗如神仙大喜過望既入門即有二婢出邀生既審爲狐不問氏族隨之入亦不見有主人但供張甚盛飲饌豐美而已生候合巹心搖搖如懸旌至夕簫鼓喧闐一老翁搴簾揖曰新壻入贅已到門先生文士定習婚儀敢屈爲儐相三黨有光生大

嗔　帕

失望然原未議婚無可復語又飲其酒食雞以遽餚草草爲成禮不別而歸家人以失生一晝夜方四出覓訪生憤憤道所遇聞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戲君乃君自戲也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騎驢李趁與語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嗔怒日又相遇少婦擲一帕與之鞭驢徑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固安也李啟其帕乃銀簪

翀

珥數事適貧乏竭持詣質庫正質庫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誣爲盜是乃眞爲狐戲矣秋原曰不謂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

甫田李生裕翀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子二女歲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屋數間俱爲兄嫂收去聲言以養其子女而實虐遇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哭鄰人久不平心知爲至

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祟爾兄哭何益魂却退數丈外嗚咽應曰至親者兄弟情不忍祟父之下兄爲尊矣禮亦不敢祟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詈其嫂曰爾使我不得爲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又嗚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祟嫂豈可祟耶嫂愧不敢出自是善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遭兄弟之變者盡如此鬼寧有鬩墻之釁乎

衛媪從姪虞惇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夕鍵戶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鄰圃井畔有履視之果所著窺之尸亦在衆謂墻不甚短醉人豈能踰且投井何必脫履咸大惑不解詢守圃者則是日賣菜未歸惟婦攜幼子宿言夜聞墻外有二人邀客聲繼又聞牽挽固留聲又訇然一聲如人自墻躍下者則聲在墻內矣又聞延坐屋內聲則聲在井畔矣

俄聞促客解履上牀聲又訇然一聲遂寂無
音響此地故多鬼不以爲意不慮此人之入
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堙是井後亦無他
族叔彝菴言嘗見旋風從西來中一女子張
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又嘗於
大槐樹下見一獸跳擲非犬非羊毛作褐色
即之已隱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尚意研
經不甚留心於子史此二物古書皆載之女
子乃飛天夜叉博異傳載唐晉盧子循州佛
寺見老僧言居近海上見天神追捕者是也
褐色獸乃樹精史記秦本紀二十七年伐南
山大梓豐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
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
水之中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
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
故秦因是置旄頭騎庾信枯樹賦曰白鹿貞

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纛文曰豈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飾用此事也

王德圃言有縣吏夜息松林間有泣聲吏故有膽尋往視之則男女二人並坐石几上嗚咽絮語似夫婦相別者疑爲淫奔詰問其由男子起應曰爾勿近我鬼也此女吾愛妾不幸早逝雖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轉輪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故相悲耳問生爲夫

婦各有配偶豈死後又顛倒移換耶曰惟節婦守貞者其夫在泉下暫留待死後同生人世再續前緣以補其一生之缺若餘則前因後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齊矣爾宜自去吾二人一刻千金不能與爾談冥事也張口噓氣木葉亂飛吏悚然反走後再過其地知爲某氏墓也德圃爲凝齋先生姪先生作秋燈叢話漏載此事豈德圃偶

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記耶
先外祖母曹太夫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州一宦家婦不見答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性情乖剌琴瑟愈不調曾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不能照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之矣夫因緣無無故而合者也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歡以怨結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曰負欠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故釋迦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待妾媵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徒問往因無益也婦用其言果相睦如初先太夫人嘗以告諸

婦曰此尼所說眞閨閣中解冤神咒也信心行持無不有驗如或不驗尚是行持未至耳

蔡太守必昌云判冥論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唐人稱人故父曰先德見北夢瑣言）詣蔡君先告以亡期蔡君之母亦自預知其亡期皆日昃不爽是又何說歟朱石君撫軍言其他事甚悉石君非妄語人也顧郎中德懋亦云判冥後自言以洩漏陰府事謫爲社公無可驗也余嘗聞其論冥律已載灤陽消夏錄中其論鬼之存亡亦頗有理大意謂人之餘氣爲鬼氣久則漸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節義正氣不消猛將勁卒剛氣不消鴻材碩學靈氣不消不遽消者亦三冤魂恨魄茹痛黃泉其怨結則氣亦聚也大富大貴取多用宏其精壯則氣亦盛也兒女纏綿埋憂齎恨其情專則氣亦凝也至於凶殘狡悍戾氣亦不遽消然墮泥犁者

十之九又不在此數中矣言之鑿鑿或亦果有所徵耶

雍正戊申夏崔莊有大旋風自北而南勢如潮涌余家樓堞半揭去北方鄉居者率有明樓以防盜上為城堞從伯燦宸公家有花二盆水一甕併捲置屋上位置如故毫不敧側而堦前一風爐銅銚炭火方熾乃安然不動莫明其故次日詢迤北諸村皆云未見過村數里即漸高入雲其風黃色嗅之有腥氣或地近東瀛不過百里海神來往水怪飛騰偶然狡獪歟

從姪虞惇甲辰閏三月官滿城教諭時其同官戴君邀遊抱陽山戴攜彭劉二生從山前往虞惇偕棠汝僑子樹璟及金劉二生由山後觀牛角洞仙人室諸勝方升山麓遙見一人岩上立意戴君遣來迎也相距尚里許急往赴之愈近其人漸小至則白石一片倚岩

植立高尺五六寸廣四五寸耳絕不類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凡物遠視必小歐羅巴人所謂視差也此石遠視大而近視小抑又奇矣迨下山與諸再回視之仍如初見狀衆謂此石有靈擬上山携取歸彭生及樹璟先往覓不得汝僑又與二劉生同往道路依然物物如舊石竟不可復睹矣蓋邃谷深巖神靈所宅偶然示現往往有之是山所謂仙人室

者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土人每遙見洞口人來往其必練精羽化之徒矣

申丈蒼嶺言劉智廟有兩生科試歸夜行失道見破屋權投棲止院落半圮亦無門窗擬就其西廂坐聞樹後語曰同是士類不敢相拒西廂是幼女居乞勿入東廂是老夫訓徒地可就坐也心知非鬼即狐然疲極不能再進姑向樹拱揖相對且坐忽憶當向之問路

再起致詞則不應矣闈中摸索覺有物觸手
挪之乃身畔各有牛爪謝之亦不應質明將
行又聞樹後語曰東去二三里即大路矣一語
奉贈周易互體究不可廢也不解所云叩之
又不應比就試策果問互體場中皆用程朱
說惟一二條依其語對並列前茅焉

乾隆甲子余在河間應科試有同學以帕冪
首云隨驢傷額也既而有同行者知之曰是

於中途遇少婦靚粧獨立官柳下忽揚鞭問
途少婦曰南北驛路車馬往來皆有迷途之
患爾直欺我孤立耳忽有飛瓦擊之流血被
面少婦徑入秫田去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
但未見舉手而瓦忽橫擊疑其非人鬼又不
應白日出疑其狐矣高梅村曰此不必深問
無論是人是鬼是狐總之當擊耳又丁卯秋
聞有京官于暮過橫街東為娼女誘入室哭

其夫半夜歸者便盡解衣臝裸無寸縷負置
門外叢冢間京官子無計乃號呼稱遇鬼有
人告其家迎歸媿發公時官戶部聞之笑曰
今乃知鬼能作賊此均足為佻薄者戒也

烏魯木齊千總柴有倫言昔征霍集占時率
卒搜山於珠爾土斯深谷中遇瑪哈沁射中
其一負矢奔去餘七八人亦四竄奪得其馬
及行帳樹上縛一回婦左臂左股已臠食見
骨嗷嗷作蟲鳥鳴見有倫漉漉引其頸又作叩
顙狀有倫知其求速死剚刃貫其心瞠目長
號而絕後有倫復經其地水暴漲不敢涉緬
想以待減退有旋風來往馬前倏行倏止
若相引者有倫悟為回婦之鬼乘騎從之竟
得淺處以渡

李廉夫言泰興有賈生者貪鄙於財而僻好
符籙禁咒事尋師訪友煉五雷法竟成後病

倉恍惚見鬼來攝舉手作訣鬼不能近既而家人聞屋上金鐵聲奇鬼獰獰洶湧而入咸悚惶避出遙聞若相格鬥者徹夜乃止比曉視之已伏於床下死手掐地成一深坎莫知何故也夫死生數也數已盡矣猶以小術與天爭何其不知命乎

廉夫又言鍾太守光豫官江寧時有幕友二人表兄弟也一司號牘一司批發恒在一室同榻寢一夕一人先睡一人猶秉燭忽見幾旁一紅衣女子坐睇極呼其一醒拭目驚視則非女子乃奇形鬼也直前相搏二人並昏仆次日衆怪門不啟破扉入視其先見者已死後見者氣息僅屬灌治得活乃具述夜來狀鬼無故攖人事或有之至現形索命則未有無故而來者嘗府賓佐非官而操官之權筆墨之間動關生死為善易為惡亦易是必

寃譴相尋乃有斯變第不知所緣何事耳

烏魯木齊軍吏茹大業言古浪回民有踞佛殿飲博者寺僧孤弱弗能拒也一夜飲方酣一人舒拇指呼曰一笑有大拳如五斗栲栳自門探入五指齊張厲聲呼曰六舉掌一拍燭滅几碎十餘人並驚仆至曉乃漸蘇自是不敢復至矣佛於衆生無計較心其護法善神之示現乎

蘇州朱生煥舉壬午順天鄉試第二人余分校所取也一日集余閱微草堂酒闌各說異聞朱生言曩乘舟見一舵工額上恒粘一膏藥縱約寸許橫倍之云有瘡須避風行數日一篙工私語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瘡者僞也彼嘗爲會首賽水神例應拈香而前一夕犯不潔乃跪致祓有風颯爐灰撲其面骨慄神悚幾不成禮退而拂拭則額上現一墨畫秘戲

接脣
Kuss.

圖神態生動宛肖其夫婦洗濯不去轉更分明故以膏藥掩之也衆不深信然既有此言由人往來不能不注視其額臆上覺之曰小兒又饒舌耶長嘯而已然則其事殆不虛偕來便揭視之耳又余乳母李媼言曩登泰山見娼女與所歡皆往進香遇於逆旅伺隙偶一接脣覺膠粘不解擘之則痛徹心髓衆爲懺悔乃開或曰廟祝賄娼女作此狀以聳人信心也是亦未可知矣

獻縣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時受賄欲出一殺人罪方濡筆起草紙忽飛著承塵上旋飄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錢相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溫飽以老壽終又一吏恒得賄舞文亦一生無禍然歿後三女皆爲娼其次女事發當杖伍伯夙戒其徒曰此某師傅女（土俗呼吏曰師傅）宜從輕女受杖訖語鴇母曰微

請君入甕　ひとを喰ふ　六二つ

我父曾爲吏我今日其殆矣嘻乎烏知其父
不爲吏今日原不受杖哉
交河有姊妹二妓皆爲狐所媚羸病欲死其
家延道士劾治狐不受捕道士怒趣設壇牒
雷部狐化形爲書生見道士曰鍊師勿苦相
讐也夫採補殺人誠干天律然亦思世二女
者何人哉飾其冶容蠱惑年少無論其破人
之家不知凡幾廢人之業不知凡幾間人之
夫婦不知凡幾罪皆當死即彼攝人之精吾
攝其精彼致人之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
吾戕其命皆所謂請君入甕天道宜然鍊師
何必曲庇之且鍊師之劾治謂人命至重耳
夫人之爲人以有人心也此輩機械萬端寒
暖百變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旣已獸心即以
獸論以獸殺獸事理之常深山曠野相食者
不啻恒沙可一一上瀆雷部耶道士乃舍去

論者謂道士不能制狐造此言也然其言則
深切著明矣

程魚門言宋某昵淮上一妓金盡被斥出一
日有西商過訪妓僕輿奢麗揮金如土妓兢
兢恐其去盡謝他客曲意效媚日贈金帛珠
翠不可縷數居兩月餘云暫出赴揚州遂不
返詰問亦無知者貲貨既饒擬去北里為良
家檢點篋笥所贈已一物不存宋某所贈亦
不存惟留一百餘金恰足兩月飲食費妓一
家迷離惝恍如夢乍回或曰聞宋某有狐友
殆代為報復云

魚門又言遊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嫻文墨
意甚相得時於閨中倡和一日夜飲歸僮婢
已睡室內闇無燈火入視闃然惟案上一札
曰妾本狐女僻處山林以夙負應償從君半
載今業緣已盡不敢淹留本擬暫住待君以

茹

展永別之意恐兩相悽戀彌難爲懷是以茹
痛竟行不敢再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
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諸
惟自愛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損清神則妾雖
去而心稍慰矣見得書悵悵感以示朋舊咸相
慨嘆以與豁賞有此事弗致疑也後月餘妾
與所歡北上舟行被盜鳴官得捕稽留淮上
者數月其事乃露蓋其母重鬻於人僞以狐
女自脫也周書昌曰是眞狐女何僞之云吾
恐誌異諸書所載始遇仙姬久而舍去者其
中或不無此類也乎
余在翰林日侍讀索公爾遜同齋戒於侍郎
廳懸舊有何義門書衡山舊署一扁又聯句一對今聯句尚存扁則久亡矣索公
言前征霍集占時奉參贊大臣檄調中途逢
大雪車仗不能至僅一行帳隨姑支以憩苦
無枕覓得二三死人首主僕枕之夜中並蠕

蠕

蠕擺動叱之乃止余謂此非有鬼亦非因蛇
而止也當斷首時生氣未盡為嚴寒所束鬱
伏於中得人氣溫蒸凍解而氣得外發故能
自動已動則氣散故不再動矣凡物生性未
盡者以火灸之皆動是其理也郭公曰從古
戰場不聞逢鬼吾心懸之謂吾命衰也今日
乃釋此疑

崔莊多棗動輒成林俗謂之棗行余小

時聞有婦女數人出挑菜過樹下有小兒坐
樹杪摘紅熟者擲地下衆競拾取小兒急呼
曰吾自擲周二姐嬌媚摘此與食爾輩惡鬼
何得奪也衆怒詈二姐惡其輕薄亦怒詈拾
塊擊之小兒躍過別枝如飛鳥穿林去忽悟
村中無此兒必妖魅也姚安公曰賴周二姐
一詈一擊否則必為所媚矣凡妖魅媚人皆
自招致蘇東坡范增論曰物必先腐也而後

蟲生之

有選人在横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寓在珠市口因從香厰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踏而滅望一家燈未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遂入茗飲心知爲青樓姑以遣興然婦羞澁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衣固留試詢之亦宛轉相就適携數金即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知念今宵爰有長隨某在某處某久閒居妻亡子女幼不免飢寒君肯攜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隨否泣然曰妾實非人即某妻也爲某不能贍子女故冒恥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冢也後感其意竟攜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寇亦薦杭長隨之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爲官而病民亦可知矣

牛犢馬駒或生鱗角蛟龍之所合非眞麟也

婦女露寢爲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馬氏家一佃戶年近六旬獨行遇雨雷電晦冥有龍探爪撥其笠以爲當受天誅悸而踣覺龍辟裂其袴以爲褫衣而後施罰也不意龍振轉其背據地踞之稍轉側縮避輒怒而磨牙其頂懼爲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霹靂一聲去呻吟膝上腥涎滿身幸其子持簑來迎乃負以返初尚諱匿既而創甚求醫來者道

其實未當之候餂婦衆矣乃狎一男子牧豎亦衆矣乃狎一袁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王方湖言蒙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沒不恒亦不知其潛何所但聞中遇之輒觸人倒覺其身堅如鐵石劉故喜獵恒以鳥銃隨曰若然當携此自防也書齋凡三楹就其東室襆被對燈獨坐見西室一物向門立五官四體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約二

寸口方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舉銃擬之卽却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窺作欲出不出狀纔一舉銃則又藏似懼出而人襲其後者劉生亦懼怪襲其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忽露全面向劉生搖首吐舌急發銃一擊則鉛丸中扉上怪已衝烟去矣蓋誘人發銃使一發不中不及再發卽乘機遁也兩敵相持先動者敗此之謂乎使忍而不發

遲至天曉此怪旣不能透壁穿窗勢必由戶出則必中銃不出則必現形矣然自此知其畏銃後伏銃窗欞伺出擊之琤然仆地裂簷瓦墮裂聲覘之乃破甕一片兒童就近塗盤渦處戲畫作人面筆墨扭捏隨意塗抹其狀一如劉生所見云

有富室子病危絶而復蘇謂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嘗捐金活二一命又嘗強奪某女也

今活命者在冥司具保狀而女之父亦具訴牒喧辨未決吾暫歸也越一二日又絕而復蘇曰吾不濟矣冥吏謂奪女大惡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謂活人之命而復奪其女許抵可也今所奪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報此人奪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既善業本重未可全銷莫若冥司不刑賞聽來生恩自報恩怨自報怨可也語訖而絕

交歐羅巴書不取釋氏輪迴之說而取其天堂地獄亦謂善惡不相抵然謂善惡不抵是絕惡人為善之路也大抵善惡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謂冤家債主須得本人是也尋常善惡可抵大善大惡不可抵曹操贖蔡文姬不得不謂之義舉豈足抵篡弒之罪乎（曹操雖未篡然以周文王自比其志則篡也時賢公議耳）至未來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相值故因緣湊合或在數世以

役耳

宋村廠從弟東白莊名土人省語呼廠裏倉中貯有狐余家未析箸時姚安公從王德庵先生讀書是莊僕隸夜入倉院多被瓦擊而不見其形惟先生得納涼其中不遭擾戲然時見男女往來且木榻藤枕俱無纖塵若時拂拭者一日閒中見人循墻走似是一翁呼問之曰吾聞狐不近正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對曰凡興妖作祟之狐則不敢近正人若讀書知禮之狐則樂近正人先生君子也故雖少婦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無邪心也先生何反自疑耶先生曰雖然幽明異路終不宜相接請勿見形可乎翁磬折曰諾自是不復睹矣

沈瑞彰寓高廟讀書夏夜就文昌閣廊下睡人靜後聞閣上語曰吾曹亦無用錢處爾積多金何也一人答曰欲以此金鑄銅佛送西

咄咄大錯　啐

山澗柘寺供養畢何以爾俗卑得解形一人作啐聲曰咄咄大錯布施須己財佛豈不問汝來處受汝錢來金耶再聽之予取矣當哉野狐檀越冥集之時備聞此語應如啐嚳聲也瑞彰又言嘗借數友遊西山至林巒深處風日暄妍泉石清曠雜樹新綠野花半開眺賞間聞木杪誦書聲仰視無人因揖而遙呼曰在此朗吟定爲仙侶叨同儒業可請下一談乎誦聲忽止俄琅琅又在隔溪有欲覓路追尋者瑞彰曰世外之人趁此良辰尚欲研典籍我輩身列黌宮乃在此携酒榼看遊女耳鄙而不顧宜矣何必多此跋涉乎衆乃止

滄州有一游方尼創庵爲某夫人解說因緣者也不許婦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雖小家以粗糲爲供亦欣然往不勸婦女布施惟勸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范姓

僕婦施布一疋尼合掌謝訖置几上片刻仍舉付此婦曰檀越功德佛已鑒照矣既蒙見施布即我布今已九月頃見窮婦尚單衫謹以奉贈爲尊姑製一絮衣可乎僕婦踧踖無一詞惟面赬汗下姚安公曰此尼乃深得佛心惜閭閻多傳其軼事竟無人能舉其名

先太夫人乳母廖媼言四月八日滄州社會也婦女進香者如雲有少年於日暮時見城外一牛車向東去載二女皆妙麗不類村粧疑爲大家内眷又不應無一婢媼且不應坐露車正疑思間一女遺紅帕於地其中似裹數百錢女及御者皆不顧少年素朴愿恐或追覓爲累亦未敢拾歸以告母譙訶其癡越半載鄰村少年爲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始末者曰亞以拾帕索帕兩相調謔媾合也母聞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癡是不癡不癡是

癡

有納其奴女爲媵者奴弗願然無如何也其
人故隸旗籍亦自有主媵後生一女年十四
五主聞其姝麗亦納爲媵心弗願亦無如何
也唱然曰不生此女無此事其妻曰不納某
女自不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親串中有
一女日搆其嫂使受譙責不聊生及出嫁亦
爲小姑所搆日受譙責如其嫂歸而對嫂揮

涕曰今乃知婦難爲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又一少年喜窺婦女竅鑿簾隙百計潛伺一
日醉寢或戲以膏藥糊其目醒覺瞳痛不可
忍急揭去眉及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即所蓄
媚藥性至酷烈目受其毒灼竟以漸盲又一
友好傾軋往來播弄能使膠漆成冰炭一夜
酒渴飲冷茶中先墮一蝎陡螫其舌潰爲瘡
雖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語言不復便捷矣

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先師陳文蔚公言有一同鄉不欲著其名卒生亦無大過惡惟事事欲利歸于己害歸於人是其本志耳一歲北上公車與數友投逆旅雨暴作屋盡漏初覺漏時惟北壁數尺無漬痕此人忽稱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衆知其詐病而無詞以移之也雨彌甚衆坐屋內如露宿而此人獨酣卧俄北壁頽圧衆未睡皆急奔出此人正壓其下額破血流一足一臂並折傷竟舁而歸此足爲有機心者戒矣

淖

因憶奴子于祿性至狡從余往烏魯木齊一日早發陰雲四合度天欲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車箱以余衣裝覆其上行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于淖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沈淑孫吳縣人御史芝光先生孫女也父厓

早亦鞠於祖母祖母楊文叔先生妹也諱芬字瑶季工詩文書花卉尤工故淑孫亦習詞翰善渲染初許余姪汝備未嫁而卒病革時先太夫人往視之沈夫人泣呼曰招翁小字也爾祖姑來矣可一相認也時已沈迷猶張目視淚承睫舉手攀太夫人釧解而與之親爲貫於臂微笑而瞑始悟其意欲以紀氏物歛也初病時自知不起畫一卷緘封甚固恒置枕函邊問之不荅至是亦悟其留與太夫人驗之乃雨蘭一幅上題曰獨坐寫幽蘭蘭成只自看憐渠空谷裏風雨不勝寒蓋其家庭之間有難言者阻滯嫁期亦是故也太夫人悲之欲買地以葬姚安公謂於禮不可乃止後其柩附漕船歸太夫人尚恍惚夢其泣拜云

王西侯言曾與客作都四夜行淮鎮西偃而

少憩聞一鬼遥呼曰村中賽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飲啖衆鬼曰神筵那可近爾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姪互鬨乖戾之氣充塞門庭敢徼已具神不享矣爾聾速往毋使他人先也西侯素有膽且立覩其所往鬼漸近樹上繫馬皆驚嘶惟見黑氣濛濛轉繞從他道去不知其詣誰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禍以惡積非可禳也苟能爲善雖不祭神亦助之取理亂常而瀆祀以覬神佑神受賕乎

粲豁堂言有廖大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夏於別墅窻倚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溪榜掠寃楚聲望似縛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凝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諦視正其寵姬髣髴痛欲絶而崖陡水深無路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

寵造業頗深殁後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
也社公酷暴動輒鞭箠非大放燄口不能解
脫也語訖爲衆鬼牽曳去廖愛戀既深不違
所請乃延僧施食冀拔沉淪月餘後聲又如
前趨視則諸鬼益衆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
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
被駁不行社公以祈靈無驗虐更增必七
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社公
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
且社公有廟何爲求此毋乃黠鬼幻形紿求
經懺耶姬見廖凝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毋
過疑廖曰此灼然僞矣因詰曰汝身有紅痣
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汝矣鬼不能答斯須
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狡獪雖
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隙廖自云
有寵姬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衆鬼

爲之又可悟外患突來必有內間矣

訒堂又言一粵東舉子赴京過白溝河在逆旅午餐見有驟車載婦女住對屋中飯畢先行偶步入見壁上新題一詞曰垂楊裊裊映回汀作態爲誰苦可憐弱絮隨風來去似我飄零濛濛亂點羅衣袂相送過長亭丁寧囑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按此調名秋波媚即眼兒媚也舉子曰此妓語也有厭倦風塵之意矣目逐之同行至京猶遣小奴記其下車處後宛轉物色竟納爲小星兩不相期偶然湊合以一小詞爲紅葉此真所謂前緣矣

舅祖陳公德音家有婢惡猫竊食見則撻之猫聞其欬矣即竄避一日舅祖母郭太安人使守屋閉戶暫寢醒則盤中失數梨旁無他入猫犬又無食梨理無以自明竟大受捶楚至晚忽得於竈中犬以爲怪驗之一一有猫

不齒狼乃悟猫故銜去使亦以竊食受撻也
蜂蠆有毒信哉婢憤恚欲再撻猫郭太安人
曰斷無縱汝殺猫理猫既不殺恐冤冤相報
不知出何變怪矣此婢自此不撻猫猫見此
婢亦不復竄避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遊高山摸剔古碑不
覺日晚時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
寒侵衣袂噤而醒偃臥看月遥見數人從小
徑來敷席山岡酌酒環坐知其非人懼不敢
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論限將滿當入
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
否上坐二人曰尚不知也既而皆起曰社公
來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
冥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來生嘉耦指
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也右
者頗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悒悒閻羅

王寧誤註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
委曲體人情平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
沉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
仍得為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爲禍福然
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
年謫墮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
不失富貴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
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衆譁笑
日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婦未免孀羞耳有酒
有餚請社公相禮先爲合巹可乎酬酢喧褻
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爲前
代何許人也

李應弦言甲與乙鄰居世好幼同嬉戲長同
硯席相契如兄弟兩家男女時往來雖隔墻
猶一宅也或為甲婦造謗謂私其表弟甲偵
無迹然疑不釋密以情告乙祈代偵之乙故

恝

謹密畏事謝不能甲私念未偵而謝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偵也遂不再問亦不明言然由是不答其婦婦無以自明竟鬱鬱死死而附魂于乙曰莫親於夫婦夫婦之事乃密祈汝偵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必釋或陽許偵而徐告以無據甲疑亦必釋汝乃慮脫偵得實不告則負甲告則汝將任怨也遂置身事外恝然自全致我齎恨於泉

實 談

壤是殺人而不操兵也今已訴汝於冥王汝其往質竟顛癇數日死甲亦曰所以需朋友為其緩急相資也此事可欺我豈能欺人人之疑者或可欺豈能欺汝我以心腹託汝無則當言無直詞責我勿以浮言間夫婦有則宜密告我使善為計勿以穢聲累子孫乃視若路人以雅談啟疑竇何貴有此朋友哉遂亦與絕死竟不弔蔫乙豈真欲殺人哉世故太

懵懂

深則趨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兩人之怨卒殺人而以身償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極聰明人不能作極懵懂事

竇東皋前輩言前在浙江學政署中一小兒恒往來供給使以為役夫之子弟不為怪也後遺失一物對曰不能異而詢之始自言為前學使之僮歿而魂留於是也蓋有形無質故能傳語而不能舉物於事理為近然則古書所載鬼所能為與生人無異者又何說歟

特納格爾為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墼壘成每墼厚一尺闊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圮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鐘一高出人頭四圍

犄 鐫

皆有銘鐫漶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剖覘字樣相頗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二三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礮臺即攻城時所築其爲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城東南山岡上一小城與大城若相犄角額魯特云以此二城阻礮攻之不克乃以礮攻也庚寅冬烏魯木齊提督標增設參將營余與永餘齋名慶時爲廸化城督糧道後官至湖北布政使奏撥營畫駐兵地萬山叢雜議數日未定余謂餘齋曰李衞公相度地形定勝我輩與所建城必要隘盍因之乎餘齋以爲然議乃定即今古城營也本名破城大學士溫公爲改此名其城壁側孤懸絶山中千蹊萬徑其出也必過此城乃知古人眞不可及矣褚筠心學士修西域圖志時就訪古迹偶忘語此今附識之

吟竹鳴鶴山洞中石壁劉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戊辰燃火與泉爲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毫筆摹留一紙也

次子汝傳婦趙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盡孝馬夫人稱其工容言德皆全備非偏愛之詞也不幸早卒年僅二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後汝傳官湖北時買一妾體態容貌與婦竟無毫髮差一見駭絕家中及見其婦者亦莫不駭絕謂其生時婦尚未殁何其相肖至此歟又同歸一夫尤可異也然此妾入門數月又復夭逝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使一見再見乎

桐城姚別峰工吟詠書仿趙吳興神骨逼肖

嘗摹吳興體作僞迹鬻聞其紙賞鑒家弗能辨也與先外祖雪峰張公善往來恆主其家動淹旬月後闕其觀潮沒於水外祖甚悼惜之余小時多見其筆迹惜年幼不知留意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衡張公（先祖母與先母爲姑姪凡祖母兄弟惟雪峰公稱外祖有服之親從其近也餘則皆稱舅祖統於尊也）嘗述之作書居宅西小園中一夕月明見窗上有女子影出視則無四望園內似有翠裳紅袖隱隱

樹石花竹間求就之則在西南就之則在北環走半夜迄不能一睹倦而憩息聞窗外語曰君爲書金剛經一部則妾當相見拜謝不過七千餘字君肯見許耶別峰故好事急問卿爲誰寂不應矣適有宣紙素冊次日盡謝他筆墨一意寫經爲成炷香供几上覬其來取夜中已失之至夕徘徊悵望果見女子出冉花外來叩謝至地別峰方舉手引之挺然

鬼泣雙目上視血淋漓胸臆間乃自刭鬼也欻然驚仆館僮聞聲持燭至已無睹矣頓足恨爲鬼所賣雪峰公曰鬼云拜謝已拜謝矣鬼不負君君自生妄念於鬼何尤

于南溟明經曰人生苦樂皆無盡境人心憂喜亦無定程曾一經極樂之境稍不適則覺苦曾一經極苦之境稍得寬即覺樂矣嘗設帳康寧屯館室湫隘幾不可舉頭門無簾牀無帳院落無樹久旱炎鬱如坐炊甑併衣午睡蠅擾擾不得交睫煩躁殆不可耐自謂此猛火地獄也久之倦極睡去夢乘舟大海中颶風陡作天日晦冥檣斷帆摧心膽碎裂頃刻覆沒忽似有人提出擲於岸上即有人持繩束縛閉置地窖中闇不睹物呼吸亦咽塞不通恐怖窘急不可言狀俄聞耳畔喚聲霍然開目則仍卧三腳木榻上覺四體舒適心神開

朗如晝遙望方丈間也是夕月明與弟子散
步河干坐柳下敷陳此義微聞草際嘆息曰
斯言中理我輩沉淪水次終勝於地獄中人

外舅周籙馬公家有老僕曰門世榮自言嘗
渡吳橋鉤盤河日已暮矣積雨暴漲沮洳縱
橫不知何處可涉見二人騎馬先行迂回取
道皆得淺處似熟悉地形者因逐之行將至
河干一人忽勒馬立待世榮至小語曰君欲
渡河當左繞半里許對岸有枯樹處可行吾
導此人來此將有所為君勿與俱敗疑為劫
盜悚然返轡從所指路別行而偕時回顧見
此人策馬先行後一人隨至中流歘然滅頂
人馬俱沒前一人亦化旋風去乃知為報冤
鬼也

田丈耕野官涼州鎮時携回萬年松一片性
溫而活血煎之色如琥珀婦女血枯血閉諸

證服之多驗觀中家遥相乞取久而遂盡後
余至西域乃見其樹直古松之皮非別一種
也土人煮以代茶亦微有香氣其最大者根
在千仞深澗底枝幹直上與山脊齊高二
三十丈皮厚者二尺有餘奴子與玉保嘗取
其一片為牀余謂閩廣芭蕉葉可容一二人
卧再得一片作席亦一奇觀又嘗見一山家
即樹孔施門窗以梯上下入之儼然一屋矣
與呼延化州同登觀名華國長安人己未進士前化州知州化
州曰此家以巢居兼穴處矣蓋天山以北如
烏孫突厥古多行國不需梁柱之材故斧斤
不至意其真盤古時物萬年之名殆不虛矣
田白岩曰名妓月賓嘗來往漁洋山人家如
東坡之於琴操也蘇斗南因言少時見山東
一妓自云月賓之孫女尚有漁洋所贈扇索
觀之上書一臨水茅亭傍倚一二柳題庚寅三

月道泮宮不知爲誰左側有行書一詩曰惱
纔濛撩亂水青纖腰相對鬪嬋娟前試問
香山老柳花瀾濺第幾是不署名字一小印
已模糊斗酌以爲高年者有偶賦閒情故辭
不自老也余謂詩格風流是新城宗派然漁
洋以辛卯夏卒庚寅是其前一歲是時不聞
有老友香山老定指何人如云自指又不當
云試問且詞意輕巧亦不類老筆或是維摩

丈室偶留天女散花他少年代爲題扇以此
調之妓家借託盛名而不解文義遂誤認爲
標耳

王覲光言壬午鄉試與數友共租一小寺讀
書覲光所居室中半夜燈光忽黯碧俄復
明見一人首出地中對燈噓氣拍案叱之竟
縮入停刻許復出叱之又縮如是七八度幾
四鼓矣不勝其擾又素以膽自負不欲呼同

勍

舍竊坐以觀其變乃惟張目怒視竟不出盜覺其無能爲息燈竟睡亦不知其何時去然自此不復睹矣吳惠叔曰殆冤鬼欲有所訴惜未一問也余謂果爲冤鬼當哀泣不當怒視粉房琉璃街迤東皆多年叢冢民居漸拓每夷而造屋此必其骨在屋內生人陽氣熏爍鬼不能安故現變怪驅之去初相撲見是不畏也故不敢出然見之即此是猶有見之見存故亦不肯竟去至息燈自睡則全置此事於度外鬼知其終不可動遂亦不虛相恐怖矣東坡書孟德事一篇即是此義小時聞巨盜李金梁曰凡夜至人家聞聲而嗽者怯也可攻也聞聲而啟戶以待者怯而示勇也亦可攻也寂然無聲莫測動靜此必勍敵攻之十恒七八敗當量力進退矣亦此義也

列子謂蕉鹿之夢非黃帝孔子不能知誠哉

斯言余在西域從辦事大臣巴公履視軍臺巴公先歸余以未了事暫留前副將梁君同宿二鼓有急遞臺兵皆差出余從睡中呼梁起令其馳送約至中途遇臺兵即使接遞梁去十餘里相遇即還仍復酣寢次日告余曰昨夢公遣我賚

廷寄恐誤時刻鞭馬狂奔今日髀肉尚作楚眞大奇事以爲夢僕隸皆見然余烏木齊襍事詩曰一笑揮鞭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東坡詩事如春夢了無痕）蕉鹿何須問是非即紀此事也又有以夢爲眞者族兄次辰言靜海一人就寢後其婦在別屋夜績此人忽夢婦爲數人刼去噩而醒不自知其夢也遽携梃出門追之奔十餘里果見曠野數人擕一婦欲肆强暴婦號呼震耳怒焰熾騰奮力死鬭數人皆被創逸去近前慰問乃

惘　掐ツメル

近村別一人婦爲盜所劫者也素亦相識姑送還其家惘惘自返婦竟未覓一燈尚熒然也此則鬼神或使之又不以夢論矣

交河黃俊生言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此錢唐初所鑄歐陽詢所書其旁微有偃月形乃進蠟樣時文德皇后誤掐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當迴環讀之俗讀爲開元通寶以爲元宗之錢誤之甚矣）燒而醋淬研爲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爲圈周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膜　骨折　囊家ドバ

招聚博塞古謂之囊家見李肇國史補是自

梅毒

唐已然矣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資則明以前無是事家有家妓官有官妓故也教坊既廢此風乃熾遂爲豪猾之一利源而騃癡之陷穽律雖明禁終不能斷其根傑然利旁倚刀貪還自賊余嘗見操此業者花嬌柳嚲近在家庭遂不能使其子孫皆酣眠之阮籍兩昇皆染毒遂及一門癘疾纏緜因絶嗣續君敖氏之鬼竟致餒而

臨清李名儒言其鄉屠者買一牛牛知爲屠也縱不肯前鞭之則横逸氣力殆竭始弭服以行牛過一錢肆忽向門屈兩膝跪淚涔涔下錢肆閔之問知價八千如數乞贖屠者恨其獰堅不肯賣加以千錢亦不許曰此牛可惡必剸刃而甘心雖萬貫不易也牛聞是言蹶然自起隨之去屠者煮其肉於釜然後就寢五更自起開釜妻子怪不回疑而起視則

已自投釜中腮以上與牛俱糜矣夫凡屬含生無不畏死不以其畏而閔惻反以其畏而恚憤牛之怨毒加尋常數等矣厲氣所憑報不旋踵宜哉先叔儀南公嘗見屠者詣學牽一牛牛見先叔跪不起先叔贖之以與佃戶張存存豢之數年其駕耒服轅力作較他牛爲倍然則恩怨之間物猶如此矣可不深長思哉

椅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姣麗稱二八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娶乙婦士論譏焉納幣之日歷事有聲登登然如擲骰却扇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爲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忌辰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婦椅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頰畫像亦側睇流盼紅暈微生諸祝其形貌

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
隔紙映出而眉目衣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
祟急裂而焚之然已衆目共睹萬口喧傳矣
異哉豈幽冥果惡其薄行判使取償於地下示
此變幻爲負死友者戒乎

槐西雜志

貞

E 40
22

槐西雜志卷四

觀弈道人筆記

林教諭清標言曩館崇安傳有士人居武夷山麓聞采茶者言某巖月夜有歌吹聲瀏亮皆天女也士人故佻達乃僧宿山家月出輒往數夕無所遇山家亦言有是事但恒在月望歲或一兩聞不常出也士人託言習靜留待旬餘一夕隱隱似有聲乃潛蹤急往伏匿

川上文庫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
000432332

瞥

叢薄間果見數女皆殊絕一女方拈笛欲吹
瞥見人影以笛指之遽僵如束縛然耳目猶
能視聽俄而響透雲曼聲動魄不覺自贊曰
雖遭禁制然妙音媚態已耳賞矣語未竟突
一帕飛蒙其首遂如夢魘無聞無見似睡似
醒迷惘約數刻漸似蘇息諸女叱羣婢曳出
譙呵曰癡兒無狀乃窺伺天上花耶趣折修
篁欲行箠楚士人苦自申理言性躭音律冀

豕化女

竊聽嫚亭法曲如李謩之傍宮墻寔不敢別
有他腸希彩鸞甲帳一女微哂曰憫汝至誠
有小婢亦解橫吹姑以賜汝士人匍匐叩謝
舉頭已杳回顧其婢廣額巨目短髮鬖鬖腰
腹彭亨氣咻咻如喘驚駭懊惱避欲却走婢
固引與狎捉搦不釋憤擊仆地化一豕嗥叫
去巖下樂聲自此遂絕觀於是婢若是妖非
仙矣或曰仙借豕化婢戲之也儻或然歟

鬼

劉爕甫言有一學子年十六七聰俊部娶似
是近上一流甚望成立一日忽發狂譫語如
見鬼神侯醒時問之自云夏城社會觀劇不
覺夜深歸途過一家求飲惟一少婦取水飲
我留我小坐言其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
流目送盼似欲相就愛其婉媚遂相燕好臨
行泣涕囑勿再來以二劍贈我次日視之銅
青斑斑微有銀色似多年土中者心知是鬼

而憶念不忘昨再至其地徘徊尋覓有黑
面長鬚人手批我頰踉蹌奔歸彼亦隨至從
此時時見之向我訴罵我即忽睡忽醒不知
其他也父母爲詣墓設奠併埋其劍俄其子
瞋目呼曰我婦失劍疑有別故而未得主名
僅倒懸鞭五百輒遣還處今見汝竊來乃知
爲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金錢謝耶顚
癇月餘竟以不起然則鑽穴踰墻即地下亦

尚有禍患矣

李雲舉言東光有蕉狐者每戴燧挾弓來往塚墓間一夜伏伺之際見一方巾襴衫人自墓頂出䰩䰩(苦侯反說文鬼聲也)長嘯羣狐四集圍繞叢薄猙獰嗥呼齊呼捕此惡人者以作脯蕉狐者無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樹方巾者指揮羣狐令鋸樹倒即聞鋸然訇訇然蕉狐者窘急俯而號曰如蒙見釋不敢再履此地羣狐不應鋸聲更厲如是號再三方巾者曰果爾可設誓誓訖鬼狐俱不見此鬼此狐均可謂善了事矣蓋侵擾無已勢不得不鋌而走險背城借一以羣狐之力原不難於殺一人然殺一人易殺一人而激衆人之怒不禁巢犁穴不止也僅使知畏而縱之始取和焉則後患息矣有力者不盡其力乃可以養威屈人者使其易從乃可以就服召陵之役不責

以僭王而責以苞茅使易從也屈完來盟卽旋師不盡其力以養威也講學家說春秋者動議齊桓之小就方城漢水之固不識可一戰勝乎一戰而不勝天下事尚可爲乎淮西符離之事吾徵諸史冊矣

族弟繼先嘗宿廣靈門內友人家夜大風雨有雷火自屋山近房脊之墻謂之屋山以形似山也范石湖詩屢用之穿過如電光一掣然墻棟皆搖次日視其處東西壁各一小竇如錢大蓋雷神逐精魅貫而透也凡擊人之雷從天而下擊怪之雷則多橫飛以遁逃追捕故耳若尋常之雷則地氣鬱積奮出而上出余在寧度嶺嘗於山巔見雲中之雷在進鈿邁兩嘗於曠野見出地之雷皆如烟氣上衝直至天半其端火光一爆卽訇然有聲與銃礮之發無異然皆在無人之地其有人之地則從無此事或曰天心

刀自鳴

仁愛恐觸之者死語殊不然人爲三才之中人之聚處則天地氣通通則冲鬱安得有雷乎塞外苦寒之地耕種牧養漸成墟落則地氣漸温亦此義耳

王岡芳言其家有一刀廷尉公故物也或夜有盜警則格格作爆聲挺出鞘外一二寸後雷逐妖魅穿屋過刀墮於地自此不復作聲矣世傳刀劍曾漬人血者有警皆能自躍是不盡然惟曾殺多人者乃如是爾每殺一人刀上必有迹一條磨之不去幼年在河間揚威將軍哈公元生家曾以其佩刀求售云夜亦有聲驗之信然也或又謂作聲之故乃鬼所憑是亦不然戰陣所用往往曾殺千百人豈有千百鬼長守一刀者哉飲血既多取精不少厲氣之所聚也盜賊凶鷙亦厲氣之所聚也厲氣相感躍而自鳴是猶撫琴者鼓宮

朱墨永存

宮應鼓商商應而已雖寘之鐵䍥乎池內黃鐘之鐸動乎土中是豈有物憑之哉至雷火猛烈一切厲氣遇之皆消故一燭焰光仍爲凡鐵亦非豐隆列缺專爲此物下擊也

余嘗惜西域漢書燬於烟煤而稍疑一二千年筆迹何以能在從姪虞惇曰朱墨著石苟風雨所不及苔蘚所不生則歷久能存易州滿城接壤處有村曰神星大河北來復折而東有兩峯對峙河南北相傳爲落星所結故以名村其峯上豐下斂如雲朶之出地險峻無路好事者攀躋其孔穴可至山腰多有舊人題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迹宛然可辨然則洞中漢書之存於今不爲怪矣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一記也易州滿城皆近地當訪其士人問之

虞惇又言落星石北有瀨深丈士人世擅其利

按

歲時以特牲祀梁神偶有人教以毒魚法用
莞花於上流投潰則下流魚蝦皆自死浮出
所得十倍於網罟試之良驗因結團焦於上
流日施此術一日天方午黑雲自龍潭暴涌
出狂風驟雨雷火赫然燔其廬爲燼家僕乃
止夫但漁之法肇自宓羲然數罟不入仁政
存焉絕流而漁聖人尚惡況殘忍暴殄聚族
而坑哉干神怒也宜矣

文人不相忌

周書昌曰昔遊鵲華借宿民舍窗外老樹森
翳直接岡頂主人言時聞鬼語不辨所說何
事也是夜月黑果隱隱聞之不甚了了恐驚
之散去乃啟窗潛出匍匐草際漸近竊聽乃
講論韓柳歐蘇文各標舉其佳處一人曰如
此乃是中聲何前後七子必排斥不數而務
言秦漢遂啟門戶之爭一人曰質文遞變原
不一途宋末文格猥瑣元末文格纖穠故宋

景濂諸公力追韓歐救以舂容大雅三楊以後流爲臺閣之體日就膚廓故李崆峒諸公又力追秦漢救以奇偉博麗隆萬以後流爲僞體故長沙一派又反唇焉大抵能挺然自爲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然董江都司馬文園文格不同同時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詩格不同亦同時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後之學者論甘則忌辛是丹則非素所得者淺焉耳語未竟我忽作嚏聲遂乃寂然惜不盡聞其說也余曰此與李詞畹記飴山事均以平心之論託諸鬼魅語已盡無庸歇後矣書昌微慍曰永年百無一長然一生不能作妄語先生不信亦不敢固爭

董曲江言一儒生頗講學平日亦循謹無過失然崖岸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友人於

五月釋服七月欲納妾此生抵以書曰終制
未三月而納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譏魯
文公雖不喪娶猶喪娶也朋友規過之義不
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論大抵類此一
日其婦歸寧約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詰
之曰吾誤以為月小也亦不為訝次日又一
婦至大駭愕覓昨婦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
漸尫瘠因以成勞蓋狐女假形攝其精一夕

所耗已多也前納妾者聞之亦抵以書曰夫
婦居室不能謂之不正也狐魅假形亦非意
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損眞元非恣情縱
慾不至是無乃燕昵之私尚有不節以禮者
乎且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周張程朱不聞曾
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無乃先生之
德尚有所不足乎先生賢者也責備賢者春
秋法也朋友規過之義不敢不以告先生其

何以教我此生得書但力辨實無此事里人造言而已果満遂先生聞之曰此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袁愚谷制府諱守侗長山人官至直隸總督諡清恪少與余同研席又爲姻家自言三四歲時尚了了記前生五六歲時即恍惚不甚記今則但記是一歲貢生家去長山不遠姓名籍貫家世事迹全忘之矣余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晝無異七八歲後漸昏闇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夜半睡醒偶然能見片刻則如故十六七後以至今則一兩年或一見如電光石火彈指即過蓋嗜欲日增則神明日減耳

景州李西崖言其家一佃戶最有膽種瓜畝餘地在叢冢側熟時恒自守護獨宿草屋中或偶有形聲亦恬不爲懼一夕聞鬼語嘈雜似相喧詬聲出視則二鬼冢上格鬭一女鬼

靦覥

癡立於旁，呼問其故。一人曰：君來大佳，一事
乞君斷曲直。天下有對其本夫調其定婚之
妻者耶？其一人語亦同。佃戶呼女鬼曰：究竟
汝與誰定婚？女鬼靦覥良久曰：我本妓女，鼓
家之例，凡多錢者皆密訂相嫁娶，今在冥途，
仍操舊術，實不能一一記姓名，不敢言誰有
約，亦不敢言誰無約也。佃戶笑且唾曰：何處
得此二癡物！舉首則三鬼皆逝矣。又小時聞

再醮　憒　毅

舅祖陳公（諱穎孫，歲久失記其字號，德音公之弟，庚子進士，仙居知縣，[illegible]之祖也。）說親見一事曰：親串中有歿後妾改適者，
魂附病婢，靈語曰：我昔問爾，爾自言不嫁，今
何負心？妾殊不懼，從容對曰：天下有夫尚未
亡自言必改適者乎？公此問先憒憒，何怪我
如是答乎？一事可互相發明也。
有講學者論無鬼，衆難之曰：今方酷暑，能往
墟墓中獨宿納涼一夜乎？是翁毅然竟往，果

無鬼論

Emerich

無所見歸益自得曰朱文公豈欺我哉余曰重貲千里路不逢盜未可云路無盜也縱獵終日野不遇獸未可云野無獸也以一地無鬼遂斷天下皆無鬼以一夜無鬼遂斷萬古皆無鬼舉一廢百矣且無鬼之論創自阮瞻非朱子也朱子特謂魂升魄降爲常理而一切靈怪非常理耳未言無也故金去僞錄曰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楊道夫錄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入或去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包揚錄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且莫要理會又曰南軒亦只是硬不信如禹

鼎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此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人往占之豈不爲祟豫章劉道人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雹明日山下果雹有一妻伯劉丈人甚朴實不能妄語言過一嶺聞溪邊林中響乃無數蜥蜴各抱一物如水晶去未數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贛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

首民聚哭之佛頭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吳必大錄曰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却又有眞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啜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如雷部神亦此類林賜錄曰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

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如何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魂魄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出沒於兩水之間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衝之而過詢之此地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於非命銜冤抱恨固宜未散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爲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

爆　焦

設此人一分後因爲人放爆仗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仗驚散沈僩錄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原註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萬人傑錄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恁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葉賀孫錄曰潭州一件公事婦

殺夫密埋之後為祟事已發覺當時便不為祟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斷則死者之冤必不解李壯祖錄曰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緜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不免徧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敝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有人來而帷中之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葉賀孫錄

曰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是李冰因開離堆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遂改封為真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曰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人以素食祭我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

是一時用兵托爲此說又有梓潼神極靈此
二神似乎割據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
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釁鍾釁龜皆此意
漢卿云李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之
乃是爲虎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
黃義剛錄曰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
有請得正身出現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是
何物且如衛州有一人事一神只開所錄事

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
答語此不知是如何凡此諸說黎靖德所編
語類班班具載先生何竟誣朱子乎此翁索
書觀之良久憮然曰朱子倘有此書耶憫默
而散然余猶有所疑者朱子大旨謂人稟天
地之氣生死則散還於天地葉賀孫錄所謂
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
與鯉魚肚裏水只是一般其理當矣而無如

祭祀之禮制於聖人載於經典遂不得不云
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受祭既畢仍散
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還以後與元氣渾合爲
一歟抑參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爲一則
如衆水歸海共爲一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
各聚一處也如五味和羹共成一味不能使
虀鹽醯醬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中挈出
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
氣之內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析爲幾萬億處
如游絲亂飛不知相去幾萬億里遇子孫享
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合爲一於事理
毋乃不近耶即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知又
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
當必有心心於何附當必有身既已有身則
仍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地下潛藏儒者之
鬼空中旋轉耳又何以相勝耶此誠非末學

藥斃全首道

所知也。
爲魯木齊千總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門求診，
云有夙緣，特相拯也。會一流人高某婦頗能
醫，見其方駭曰：桂枝下咽，陽盛乃亡，藥病相
反，烏可輕試？力沮之。道士嘆息曰：命也夫！振
衣竟去。然高婦用承氣湯，竟愈，皆以道士爲
妄。余歸以後，偶閱邸抄，忽見某以侵蝕屯糧
伏法，乃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藥斃之，全其首

奇硯

領也。此與舊所記兵部書吏事相類，豈非孽
由自作，非智力所能挽回歟。
姚安公云：人家有奇器，妖跡終非佳事。因言
癸巳同年牟丈瀜家（不知即牟丈，不知或牟丈之伯叔，幼年聽
之未審也）有一研，天然作鸞卵形，色正紫，一鸜鵒
眼如豆大，突出墨池中心，旋螺紋理分明，瞳
子炯炯有神氣，拊之膩不留手，叩之堅如金
石，呵之水出如露珠，下墨無聲，數磨即成濃

瀋無款識銘語似愛其渾朴不欲椎鑿已亦
裝檀根所雕出入無滯而包裹無纖隙搖之
無聲背有紫桃軒三字小僅如豆知爲李太
僕日華故物也太僕有說部名紫桃軒雜綴平生所見宋
研此爲第一然後以珍惜此研忤上官幾罹
不測竟恚而撞碎禍將作時夜聞研若呻吟
云

余在烏魯木齊日城守營都司朱君餽新菌
守備徐君與朱均偶忘其名蓋日相接見惟以官稱稱不問其名字耳因
言昔未達時偶見賣新菌者欲買一老翁在
旁呵賣者曰渠尚有數政官汝何敢爲此賣
者遽巡去此老翁不相識旋亦不知其何往
次日閭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社公賣者
後亦不再見疑爲鬼求代也呂氏春秋稱和
之美者越駱之菌本無毒其毒皆蛇虺之故
中者使人笑不止陳仁玉菌譜載水調苦茗

秘戲

心病、

白礬解毒法張華博物志陶宏景名醫別錄並載地漿解毒法蓋以此也以黃泥調水澄而飲之曰地漿

親串家廳事之側有別院屋三楹一門客每宿其中則夢見男女裸逐粉黛雜沓四圍環繞備諸媟狀初甚樂觀久而夜夜如是自疑心病也然移住他室則不夢又疑爲妖然未睡時寂無影響秉燭至旦亦無見聞其人亦自相狎戲如不睹旁觀有人又似非魅終莫能明一日忽悟書廚貯牙鐫石琢橫陳像凡十餘事秘戲冊卷大小亦十餘事必此物爲祟乃密白主人盡焚之有知其事者曰是物何能爲祟哉此主人徵歌選妓之所也氣機所感而淫鬼應之此君亦青樓之狎客也精神所注而妖夢通之水腐而後蠛蠓生酒酸而後醯雞集理之自然也市肆鬻雜貨者是物不少何不一一爲祟宿是室者非一人何

好訪

Melanolitha

不一二人夔哉此可思其本矣徒焚此物無益也某氏其衰乎不十歲而屋易主

明公總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遥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豈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龔黃然微不慊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即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

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
曲而乙直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必曲訪其
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
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憒又可據爲信讞乎
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
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
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
身家求有利則遏以自肥求有患則鄰國爲
壑見其勝負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
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
事況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身濟衆尚利
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沉思
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
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
逝矣此事楊丈汝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
情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

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已之弊亦有不可勝言
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爲說法乎
舅氏健亭張公言讀書野雲亭時諸同學修
禊佟氏園偶扶乩召仙共請姓名乩題曰偶
攜女伴偶閒行詞客何勞問姓名記否瑤臺
明月夜有人嗔喚許飛瓊再請下壇詩乩又
題曰三面紗窗對水開佟園還是舊樓臺東
風吹綠池塘艸我到人間又一回眾竊議詩
情悽惋恐是才女香魂然近地無此閨秀無
乃煉形拜月之仙姬乎眾情顛倒或凝思佇
立或微詞通詞乩忽奮迅大書曰衰翁憔悴
雪盈顛傅粉薰香看少年偶遣諸郎作癡夢
可憐真拜小嬋娟復大書一笑字而去此不
知何代詩魂作此狡獪要亦輕薄之意有以
召之
胡厚菴先生言有書生暱一狐女初遇時以

二寸許壺盧授生使佩於衣帶而自入其中欲與晤則拔其楔便出嬿婉去則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壺盧爲偷兒翦去從此遂絕意悵悵偶散步郊外以消鬱結聞叢翳中有相呼者其聲狐女也就往與語匿不肯出曰妾已變形不能復與君見矣怪詰其故泣訴曰採補鍊形狐之常理近不知何處一道士又搜索我輩供其採補捕得禁以神咒即僵如木偶一聽其所爲或有道力稍堅吸之不吐者則蒸以爲脯血肉既啖精氣亦爲所收妾入壺盧蓋避此難不意仍爲所物色攫之以歸妾畏罹湯鑊已獻其丹幸留殘喘然失丹以後遂復獸形從此鍊精又須二三百年始能變化天荒地老後會無期感念舊恩故呼君一訣努力自愛毋更相思也生憤恚曰何不訴於神曰訴者多矣神以爲悖入悖

槐西雜志　卷四

出自作之愆殺人人殺相酬之道豈不爲理也乃知百計巧取適以自戕自今以往當尊心吐納不復更操此術矣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間厚菴先生曾親見此生後數年聞山東雷擊一道士或即此道士淫殺過度又伏天誅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挾彈者又在其後此之謂矣

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從前未爲宅時繚以周垣環築土屋其中有屋數間夜中輒有叩門聲雖無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門旁墻圮出一木人作張手叩門狀上有符籙乃知工匠有慊於主人作是鎮魘也故小人不可與輕作緣亦不可與輕作難

何子山先生言雍正初一道士善符籙嘗至西山極深處愛其林泉擬結菴習靜土人言是鬼魅之巢窟伐木採薪非結隊不敢入乃

至狼虎不能居先生宜審聽也俄而鬼魅
並作或竊其屋材或隳其工匠或毀其器物
或污其飲食如行搠棘中步步掛礙如野火
四起風葉亂飛千手千目應接不暇也道士
怒結壇召雷將神降則妖已先遁大索空山
無所得神去則數日復集如是數四神惡其
瀆不復應乃一手結印一手持劍獨與戰竟
爲妖所蹴拔鬚敗面裸而倒懸過樵者得解

狼狽逃去道士盡恃其術耳夫勢之所在雖
聖人不能逆其已成雖帝王不能破久則
難變變則不勝誅也故唐去牛李之傾軋難
於河北之藩鎮道士昧衆寡之形客主之局
不量力而嬰其鋒取敗也宜矣
小人之計萬變伺乘機而肆其巧小時聞村
民夜中聞履聲以爲盜秉炬搜捕了無形迹
知爲魅也不復問既而胠篋者知其事乘夜

而往家人仍以爲魅僾息弗省遂飽所欲去此猶因而用之也邑有令願講學惡僧如讐一日僧以被盜告庭斥之曰爾佛無靈何以廟食爾佛有靈豈不能示報於盜而轉瀆官長耶撻之使去語人曰使天下守令用此法僧不沙汰而自散也僧固黠甚乃陽與其徒修懺祝佛而陰賂盜者使捧衣物跪門外狀若癡者首曰佛有靈檀施轉盛此更反而用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區區執一理與之角烏有幸哉

張某瞿某幼同學長相善也瞿與人訟張受金屬得其陰謀洩於其敵瞿大受窘辱銜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證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瞿百計娶得其婦雖事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幾娘婦故擴愿以爲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與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

曰瞿吳爾何太甚耶我城負心我婦歸汝足
償矣爾必仍呼嫂何耶婦再嫁當事嫂再嫁
婦亦當事我既死不能禁婦嫁即不能禁汝
娶也我已失朋友義亦不能責汝娶朋友婦
也今爾不以爲婦仍系我姓呼爲嫂是亦非
娶我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
矣晃顛狂數日死矣以直報怨聖人不禁彊
固小人之常能非不共之讐也哥娶其婦報
之已甚矣而又視若倚門婦玷其家聲是已
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爲厲哉
一惡少感寒疾昏憒中魂已出舍倀倀無所
適見有人來往隨之同行不覺至冥司遇一
吏其故人也爲檢籍良久蹙額曰君多忤父
母於法當付鑊湯獄今壽尚未終可且反壽
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吏
搖首曰此罪至重微我難解脫即釋迦牟尼

虎頷下鈴

亦無能爲力也悲少泣涕求不已吏沉思曰
有一故事君知乎一禪師登座問虎頷下鈴
何人能解衆未及對一沙彌曰何不令繫鈴
人解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希蘄可免
乎少年慮罪業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只矣
曰又有一故事若不聞殺猪王屠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乎遣一鬼送之歸霍然意愈自是
洗心滌慮轉爲父母所愛憐後年七十餘乃

儒釋論

終雖不知其果免地獄否然觀其得壽如是
似已許懺悔矣
許文木言若僧澄止有道行臨沒謂其徒曰
我持律精進自謂是四禪天人世尊嗔我平
生議論好尊佛而斥儒我相未化不免仍入
輪廻矣其徒曰吾宗奉世尊世尊反嗔乎曰此
世尊所以爲世尊也若黨同而伐異揚己而
抑人何以爲世尊乎我今乃悟爾見猶左耳

因憶楊槐亭言乙丑上公車時偕同年數人行適一僧同宿逆旅偶與閒談一同年目止之曰君柰何與異端語僧不平曰釋家誠與儒家異然彼此均各有品地果爲孔子可以闢佛顏曾以下弗能也果爲顏曾可以闢菩薩鄭賈以下弗能也果爲鄭賈可以闢阿羅漢程朱以下弗能也果爲程朱可以闢諸方祖師其依艸附木自託講學者弗能也何也其分量不相及也先生而闢佛毋乃高自位置乎同年怒且笑曰惟各有品地故我輩儒可闢汝輩僧也衆於相鬨而散余謂各以本教而論譬如居家三五以來儒道之持世久矣雖再有聖人弗能易猶主人也佛自西域而來其空虛清淨之義可使馳騖者息營求憂愁者得排遣其因果報應之說亦足警戒下愚使回心向善於世不爲無補故其說得

行於中國猶技擊之食客也食客不修其本
技而欲變更主人之家政使主人退而受教
此佛者之過也各以其流而論譬如種田儒
猶耕耘者也佛家失其初旨不以善惡為罪
福而以施捨不施捨為罪福於是惑衆斂財
往往而有猶侵越疆畔攘竊不稼者也儒者
舍其耒耜荒其阡陌而皇皇持梃荷戈日尋
侵越攘竊者與之格鬬即格鬬全勝不知已

之稼穡如何也是又非儒者之頃耶夫佛自
漢明帝後蔓延已二千年雖堯舜周孔復生
亦不能驅之使去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禮樂舍
之則無以治天下雖釋迦出世亦不能行彼
法於中土本可以無爭徒以緇徒不勝其利
心妄冀儒絀佛伸歸佛者檀施當益富講學
者不勝其名心著作中苟無闢佛數條則不
足見衛道之功故兩家語錄如水中泡影旋

味鬼

生旋滅旋滅旋生互相詬厲而不止然兩家
相爭千百年後並存如故兩家不爭千百年
後亦並存如故也各修其大業可矣

陳瑞菴言獻縣城外諸邱阜相傳皆漢冢也
有耕者誤犂一冢歸而寒熱譫語責以觸犯
時瑞菴偶至問汝何人曰漢朝人又問漢朝
何處人曰我即漢朝獻縣人故冢在此何必
問也又問此地漢即名獻縣耶曰然問此地

鬼智

漢爲河間國縣曰樂成金始改獻州明乃改
獻縣漢朝安得有此名鬼不語再問之則耕
者蘇矣蓋傳爲漢冢鬼亦習聞故依託以求
食而不虞適以是敗也

毛其人言有耿某者勇而悍山行遇虎奮一
梃與鬬虎竟避去自以爲中黃佽飛之流也
偶聞某寺後多鬼時嬲醉人憤往驅逐有好
事數人隨之往至則日薄暮乃縱飲至夜坐

杳

異硯

後垣上待其來二鼓復隱隱聞嘯聲乃大呼
曰耿某在此倏入影無蹤須臾而至皆吃吃笑
曰是爾耶易與耳耿怒躍下則鳥獸散去遥
呼其名而詈之東逐則在西西逐則在東此
没彼出倏忽千變耿旋轉如風輪終不見一
鬼疲極欲返則譁笑以激之漸引漸遠突一
奇鬼當路立鋸牙電目張爪欲搏急奮拳一
擊忽噭然自仆指已折掌已裂矣乃誤擊墓

碑上也羣鬼合聲曰勇哉督然俱杳諸壁上
觀者聞耿呼痛共持炬畀歸卧數日乃能起
右手遂廢從此猛氣都盡竟唾面自乾焉蓋
能與虓虎敵而不能不為鬼所困虎鬭力鬼
鬭智也以有限之力欲勝無窮之變幻非天
下之癡人乎然一懲創戒毅然自返雖謂之
大智慧人亦可也

張桂巖自揚州還攜一琴研見贈斑駁剝落

黝

古色黝然右側近下鐫西涯二篆字蓋懷麓堂故物也中鐫行書一詩曰如以文章論公原勝謝劉玉堂揮翰手對此憶風流款曰稚繩高陽孫相國字也左側鐫小楷一詩曰州綠湘江叫子規茶陵青史有微詞流傳此研人猶惜應爲高陽五字詩款曰不凋乃太倉崔華之字華漁洋山人之門人漁洋論詩絕句曰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江

詆訶

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即其人也二詩本集皆不載豈以詆訶前輩微涉訐直編集時自刪之歟後以贈慶大司馬丹年劉石菴參知頗疑其僞然古人多有集外詩終弗能明也又楊汶川（諱可鏡楊忠烈公曾孫也以拔貢官戶部郎中與先姚安公同事）贈姚安公一小硯背有銘曰自渡遼携汝伴艸軍書恆夜半余之心惟汝見款題芝岡蓋熊公廷弼軍中硯云得之於

其親串家又家藏一小研左側有白谷手琢四字當是孫公傳庭所親製二研大小相近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合爲一匣後在長兒汝佶處汝佶夭逝二研爲婢媼所竊賣今不可物色矣

余十七歲時自京師歸應童子試宿文安孫氏（土語呼若巡詩音之轉也）室廬皆新建而土炕下釘一桃杙上下頗礙呼主人去之主人頗驚實搖

手曰是不可去去則怪作矣詰問其故曰吾買隙地構此店宿者恒夜見炕前一女子立不言不動亦無他害有膽者以手引之乃虛無所觸道士咒桃杙釘之乃不復見余曰其下必古冢人在土上鬼不妨耳何不掘出其骨具棺遷葬主人曰然然不知其果遷否也又

辛巳春余乞假養痾北倉婣家趙氏請余題主先姚安公命之往歸宿楊村夜已深余先

趁　煞

就枕僕隸輩秣馬尚未睡忽見綵衣女子揭簾
入甫露面即退出疑為趁座妓女呼僕隸遣
去皆云外戶已閉無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
有宦家子婦宿此卒昨移柩去豈其回煞耶
歸告姚安公公曰我童子時讀書陳氏舅家
值僕婦夜回煞月明如晝我獨坐其室外欲
視回煞作何狀迄無見也何爾乃有見耶然
則爾不如我多矣至今深愧此訓也

河豚毒

河豚惟天津至多土人食之如園蔬然亦恒
有死者不必家家皆善烹治也姨丈惕園牛
公言有一人嗜河豚卒中毒死死後見夢於
妻子曰祀我何不以河豚耶此真死而無悔
也又姚安公言里有人粗溫飽後以博破家
臨殁語其子曰必以博具置棺中如無鬼與
白骨同為土耳於事何害如有鬼荒榛蔓艸
之間非此何以消遣耶比大殮僉曰死葬之

以禮亂命不可從也其子曰獨不云事死如事生乎生不能幾諫沒乃違之乎哉不講學諸公勿干預人家事卒從其命姚安公曰非禮也然亦孝子無已之心也吾惡夫事事遵古禮而思親之心則漠然者也

一奴子業針工其父母鬻身時未鬻此子故獨別居於外其婦年二十餘為狐所媚歲餘病瘵死初不肯自言病甚乃言狐初來時為女形自言新來鄰舍也留與語漸涉諧謔既而漸相逼遂前擁抱遂昏昏如魘自是每夜輒來來必換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醜忽好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歲餘無一重複者然至則四肢緩縱口噤不能言惟心自中了了而已狐亦不交一言不知為一狐所化抑眾狐更番而來也其尤怪者婦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躍即逝小

抗 捍 鬼 倸 髮

姑所見是方巾道袍人白鬚鬖鬖婦所見則黲黲垢膩一賣餅人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矣

及孺愛先生言先生於余爲疎從表姪然幼時爲余開蒙故始終待以師禮交河有人田在叢冢旁去家遠乃築室就之夜恆聞鬼語習見不怪也一夕聞冢間呼曰爾狼狽何至是一人應曰適路過一女攜一童子行見其面有衰氣死期已近未之避也不虞女忽一嚏其氣中人如巨杵舂撞至傷而仆地蘇息良久乃得歸今胸鬲尚作楚也此人默記其語次日耘者聚集具述其異因問昨日誰家女子傍晚行致中途遇鬼中一朱姓者曰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歸無遇鬼事也衆以爲妄語數日後朱女爲強暴所執捍拒抗節死乃知貞烈之氣雖屈辱絕尚剛勁如是也鬼魅畏正人殆以此夫

張完質舍人言有與狐爲友者將商於外以家事託狐凡火燭盜賊皆爲警衛僮婢或作姦皆摘發無遺家政井井逾於商未出時惟其婦與鄰人暱狐若弗知越兩歲商歸甚德狐久而微聞鄰人事又甚咎狐狐謝曰此神所判吾不敢逆也商不服曰鬼神禍淫乃反導淫哉狐曰是有故鄰人前世爲巨室君爲司出納因其篤信侵蝕其多金冥判以婦償負一夕準宿妓之價銷金五星今所欠積七十餘金矣銷盡自絕君何懟焉君儻未信試以所負償之觀其如何耳商乃詣鄰人家曰聞君貧甚僕此次幸多贏謹以八十金奉助鄰人感且愧自是遂與婦絕歲暮饋品示謝且精腆計其所值正合七十餘金所贏數乃知夙生債負受者毫釐不能增與者毫釐不能減也是亦可異也已

狐友

族姪竹汀言有農家婦少寡矢志不嫁養姑撫子數年矣一日見華服少年從牆缺窺伺以爲過客誤入詈之去次日復來念近村無此少年土人亦無此華服心知是魅持梃驅逐乃復拋擲磚石損壞器物自是日日來登牆自道相悅意婦無計哭訴於社公祠亦無驗越七八日白晝聞霹靂震裂村南一古墓魅乃絕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律况媚及柏舟之婦其受殛也固宜顧必遲之久而後殛豈天人一理事關劾死亦待奏請而後刑由社公輾轉上聞稍稽時日乎然匹婦一哭遽達天聽亦足見孝弟之通神明矣

滄州一帶海濱煮鹽之地謂之竈泡袤延數百里並斥鹵不可耕種荒草粘天略如塞外故狼多窟穴於其中捕之者掘地爲穽深數尺廣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鑿圓孔如盂大

畧如枷狀人蹲穽中携犬子或豚子擊使嗥
呼狼聞聲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即握
其足立起肩以歸狼脛一扳爪牙無所施其
利也然或遇其羣行則亦能搏噬故見人則
以喙據地嗥衆狼畢集若號令然亦頗爲利
落道途患有富室偶得一小狼與家犬雜畜
亦與犬相安稍長亦移馴竟忘爲狼一日
主人晝寢廳事聞羣犬嗚嗚作怒聲驚起周

視無一人再就枕將寐犬又如前乃僞睡以
俟則二狼伺其未覺將齧其喉犬阻之不使
前也乃殺而取其革此事從姪虞惇言狼子
野心信不誣哉然野心不過遁逸耳陽爲親
暱而陰懷不測更不止於野心矣獸不足道
此人何取而自貽患耶
田村一農婦甚貞靜一日饁餉有書生遇於
野從乞瓶中水婦不應出金一鋌投其袖婦

擲且詈書生皇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無是人疑其魅也數日後其夫外出阻雨不得歸魅乃幻其夫形冒雨歸者入與寢處艸艸息燈遽相媟戲忽電光射窗照見乃向書生婦恚甚爪敗其面魅甫躍出窗聞劃然一聲莫知所往次早夫歸則門外一猴腦裂死如叉所中也蓋妖之媚人皆因其懷春而媾合若本無是心而乘其不意變幻以敗其節則罪當與強汙等據諸神理自必不容而較前記竹汀所說事其報更速或社公權微不能即斷此遇大神立殛之抑彼尚未成此則已玷可以不請而誅歟

同年鄒道峯言有韓生者丁卯夏讀書山中窗外爲懸崖崖下爲澗澗絕陡兩岸雖近然可望而不可至也月明之夕每見對岸有人影雖知爲鬼度其不能越亦不甚怖久而見

憒試呼與語亦響應自言是墜澗鬼在此待替戲以餘酒凭窗洒澗內鬼下就飲亦極感謝自此遂爲談友誦肄之暇頗消岑寂一日試問人言鬼前知吾今歲應舉汝知我得失否鬼曰神不撿籍亦不能前知何况於鬼鬼但能以陽氣之盛衰知人年運以神光之明晦知人邪正耳若夫祿命則冥官執役之鬼或旁窺竊聽而知之城市之鬼或輾轉相傳而聞之山野之鬼弗能也城市之中亦必捷巧之鬼乃聞之鈍鬼亦弗能也譬君靜坐此山即官府之事不得知况朝廷之機密乎一夕聞隔澗呼曰與君送喜頃城隍巡山與社公相語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生亦竊自賀及榜發解元乃韓作霖鬼但聞其姓同耳生太息曰鄉中人傳官裏事果若斯乎

王史亭編修言有館生者以罪戍廣東恐攜

琴有意外乃留其妻妾隻身行到戍後窮愁
抑鬱殊不自聊且回思少婦登樓彌增忉怛
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頗契慰其流
落延為丁師亦甚相得一夕賓主夜酌樓高
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倚欄都忘酬酢叟笑曰
君其有雲鬟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末已早為
經紀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
有耗耳又半載叟忽戒僮婢掃治別室意甚

忽遽頃之則三小肩輿至妻妾及一婢揭簾
出矣驚喜怪問皆曰得君信相迓囑隨某官
眷屬至急不能久待故艸艸來家事託幾房
幾兄代治約歲得租米歲歲齎金寄至矣問
婢何來曰即某官之媵嫡不能容以賤價就
舟中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於涕零從此完
聚成家無復故園之夢越數月叟謂生曰此
婢中途邂逅患難相從當亦是有緣似當共

侍巾櫛無獨使向隅也又數載遇赦得歸生喜躍不能寐而妻妾及婢俱慘慘有離別之色生慰之曰爾輩戀主人恩耶儻不死會有日相報耳皆不荅惟趣爲生治裝瀕行翁治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拱手對生曰之夫地仙也過去生中與君爲同官歿後君百計營求歸吾妻子恒耿耿不忘今君別鵠離鸞自合爲君料理但山川縣

邈一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俾先至君家中半年竊尊寵容貌語言摹擬眞似併剌知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生請與三女俱歸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越也三女握手作別灑淚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登舟時遙見立岸上招之不至矣歸後妻子

鋌 鑠

具言家日落賴君歲歲寄金來得活至今盡亦此叟所爲也使世間離別人皆逢此叟則無復牛女銀河之恨矣史亭白信然然粤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葛叟有此術他仙亦必有此術所以無人再逢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故不肯竭盡心力縮地補天耳

有客在泊鎮宿妓與以金妓反覆審諦就燈鑠之微笑曰莫紙鋌否怪問其故云數日前糧艘演劇賽神往看至夜深歸遇少年與以金就河干艸屋野合至家探懷覺太輕取出乃一紙鋌蓋遇鬼也因言相近一妓家有客贈衣飾甚厚去後皆已篋中物鑰故未啟疑爲狐所紿矣客戲曰天道好還

又聞者劉君瑞言青縣有人與狐友時共飲甚暱忽久不見偶過叢莽聞有呻吟聲視之此狐也問何狼狽乃爾狐愧沮良久曰頃見小妓頗壯盛

因化形往宿冀採其精不虞妓已有惡瘡採
得之後毒滲命門與平生所採混合爲一如
油入麪不可復分遂潰裂蔓延達於面部恥
見故人故久疎來往耳此又狐之敗於妓者
機械相乘得失倚伏膠膠擾擾將伊於胡底
乎

李千之侍御言某公子美丰姿有衛玠璧人
之目雍正末值秋試於豐宜門內租僧舍過
夏以一室設榻一室讀書每晨興書室几榻
筆墨之類皆拂拭無纖塵乃至瓶插花硯池
注水亦皆整頓加意非粗材所辦忽悟北地
多狐女或藉通情愫亦未可知於意亦良得
既而盤中稍稍置果餌皆精品雖不敢食然
益以美人之貽拭目以待佳遇一夕月明潛
至北牖外穴紙竊窺冀睹艷質夜半聞器具
有聲果一人在室料理諦視則修髯偉丈夫

僧

也怖而却走次日即移寓移時床塵上似有嘆聲

康師村林鎮僧也北俗呼僧多以姓故名號不傳焉工寫照余小時曾及見之言其鄉人家一婢懷春死魂不散時出祟人然不現形不作聲亦不附人語不使人病惟時與少年夢中接稍尪瘦則別媚他少年亦不至殺人故爲祟而不以爲祟即覺爲所祟者亦夢境

鬼狐

恍惚莫能確執如是數十年不爲人所畏亦不爲人所劾治眞黠鬼哉可謂善藏其用善遁於虛善留其不盡善得老氏之旨矣然終有人知之有人傳之則黠之終無不敗也

相傳康熙中瓜子店火（在正陽門之南而偏東）有少年病瘵不能出併屋焚焉火熄掘之尸已焦而有一狐與俱死知其病爲狐媚也然不知狐何以亦死或曰狐情重救之不出守之不去

也或曰狐媚人至死神所殛也是皆不然狐
鬼皆能變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雜兩峯云爾鬼
有形無質純乎氣也氣無所不達故莫能礙
狐能大能小與龍等然有形有質質能礙而
小不能化而無故有隙即道而無隙則礙又
能出雖至靈之狐往來亦必由戶牖此少年
未死聞狐尚來媚狐遇火發戶牖俱焰故並
爲燼焉耳

倩女　捺

門人徐道判敬儒言其鄉有富室畜一婢寵
眷甚至婢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嫡心妬
之而無如何會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儈
鬻諸人待富室歸則以竊逃報家人知主歸
事必有變也僞向女儈買出而匿諸尼菴婢
自到女儈家即直視不語提之立則立扶之
行則行捺之臥則臥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
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

尼菴亦愁鬱以爲憤恚痰迷然藥之不效至
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餘富室歸
果與嫡操刃鬪屠一羊灑血告神誓不與俱
生家人度不可隱乃以覺告急往尼菴迎歸
癡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
言初到女僧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當必不
見棄因自奔歸處爲主母見恒藏匿隱處以
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
中某日見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歷歷不爽
乃知其形去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
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斯特小說家點綴成
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著尤爲誕
謾著衣者乃其本形頃刻之間襟帶不解豈
能層層提入何不云衣如委蛻尙稍近事理
乎

嘗作田不滿初以其取不自滿假之義稱其命名有古意既乃知以啖食得

此名敢田塡同音也夜行失道誤經墟墓間足踢一髑髏髑髏作聲曰毋敗我面且禍爾不滿戇且悍叱曰誰遣爾當路髑髏曰人移我於此非我當路也不滿又叱曰爾何不禍移爾者髑髏曰彼運方盛無如何也不滿笑且怒曰豈我衰耶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髑髏作泣聲曰君氣亦盛故我不敢祟徒以虛詞恫喝也畏盛凌衰人情皆爾君乃責鬼乎哀而撥入土窟中公之惠也不滿衛之竟過惟聞背後嗚嗚聲卒無他異余謂不滿無仁心然遇莽鹵之人而以大言激其怒鬼亦有過焉

蔣若生編修言一士人北上泊舟北倉楊柳青之間北倉去天津二十里楊柳青距天津四十里時已黃昏四顧蒼漫去人家稍遠獨一小童倚樹立姣麗特甚然衣裳藍縷而神意不似小家兒士故輕薄自上岸與語口操南音自云流落至此

裯　覘

已有人相約携歸待旨未至漸相欽洽因挑以微詞解扇上漢玉佩爲贈頳顏謝曰君是解人亦不能自諱然故人情重實不忍别抱琵琶置佩而去士入意未已欲覘其居停躡迹從之數十步外倏已滅迹惟叢𦱊中一小墳方悟爲鬼也女子事夫大義也從一則爲貞野合乃爲蕩耳男子而抱衾裯已失身矣猶言從一非不揣本而齊末乎然較反面負心則終爲差勝也

血污鬼

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忘其姓字似是姓周篤信洛閩而不鶩講學名故窮老以終聲華闃寂然內行醇至粹然古君子也嘗稅居空屋數楹一夜聞窗外語曰有事奉白慮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無礙入則一人戴首於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襴衫血漬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

幸明未戕於盜現稱此屋凶向有居者雖不欲為祟然陰氣陽光互相激薄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策鄰家一宅可容君眷屬僕至彼多作變怪彼必避去有求居者擾之如前必棄為廢宅君以賤價售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況役鬼以病人乎義不忍為吾讀書此室圖少靜耳君既在此即敢以貯雜物日扃鎖之可乎鬼媿謝曰徒見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進不知君竟真道學僕失言矣既荷見容即託宇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矣

凡物太肖人形者歲久多能幻化族兄中涵言官旌德時一同官好戲劇命匠造一女子長短如人周身形體以及隱微之處亦一一如人手足與目與舌皆施關捩能屈伸運動

覺 噱 鐍 姣

衣裙簪珥可以接時更易所費百金始奪優
師之巧或植立書室案側或坐於牀凳以資
笑噱一夜僮僕聞書室格格聲時巳扃閉穴
紙竊視月光在牖乃此偶人來往自行急告
主人自覘之信然焚之嚶嚶作痛聲又先祖
母言舅祖蝶莊張公家有空屋數間貯雜物
媼婢或夜見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頦下
修髯如戟兩頰亦然如蝟毛攢四五小兒游
戲小兒或跛或盲或頭面破損或無耳鼻人
至則倏隱莫知何妖然不爲人害亦不外出
或曰目眩或曰妄語均不甚留意後檢點此
屋見破裂虎邱泥孩一牀狀如所見其女子
之鬚則兒童嬉戲以墨筆所畫云

景州方夔典言少嘗患心氣不寧稍作勞則
似簌簌動服棗仁遠志之屬時作時止不甚
驗也偶遇友人家扶乩云是純陽眞人因拜

穀

益　批

Spiritismus
Medium
乩仙

乞方乩判曰此證現於背而其原出於脾臍虛則子食母氣故也可炒白术常服之試之果驗又言嘗向乩仙問科第乩判曰場屋文字紙筆酣筆飽書味蠢然節中式矣何必預問乎後至乾隆丙辰登進士本房同考官出閱卷簾示之所註批詞即此八字也然則科名前定併批詞亦前定乎

高梅村言有二村民同行一人偶便旋蹴起片瓦下有一罌瓦上刻一字則同行者姓也懼為所見託故自返而潛伏叢翳中望其去遠乃往私取則滿罌皆淸水矣不勝其恚舉而盡飲之時日已暮無可棲止憶同行者家尚近徑往借宿夜中忽患霍亂嘔泄並作穢其牀席幾徧愧不自容竟宵遁質明其家視之則皆精銀如鎔汁瀉地成片然余謂此語特供諧笑未必眞有而梅村堅執謂不誣然

墨　會　鎔

則物各有主非人力可強求斃然信矣
梅村又言有姜甄者以販布爲業恒携一花
犬自隨一日獨行途遇一叟呼之住問不相
識何見招叟遽叩首有聲曰我狐也夙生負
君命三日後君當嗾花犬斷我喉冥數已定
不敢逃死然竊念事隔百餘年君轉生人道
我墮爲狐必追殺一狐與君何益且君已不
記被殺事偶殺一狐亦無所快於心願納女
自贖可乎叟曰我不敢引狐入室亦不欲乘
危劫人女貲則貲汝然何以防犬終不噬也
曰君但手批一帖曰某人夙負自願銷除我
持以告神則犬自不噬冤家債主解釋須在
本人神不違也適携記賬紙筆即批帖予之
叟喜躍去後七八載甄販布渡大江突遇暴
風帆不能落舟將覆見一人直上檣竿抄掣
斷其索駢帆俱落望之似是此叟轉瞬已失

所在余皆曰此狐能報恩余曰此狐無術能救數千里外救人乎此神以好生延其壽遣此狐耳

周泰宇言有劉哲者先與一狐女狎因以爲繼妻操作如常人孝舅姑睦娣姒撫前妻子女如已出尤人所難能老而死其尸亦不變狐形或曰是本奔女當其事諱言狐也或曰實狐也煉成人道未得仙故有老有死已解形故死而尸如人余曰皆非也其心足以持之也凡人之形可以隨心化郗皇后之爲蟒封使君之爲虎其心先蟒先虎故其形亦蟒亦虎也舊說狐本淫婦阿紫所化其人而狐心也則人可爲狐其狐而人心也則狐亦可爲人緇衣黃冠或坐蛻不化忠臣烈女或骸存不腐皆神足以持其形耳此狐死不變形其類是矣泰宇曰信然相傳劉初納狐不能

無疑攝狐曰婦欲宜家耶苟宜家狐何異於人且人徒知畏狐而不知往往與狐似彼婦之容止無度生疾損壽何異狐之採補乎彼婦之踰牆鑽穴密會幽歡何異狐之冶蕩乎彼婦之長舌離間生釁家庭何異狐之媚惑乎彼婦之隱盜貲產私給親愛何異狐之攘竊乎彼婦之嚚凌詬誶六親不寧何異狐之祟擾乎君何不畏彼而反畏我哉是狐之立志欲在人上人矣宜其以人始以人終也若所說種種類狐者六道輪迴惟心所造正恐眼光落地不免墮入彼中耳

嫠

古者世祿世官故宗子必立後支子不祭則禮無必立後之文孟皮不聞有後亦不聞孔子爲立後非嫡故也支子之立後其爲煢嫠守志不忍節婦之無祀乎譬諸士本無誄而縣賁父則始誄死職故也童子本應殤而

汪踦則不殤衛社稷故也禮以義起遂不可廢凡支子之無後者亦遂沿爲例不可廢而家庭之難即往往由是作焉尊甫汪言東阜有兄弟三人伸先死無後兄欲以其子繼弟亦欲以其子繼兄曰弟當讓兄弟曰兄子幼而其子長弟又當讓兄訟經年卒爲兄奪弟恚甚鬱結成疾疾甚時語其子曰吾必求直於地下既而昏眩經半日復蘇曰豈特陽官謬哉陰官之謬乃更甚憤魂游冥司陳訴此事一陰官詰我曰汝爲汝兄無後耶汝兄已有後矣汝特爲貲產爭耳見獸於野兩人並逐捷足者先得汝何訟焉竟不理也夫爭繼原爲貲產乃瞋目與我講宗祀何不解事至此耶多置紙筆我棺中我且訴諸上帝也此眞至死不悟者歟曲江曰吾猶取其不自諱也

己卯典試山西時，陶序東以樂平令充同考官，卷未入時，共閒話仙鬼事。序東言有友嘗游南岳，至林壑深處，見女子倚石坐花下，稔聞智瓊、蘭香事，遽往就之。女子以紈扇障面曰：與君無緣，不宜相近。曰：緣自因生，不可從此種因乎？女子曰：因須夙造，緣須兩合，非一人欲種即種也。翳然滅跡，疑爲仙也。余謂情欲之因緣，此女所說是也。至恩怨之因緣，則一人欲種即種，又當別論矣。

乩仙　乩仙詩

大同宋中書瑞言：昔在家中戲扶乩，乩動，請問仙號，即書曰：我本住深山，來往白雲裏。天風忽飄然，鼓動如流水。我偶隨之游，飄飄因至此。荒村昔合靜，不坐亦可喜。莫問我姓名，我忘已久矣。且問此門前，去山凡幾里？書訖，乩遂不動。或者此乃真仙歟？

和和呼通諾爾之戰，兵士有沒蕃者。乙亥平

定伊犁時
大兵旗幟俘出有死者置烏魯木齊羣呼之
曰小李陵此人不知李陵為誰亦漫應之人
而竟迷其本名己丑庚寅間余在烏魯木齊
猶見其人已老矣言在準噶爾轉鬻數主皆
司牧羊
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夜佈山谷望見
沙磧有火光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為劫
營登岡眺望乃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
侍從秉炬前導約七八十人俄列隊分立巨
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為山靈時準噶
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欵塞請兵事竊意
或此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耶既而果然
時尚不知八月中旬為
聖節歸正後乃悟
天聲震疊為遙祝

萬壽云。

甘肅李參將名璇，精康節觀梅之術，占事多驗。平定西域時，從大學士溫公在軍營。有兵士遺火焚轅前枯艸，溫公使占何祥。曰：此無他，公數日內當有密奏耳。火得枯艸而行最速，遞之象也；烟氣上升，上達之象也。知為密奏，凡密奏當焚艸也。公曰：我無當密奏事。曰：遺火亦無心，非預定也。既而果然。其占人終身，則使隨手拈一物。或同拈一物，而所斷又不同。至京師時，一翰林拈烟筒，曰：此火而其烟呼吸通於內，公非令局官也，然位不甚通顯，尚待人吹噓故也。問歷官當幾年，曰：公毋怪直言，火本無多，一熄則為灰燼矣，不久也。問壽幾何，搖首曰：銅器原可經久，然未見百年烟筒也。其人慍去，後歲餘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觀其復何所

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爷官也已置於牀是曾經停頓也然再拈於手是又遇提攜復起矣將來倘有熱壤但燃後又占與前同耳後亦如所言

嵐惠叔攜一小幅挂軸紙色似百年外物云得之長椿寺市上筆墨艸艸畧以淡墨掃烟靄半作水紋中惟一小舟一女子坐蓬下一女子搖櫓而已右角濃墨寫一詩曰沙鷗同住水雲鄉不記荷花幾度香頗怪麻姑太多事猶知人世有滄桑款曰画中人自画併題無年月無印記或以為仙筆然女仙手跡入何自得之或以為游女又不應作此世外語疑是明末女冠避兵于漁莊蟹舍自作此圖無舊人跋語亦難確信惠叔𧟻題余無從著筆豈數日還之惠叔沒於蜀中此画不知今在否也

舅氏寔齋安公言程老村夫子也女頗韶秀偶門前買脂粉爲里中少年所挑泣告父母憚其暴横弗敢較然悲憤不可釋居恒鬱鬱故與一狐友每至輒對飲一日狐怪其慘沮以寔告狐默然去後此少年復過其門見女倚門笑漸相軟語遂野合于小圃空屋中臨别女涕泣不舍相約私奔少年因夜至門外引以歸防程老追索以刃擬婦曰敢洩者死越數日無所聞知程老諱其事意甚得益狎暱無度後此女漸露妖迹乃知爲魅然相悅甚弗能遣也歲餘病瘵惟一息僅存此女乃去百計醫藥幸得不死貲産已蕩然夫婦露棲又尫弱不任力作竟食婦夜合之貲非復從前之悍氣矣程老不知其由向狐述說狐曰是吾遣黠媚戲之耳必假君女形非是不足餌之也必使知爲我輩防敗君女之名也

娉 婷

叙狐怪詩

瀕危而舍之其罪不至死也報之已足君無更怏怏矣此狐中之朱家郭解與其不爲已甚則又非朱家郭解所能也

從孫樹寶言辛亥冬與從兄道原訪戈孝廉仲坊見案上新詩數十紙中有二絕句云到手良緣事又違春風空自鎖雙扉人間果有乘龍婿夜半居然破壁飛豈但蛾眉鬭尹邢仙家亦自妒娉婷請看搔背麻姑爪變相分明是巨靈皆不省所云詢其本事仲坊曰昨見滄州張君輔言南皮某甲年二十餘未娶忽一艷女夜相就詰所從來自言是狐以夙命當爲夫婦雖不能爲君福亦不至禍君遂甲眈暱其色爲之不婚有規戒之者某甲謝曰狐遇我厚相處日久無疾病非相魅者且言當爲我生子于似續亦無害是不忍負心也後族衆强爲納婦甲聞其女甚姣麗遂頓

攫

自

負舊盟迨洞房停燭之時突聲若風雷震撼
簷宇一手破窗而入其大如箕攫某甲以去
次日四山覓訪杳然無迹七八日後有數小
兒言某神祠中有微如牛喘北方之俗凡神
祠無廟祝者處流丐棲息多以土墼壅其戶
而留一穴置香鑪目穴窺之似有一人裸體
臥不辨爲誰啟戶視之則某甲在焉已昏瞀
不知人矣多方療治僅得不死自是狐女不

橋のらんかん

至而婦家畏狐女之暴亦竟離婚此一詩記
此事也夫狐已通靈與人異某甲雖娶何
礙儻怨之往來乃逞厥凶鋒戕賊其命狐可
謂妬且悍矣然本無夙約則曲在狐既不愼
于始而與約又不善其終而背之則激而爲
祟亦自有詞是固未可全罪狐也
北方之橋施欄楯以防失足而已閩中多雨
皆於橋上覆以屋以庇行人邱二田言有人

夜中遇雨趨橋屋先有一吏攜案牘與軍役押数人避屋下枷鎖琅然知爲官府錄囚懼不敢近但畏縮于一隅中一囚號哭不止吏叱曰此時知懼何如當日勿作耶囚泣曰吾爲吾師所悞也吾師日講學凡鬼神報應之說皆斥爲佛氏之妄語吾信其言竊以爲機械能深彌縫能巧則種種惟所欲爲可以終身不敗露百年之後氣反太虛冥冥漠漠併毀譽不聞何憚而不恣吾意乎不虞地獄非誣冥王果有始知爲其所賣故悔而自悲也又一囚曰爾之墮落由信儒我則以信佛誤也佛家之說謂雖造惡業功德即可以消滅雖墮地獄經懺即可以超度吾以爲生前焚香布施殁後延僧持誦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佛法護持則無所不爲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謂罪福乃論作事之善惡非論捨財

之多少金錢虛抛春負難逃向非恃佛之故
以女敢縱慾至此耶語訖長號諸囚亦皆痛
哭乃知其非人也夫六經具在不謂無鬼神
三藏所談非以斂財賂自儒者借名佛者漁
利其流弊遂至此極佛本異教緇徒藉是以
謀生是未足爲貞儒者亦何必乃爾乎
倪媪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
死自誓舅姑怒逐諸門外使自謀生流離艱
苦撫二子一女皆婚嫁而皆不才煢煢無倚
惟一女孫度爲尼乃寄食佛寺僅以自存今
七十八歲矣所謂青年矢志白首完貞者歟
余憫其節時亦周之焉夫人嘗從容謂曰君
爲宗伯主天下節烈之旌典而此媪失旌自
曉前其故何歟余曰
國家典制具有條格節婦烈女學校同舉於
州郡州郡條上於部司乃具奏請

旨下禮曹議從公論也禮曹得察覈之進退之而不得自蒐羅之防私防濫也譬司文柄者賴闈墨牘得握權衡而不能取未試遺材登諸榜上此媼久去其鄉既無舉者京師人海又誰知流寓之內有此孤嫠滄海遺珠蓋由於此豈余能爲而不爲歟念古來潛德往往藉稗官小說以發幽光因撮厥大凡附諸瑣錄雖書原志怪未免爲例不純於表章風教之旨則未始不一耳